

近代戀愛名論

近 代 戀 愛 名 論

任 白 濤 輯 譯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再版

近代戀愛名論
〔定價大洋八角〕

一權作著有

——兜必印翻——

輯譯者

任白濤

發印
行刷
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電話中央二二六二

漫 話

*

這書實在用不着什麼序文；因為讀者一翻目次，就可以明白它的內容；因為我有好些應說的話，都在書中的某個地方說過了；因為關於戀愛問題的新的理想——尤其是加本特，愛倫凱們的學說——在諸君的腦海裏裝的想也不少而且已經很久了。——只簡單地拉雜地，把我隨時記下的感想之一部分——關於這本書和這一類的感想——轉寫到下面。

*

記得我做小孩——真是所謂『乳臭未乾』——的時候，被興而比也的冬烘先生無理地強制地叫我讀而且背而且『包本』那三百篇；我怎敢違抗先生的命令，只好

暗懷着愁悶，犧牲了遊戲的心願，勉強地張開可憐的小嘴，隨着先生的大嘴，也就興而比也地讀個不亦樂乎，而且背了，而且『包本』了；結果我只聽得先生說些什麼『后妃之德……文王……』——我絕不想聽——的話。那裏知道這完全是騙哄我們的；那裏知道琅琅地上到我的口頭的，盡是些優美高尚而含有哲理的戀歌啊！——冬烘先生又教我些什麼『見大人跡……生后稷……』的歷史的故事，我也糊裏糊塗地記下去並且信以爲真；那裏知道這原是如今所說的『私生』的勾當啊！——兒童時代的極寶貴的時光，極寶貴的頭腦，都爲這種騙人的，虛偽的，帶着假面具的教育而損傷而喪失了！我們今日想着除了懊悔，憤恨，太息乃至痛哭，狂笑種種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去恢復既失的時光，補足既損的頭腦呢？——假使古人能够把三百篇的真意義——即所謂『思無邪』的意義——註解出來，那裏會讓成像今日這樣的人肉交易人慾橫流的世界？——假使古人

能够把『大人跡』的真相，老老實實地記敘出來，國家因此而制出嚴厲保護『私生子』的法律，更因此種法律而生出戀愛之神聖，則『私生子』的怪名，既然根本本地不能存在，不是必有許多善於『教民稼穡』的后稷要繼續出現嗎？——至少生於號稱地大物博的東亞大陸的我們，在二十世紀的現在，總可以不向極遠的外國去買米買麵喫吧？——其實拏錢向外國買米麵，倒還不是大事，因愛之種子的毀棄，遂致招來民族之萎弱，民德之墮落，這才是大事呢！

我想看從前我們所受過的私塾教育，初步便教讀古代的戀歌，實在不能無滑稽之感。——教兒童讀戀歌——尤其是三百篇式的戀歌——確實也是教育上最要緊的事情；不過我覺得讀那些戀歌，至早總以到中學時代為妙，並且與讀那些戀歌同時必須讀倫理的戀愛書，這自然不再上什麼『后妃之德……文王……』的當了。

中國民族不振作的原因很多——如帝國主義者施行的陰毒政策裏面最利害的鴉片政策和新聞政策……最大的原因，乃在婦女地位之不能向上——墮落。

從毫沒有受過教育，因之毫沒有理性的——如畜類一般的——婦女的肚子裏生出的人類，怎麼會有理性？怎麼不惹起國家乃至國際間的戰爭呢？

*

一天在西子湖上，同胡適之先生談及日本情死的風尚，胡先生很鄭重地說：「中國什麼時候情死發達了，中國就強了。」我以為這的確是『洞中要害』即『對症下藥』的話，——實在比他那『好政府』說強的多！——因為我深信日本民族興旺之兩大原因：第一就是他們的男女會雙雙情死；第二是他們的國家肯保護『私生子』。

在『愛』消滅『情』消滅——即『真』消滅『善』消滅『美』消滅——的中國，怎麼民族不墮落？怎麼不受外族的拘束？所以今日與高唱『民族解放』同時必須設法使以上的幾種事情復興起來。

哀莫大於『愛』死；哀莫大於『同情』死。

在中國歷史上的以『愛』為中心的社會，恐怕就是所謂『唐虞三代』吧？

我前年譯的那本厨川白村的戀愛論，可以說是這本書的引論；換一句話，這本書可以說是那本戀愛論的本論。

*

人對於男女關係有真愛，則對於別的關係也會有真愛——如帝國主義者對於男女關係無真愛，當然對於人類無真愛：這是帝國主義的本家的英吉利的最壯快

的思想家加本特的見解，誠然是針砭他自己的國人的說法，實在是含有普遍性的至論。所以我把加本特的戀愛論列到這本書的第一篇了。

愛倫凱女史的死，是本書上梓中的一件最可悲悼的事；不過我覺得她實際上並沒有死而且是不會死的。

本書中所刊錄的倍倍爾的兩篇論文，係從他的婦女論第二篇『現代婦女』裏面抽譯出來的。在同篇中還有『賣淫』一章，很有介紹的價值；但我因為他寫得極其悲慘而且嫌污漬紙張，所以把它刪除了。——其實現代的人肉交易的悲慘狀況，也是人所共知，用不着再聽大思想家的告訴的。

廚川白村說叔本華的戀愛學說是舊時代的；我以為這是他沒有細細咀嚼叔本華的戀愛學說的滋味的緣故。我以為叔本華的戀愛學說，再過二十個世紀，也不會舊；因為它是沒有舊的可能性的——那是戀愛的基本學說。要說叔本華沒有注意到社會組織，誠然；但他原是以獨特的見地而立論的，自然沒有把議論掣到別方面的必要。——不過我覺得他老先生的選擇女性的條件，似乎有點太嚴格太苛刻了，——這也難怪他一生獨身了。

要之，論戀愛的人，因其立論根據上的差異，遂生出主張之不同；而其歸結，總擺不脫『人生』兩字。——我以為著『人生哲學』如果不把『戀愛』作為最重要之一章，那本人生哲學一定要失敗；因為戀愛是人生諸般行爲的重心。

『愛河爲界，天人交戰』，這是我的朋友王拱璧手製的象棋盤中間寫的文句——可以說是象棋盤上的空前的文句；我以為實在應該這樣寫法，不應該寫什

麼『黃河爲界，兩國興兵』的！

*

去年我譯斯丹大爾的戀愛心理研究，譯到德意志章『假定說……意大利人是靠熱情而生存的，法蘭西人是靠虛榮而生存的，則寬厚單純的古代日爾曼種族的後裔們，可以說是靠想像而生存的』的地方，馬上就聯想到『中國人是靠吵鬧而生存的』。實在中國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國人——大多數對於一種的事象，不能冷靜住頭腦，鎮定住身心去攷察它，鑑別它，處理它，受用它，只知道瞎說，瞎聽，瞎吵，瞎鬧而已；因此沒有一點根據——即沒有一點出處——的荒謬無比的『公妻』這個語句，便居然成了一種語句而從一部分自命爲維持『禮教』的人的口中發出來了；另外因誤會而鬧出的笑話，是我們時常在報紙上看見的：弄成這種畸形變態的神經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其實所謂『公妻』的風習，並不

在什麼外國，就在中華民國的浙江省；這一看本書最後的『典妻』便知道了。

——現行的娼妓制度，不也是一種法定的『公妻』制度嗎？

關於戀愛問題的介紹，因為『以訛傳訛』的緣故，遂致今日的青年視此如珍饈；今日的老年視此如蛇蝎。

在以婚姻當買賣，以婦女做玩物做奴隸的中國，還有什麼舊道德？還有什麼禮教？我覺得中國現在只有豬肉教；因為大多數——可以說最大多數的好喫猪肉，尤其是冷猪肉——的人們，稱自己的教為『大教』，稱猪肉為『大肉』。

在今日的中國，確有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必要；只是要想維持真正的一夫一妻，必須提倡戀愛自由，這是極明顯的事實。

現代的中國人，只要有錢，就是買一千八百小老婆，也是易事；因為這些做小老婆的婦女，在現代的中國乃是成批的過剩的貨物，還說不到是失業者上哩！

拿手段去應事接物，雖是能够微倖成功於一時，結局終必失敗；戀愛尤其是要適應這個原則的：所以斯丹大爾主張正義，愛倫凱主張誠實，其餘如加本特們的學說的核心，沒有不是這樣的。在戀愛場上失敗的人，我請你平住心氣想一想曾否對於對手方——尤其是女方——使過不正義和不誠實的手段？

* * *

結婚後不節制性慾的戀愛，一定會弄成墳墓；否則決不會弄成墳墓。

今人談生育節制的很多，並且發明些奇奇怪怪的器具和方法；可是談性慾節制的，實在少極，——這本書可以說是部性慾節制書。

這本書編成之後，我對於戀愛問題的介紹工作，算是告了一大段落；因此就

把我做這種工作的最大的動機，寫到這本書的卷頭上了。——這個動機裏面包含的事實，我打算到某個時期再把它寫出來。

*
不往下寫了；改日再說吧。

白 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於西湖。

目 次

戀愛之理想境(加本特)

- 一 性慾——肉體的愛與精神的愛.....三
- 二 未成熟的男子.....二
- 三 做奴隸的婦女.....一六
- 四 婦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婦女.....二四
- 五 現在的結婚.....三
- 六 將來的結婚.....四一
- 七 自由社會.....四四

新性道德論(愛倫凱女史)

目 次

戀愛與道德

六一

婦女之道德

八九

現代結婚生活

(倍倍爾)

一 機械的物質的結婚

機械的結婚——金錢結婚與結婚市場

二 家庭之分裂

離婚之增加——有產者的結婚與無產者的結婚

三 又一幅男女關係的活畫

婚姻及出生率之低下——贍胎與溺嬰——女子教育的大缺陷

四 結語

戀愛之哲學的考察

(叔本華)

一〇五

副 篇

倍倍爾的女子教育論.....一七

一 家庭生活的革命.....二九

二 婦女之精神的能力.....三三

三 男女肉體和精神的差異.....三九

四 達爾文學說與社會狀態.....一九

五 最後的幾件事.....一四

地獄式的家庭(姚涓女士等).....二〇一

一堆碎報紙(關鑑女士等).....二一

女子在婚姻上的苦痛和危險——今日中國女子的責任——舊戲與女權——一夫多妻制
下的妻之研究——雖乎其爲女子——婦人似船——我的姊姊——蔣女士遺書——蘇州

的廢娼運動——典妻——殺人的女子體育——新式粧盤——避妊運動

插圖

畫像三幅(拿殺士)

加本特

愛倫凱

叔本華

教育草書一幅(子愷)

——終——

戀愛之理想境

——
加本特

這一篇是「愛
的成年」的本
論精義譯

一 性慾——肉體的愛和精神的愛

處理性的問題，是件困難的事。本來這問題是在人人的腦筋裏操有很大的支配權的，可是我們一經說出，就免不了招人們的誤解：比方我們承認有限制的自由；而一般人却以為這是獎勵縱慾——常把語句的本末輕重弄顛倒。

性慾在我們的欲望裏面，的確是次於食慾的最原始的最強烈的東西；而在現代社會，這比食慾似乎更其利害地浮到人們的心坎上頭。因為如今的人們，對於食慾，還能夠得着適當的滿足，而性慾則受法律和習慣的許多妨礙，難以滿足。

認定性慾之本然的地位，以闡明它的個人的和社會的意義，乃是對於一切男女的最要緊的事。

所有的男女成人，恐怕沒有不曾經驗過性的事情的吧；因為這種經驗，對於人生——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理解，以及個人能力的發達，原則上是必要的。

從這一點說起來，今日許多婦女們所過的被強制的——除了自己情願的——獨身生活，將來必定為人們看做是簡直與賣淫一樣的可悲的國民的罪惡。——實際上賣淫，往往是強制的獨身的背影或必然的隨伴物。

性慾對於人類所發揚的偉大勢力的來源，並不在別的地方，是在人們自身裏面蘊蓄着的，即無意識的本能——自然——想達其保存種族之目的而已；因此人們當實行愛戀的時候，感得一種超人的衝動。明白點說：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在這種神祕的光景之前，男女兩人，是要感覺一種說不上來的靈妙的恐怖；而兩個戀人交互送情的眼珠兒，不是單只看見外面，是不知道看得多麼透澈，多麼深奧哩。

這種性愛的大潮流，往往在奔騰洶湧，勢難遏止的時候，遇着一個不能進行的境地——即個人之人格的自覺斷乎不許再進的境地。激烈的衝動，竟不能如願以償。於是在彼本身上夙具的自然的本能——性的衝動——和到後來發達的人格的自覺，遂起很利害的鬥爭，借彼的心中做戰場。

性愛的榮光，是在包羅萬象的宇宙中普遍地輝煌着的：植物爲生殖的欲求而開放它的鮮豔的花卉；動物爲生殖的欲求而昂藏它的頭顱，膨脹它的鼻孔，舞出它的固有的美姿；人類也是在履行生殖慾望時，會得自然的妙諦，却不料這個自然的魔障，竟於不識不知之中，受了挫折。

這個理由，極其簡單，並且是在上段比較性慾與食慾的時候所脫漏了的一個差異點：食物——不算動物性食物——的本體，沒有甚麼人格的權利，因之我們可以隨便取用；而性愛之目的物，乃是人類，除却最亂暴地蹂躪平等的法則之外，是

不能夠爲私人的利益而使用的。質言之：不管對手的快與不快，單爲愛情以外之如何的理由而任意地以它人的肉體做快樂的工具，是進化的人類社會所不應允的。所以人們——有人格的自覺的人們——在對於戀愛的要求時，一經考慮到它人和自己的人格的平等，於是彼之良知，遂向彼提出這個可恐的問題；彼之要求，雖然很是利害，而這個問題比彼之要求，更其利害；而性慾的熱潮，遂被這個問題阻住了。

原來性的快樂，是所有的快樂之典型。而與這種快樂相連帶的不滿足，不是在快樂本身上發生的，是在求它的方法上發生的。人們要是於追逐外的事物時，自己欺哄自己，捨其真實的住家，於是自己的本身上，就要生出分裂來。所謂罪惡——即內面生活的不一致或是分裂——和苦痛，便是指這樣的事說的。反覆言之：罪惡和苦痛，是在對於一切外的事物和快樂之尋求裏藏着的，並非是外

的事物和快樂本體的所有品。人們因為單只追求外的事物和快樂而忘却做本來的主人公的精神——內的自我——遂把自己本身，弄成兩個；把自然的秩序，也弄顛倒了。

要之：戀人的美姿乃至肉體的結合之歡喜，萬一犧牲了高尚的精神的方面之結合和誠實，那一切都歸於空；而這樣的不誠實，馬上便成了戀之對手的不誠實。人們之高尚的，永續的方面——精神——在被捲入慾望的旋流而認出戀愛不是單只屬於肉體的方面的東西之剎那，大概都要感覺非常之痛苦的。接連着爲恢復其已失的樂園之計，自不得不努力從事肉體和精神兩個要素之均等的調和，因之意識之中心，就次第由一時的方面向更永續的方面而推移；換言之，一時的容易變化的性質，把心之殿堂之內外作爲它的位置而活現出來了。

戀人雙方如果有了這樣的覺悟，而厲行一種強力的節制，那彼等相互間的滿

足和歡喜，自然會從一時的境地，引進永久的境地；從幽暗的地獄，昇到光明的天國。由爲意志的魔法所玩弄的肉感的，一變而成情緒的，精神的戀愛，像最良的葡萄酒一般，是多麼足以陶醉人之心的啊；而一點的不謹慎和濫用的結果，它便成了釀毒了。所以在戀人雙方之間，是再沒有比戀之劣情化爲可怕的；許多人於愛海中遭難的暗礁，就是這個東西！

兒童們看見惹動人心的美好的花朵，便把它摘下來，於是那花朵的色香失去了；對於肉體的慾望，假如採取與這同樣的態度，也是免不了幻滅之悲哀的。——肉體上起了劣等的慾望，不必去強制地否定它，但知道自由地應用它而使它變成世間稀有無比的人情之花之術者，這才可以做真正的人生之主人公哩。

我在這裏並不是說肉體的戀愛必爲精神的戀愛所滅絕，是很明白的。我是相信人類情慾的形式是會變成各色各樣的，因爲想着有往往犧牲劣等的方面成了

到達更其高尚的，永續的方面之唯一條件之好的理由，所以指示慾望之抑制，決不是無意義的——隨時候並且是必要的一事實而已。

一般頑舊的社會中人，絕不知道什麼叫肉體的愛，什麼叫精神的愛，單只以性慾是不潔的，決不是可贊美的理由，極力排斥人生的慾望；因為不供給培養人情的材料，結局不但不能禁止住慾望，却招來反動的不節制的害惡。通人類的全生活而計之：物質的基礎，是少不掉的；它實為高尚的能力之存在——至少為發現一起見，而供給食物和營養品的。所以無何等形式的肉體的結合之男女友情，就好像無根的植物那樣地，是容易枯乾的。尤其是在女子一方面，如果不接觸一點肉的感情，她的本來的性質，便難以發露出來，使男子理解。更從自然的道理上說，男女兩人，為企圖澈底地相互的明瞭之計，在對手跟前當然是不能夠保住各自身體的祕密。要之：男女兩人的肉體的親近或密接，不一定就算

結合之目的；但是，假若一方拒絕肉體的親近或密接，那兩人之間，必要失去平靜和信賴，而彼等的關係，便成不安的，不明瞭的，不滿足的了。

照此看來，所謂放縱主義和禁慾主義，畢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禁慾主義，算一種鍛鍊法；但不可直以此與目的相混同。人們倘若把尊重戀人的幸福和利益爲最大目的，那麼光這就算有了十分禁慾的機會，另外實在沒有故意地行禁慾之必要。人們這個不完全的性質的兩方面的糾紛，是可以在完全的戀愛裏面調和的。

在徹頭徹尾以性慾爲不潔的現代社會的惡風習中，尤其豈有此理的，就是把人類最重要的性的機關，用虛偽的羞恥和厭惡遮蔽起來。性的機關原是應該吸收自然之偉大的生命之光的，却給它被一張宗教的皮，遂使它包藏塵埃，感染疾病，一旦現出它的美麗的形體，便成了並無挑發情事的淫念和過度的色慾的對

象。把皮膚弄成病的，腐敗的，呈出一種死了似的白色，而一般人竟以這種奇怪的顏色比被日光和風所曝曬的豐滿油嫩的薔薇色爲美觀，這真是至不可思議的事。至於性的行爲，本來是僅在大自然的眼前——光天化日之下，香風大氣之中——去做，才能十分了解的，而如今却在擺着污穢的家具的小屋裏，幹出種種的醜態。

對於這問題，就是比較世俗一般人應該有多少覺悟的學者們，也是守着沈默和不澈底的態度，並且明白表示出咒詛性慾之世俗的精神：吠陀經典的優波尼沙土之一卷中，有想得優秀的兒子，而與妻交接之際，應分別祈禱諸神的教訓：向威休努神祈求準備未來的母胎；向帕拉加巴奇神祈求守護射入的精液；向各神祈求胎兒的發育。像這樣冷靜的，健全的，樸素的而且帶着宗教的感情的美麗的語句，是無可與之比類的，就是在今日，這種教訓，要是能夠保存住，嚴守

住，也未嘗不是佳事。但是當牛津大學教授姆有拉譯這部經典的時候，沒有把這一部分和別的稍爲類似的一部分譯出，僅殘留梵文原語；而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德文譯本，在這些地方，也是屢次夾註『不便譯出』而存其原文。這樣古代遺下的質樸而神聖的感情，誰知到了我們的時代，竟得着一個『不便譯出』的批評；我們從這反而可以窺見世論腐敗的程度了。

現代的輿論，現代的文學，現代的法律，現代的習慣，都被認性慾爲不潔的觀念所浸透，因之實現使性慾清淨的狀態，極其困難。更其令人悲傷的，就是對於兒童不施行性的教育，致使彼等感染不良的習慣，浪費寶貴的生命力；彼等要想得點這種神聖的知識，只有在道旁拾集之一法而已。

這種對於人生之不潔的，不愉快的觀念，如果不被剷除，那自由而愉快的生活，是到底難以想望的。我們的社會思想一經刷新，必須把這種謬誤的思想完

全刷新：必須使性的關係成爲公明純潔的東西；必須使性的關係不爲營業主義和宗教的僞善所污漬；必須使一切的男女都能以無上尊貴的自由和矜持，支配彼等的兩性生活；必須使肉體和它的自然的機能，美麗健全，自由開放，當作人生的要素！

二 未成熟的男子

如今的男子，雖能够以自己的勇氣和才幹去征服世界，而對於戀愛問題，簡直是個小孩：他們把戀愛當作玩意兒或是政治，戰爭，經商，研學種種事業餘暇的消遣品；他們只知道爲滿足強烈的性慾，而奴視女子。

要之：男子是以他的強大而不整飭的蠻力，在過去數世紀間，支配異性，成了社會之主權者的。這種以男子爲本位的社會，在物質的一機械的和智的發明，

—之方面，固然得着很大的成功；而在精神的—愛的和情的—方面却完全失敗，遂致釀成像今日這樣的未成熟的社會。

這種半生不熟的性質，在組織現代社會的男子—尤其是說英語的資產階級的男子—之間，顯著地表現着。這一階級的男子，當他們在公立學校—專為他們設立的學校—時，並沒有習得多少真學問；但是物質方面的要領，他們的確捉住，並且因熟練團體競爭的運動—如足球一類—遂養成他們優秀的組織力。原來英國教育，是最重視這一點的；目的不外乎是把與古代羅馬人同樣的使命—征服世界的使命—給與那些資產階級的子弟。

他們—資產階級的子弟—好像上等的原料，本來是可以造個甚麼有用的物品，可惜不但不會造好，並且弄損壞了。他們出了學校，靠着父母的照顧，很容易就着高等的職業；自己全不要何等努力和奮鬥。他們簡直沒有看見實際的

人生，但知享樂送日，得一美婦人以縱其飽暖後的淫慾罷了。他們的內心裏，縱然潛有愛情和優美的情感的成分，只緣生活狀況的惡劣，終於不能發達，而無情和冷酷，遂替代愛情和優美的情感而產出來了。因為精神方面的知識缺乏，勢必要以他學生時代的幼稚的道德及其所屬職業之同伴的惡習或偏見爲最高的道德。

所以支配現社會而老早就長成大人的男子，說到最重要的問題，他們完全算是還沒有達於成年即成熟期；他們好像只烘了半面的餅子。什麼議員，官吏，軍人，法律家，牧師，醫生，印度之支配者，南非之開拓者，乃至大公司之創立者，因資助政府而獲得爵位者，都是一號的貨色。把他們的職務之皮剝下，仍不過是個公立學校的學生；有時還比不上學生，因爲他們雖是持着學生的智力和人生觀，却沒有學生時代的情緒與活氣了。

我們想到把世界的運命，社會的組織，婦女的愛情，犯罪人的生活，未開化的民族之生存權，一概委諸看見在夜間的馬路上密集的賣笑婦，在晝間的公園裏橫躺着的半死人似的失業者而毫無知覺的人們！即認我們的結婚制度，犧牲婦女之一生，這與以我們的資本主義的商業制度，踐踏貧民而吸取彼等的膏血，以我們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征服弱小種族，同時用種種陰險狠毒方法，令其自滅是一樣的當然的事之兇漢——之手，實在是禁不住心驚膽戰！——畢竟現在的世界，的確是這個樣子。所以有勇氣的婦女——經驗黑暗和苦痛之後而認出須以自力到達光明的境域之婦女——豎立反抗之旗；而勞働者，覺得自己的生命在不知道人生是什麼的人們之手中握着，也同樣地奮鬥起來，是毫不足怪的。

現在暫且把這資產階級的男子專權的事情，擱置一邊，看看那有精力的勞働者的大階級：這一階級的男子，於種種地方，比較資產階級的男子，都是優秀的

模型：第一，彼等對於人生，有多少心得，因為他們爲生計問題，從小就做起什麼工作了；第二，彼等常常幫助彼等父母和兄弟姊妹，所以同情心與愛力很是發達：這都是那公立學校的學生全沒有的事。縱然彼等所做的工作範圍是狹隘的，可是能得着一定的能力，理解活動的事實。不過彼等所欠缺的，就是資產階級子弟的長處——組織力：一旦立到有責任的命令者的地位，彼等便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辦才好；對於一個問題，往往忽略筋節，偏重枝葉，倘若顧前慮後，把種種的思考綜合到一起而弄出要領，彼等簡直是不能夠辦的：這無非是因爲彼等不會受過足以養成組織力的教育。

勞動者因爲少受教育，缺乏組織力，——新婦女也是這樣，——所以彼等雖然懷抱着好的理想，却不知道把它實現出來的方法。

我們今日所希望的，就是筋肉勞動者們對於自己，應更下一番積極的讀書修

養的工夫；而尤其希望的，乃是資產階級的人們，也趕早覺悟，看出自己應盡的職分，去與那兩大階級——勞働者和婦女——相提攜以替彼等擔當組織的任務，不要再拿可貴的組織力去給猶太人和投機家做工具。資產階級的人們，究竟能否覺悟照這樣辦，不敢斷定；一旦覺悟，那世界是必要起非常的變化哩！

三 做奴隸的婦女

在遠的古代，不但男女平權，往往女權還超出男子之上，究竟什麼時候，婦女才陷於壓制，服從，沈默，被輕視的境地？

這不必說是與誘致我們祖先墮落的毒蛇般的財產私有主義連帶生出的結果。

原來『財產私有』乃是近代人——尤其是男子——之普遍的根性；這種根性，感染所及，遂把他的第二之自己——配偶者——也私有了，因此，女子便奴隸化，玩意兒化，

了。

男子以女子爲男子而生存並且勞働，乃是極當然的事：把女子深深地藏到孤獨寂寥的後庭之閨房裏，叫她做種種的苦工，幽閉住她的精神和肉體；又時常玩弄她的性的性質，好像除性以外什麼也沒有一般，專致力於性慾之一事。——男子無論如何放縱，却不許女子有些微出軌道的事，——對於這事的復讐行爲，不外乎把她拋棄就是。而陷入這種境地的女子，除了選擇任令擲諸路旁營賣笑的污辱生涯和甘做娛樂用的動物而聽一個男子束縛住心身的兩道之一道，再也沒有法子。——她們大概都選擇後者，以幹那爲它人絕不注意，絕不理解的忍耐，自卑，温情的生活；順應主人的所好，她遂成一個家庭的奴隸，同時成一個時好和虛榮心的奴隸。她自身之真的意志，性格，才能，因被抑壓，都不靈了；她的頭腦，也不完備了；她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都爲僞善和無智損毀了。

男子對於女子，並不是僅僅看作一種普通的私有財產，實在看作一種最貴重的私有財產。而這不合理的結果，遂生出許多的不合理：就像愛理斯所說的：女子被男子認成『天神和癡人』的混合兒了：一方面受男子的不誠實的阿諛和崇敬；它方面却又受男子的役使和輕侮。又因兩性之性的和家庭的方面之極端的分化，於是女子便與世間不生交涉，男子和女子各自形成一個種族，一個團體；就連語言，也各別地特殊化了。婦女問題著者曾說：『跑馬場和證券交易所聚集的大羣的人，固然都不像個人樣；但這還沒有從午後三點到四點的倫敦繁華的街上到處看見的光景之可悲哩：成百成千的女子——簡直盡是玩意兒式的女子——熱心地相望着她們的美麗的裝飾，……恐怕除於夜間十二點到一點之間在那裏彷徨的女子以外，是沒有更比這爲可悲的了。』

要之：近代的女子，可以區分爲貴夫人，家庭奴隸，賣笑婦三種類；但其中

以那一種的境況爲最悲慘，最被虐待？又那一種爲婦女們所不好？這是很難測知的。

由某意義言之，如今將要成過去的時代的貴夫人，是資本主義的最特徵的產物，與『天神和癡人』主義相提攜的財產私有的觀念，次第把婦女弄成『所有』之表象——即單純的玩意兒空虛的偶像，男子性慾的發洩器——於是她便增加虛偽的華麗，減却真實的有用，遂成一個『完全的貴夫人』了。苦心想望體現這個理想的婦女們，是都情願給男子做奴隸的。

一個有作有爲，而一旦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男子——所謂『紳士』——而成了『貴夫人』，終天聽『紳士』們的亂說瞎講，而過爲僕婢包圍住的生活之婦女，不知道有幾千幾萬，這實在是令人可怕而可憐憫的事。

再一看筋肉勞働者階級的婦女們的狀況：她們的生活，比諸『貴夫人』，雖

然較富於真誠和現實性，而在事實上，也是過着卑賤的奴隸生涯：她們夜半深更，千辛萬苦地從事家庭勞役，而一方面還須支持文明和多種多樣的發明——煙草也是其一的家庭生活的重擔子。在所有的大都市的貧民窟的一望無邊的長屋矮舍裏面的光線缺乏處，孤零零地操作種種雜多的家庭苦工的婦女們的光景——調理食物，蒸麵包，洗滌或修補衣服，照應小孩，安慰丈夫，打掃房間，疲倦後則呼吸齷齪不潔的空氣致使身體衰弱乃至因為變化和交際之不足而煩悶的光景——這是何等悽慘暗澹的光景！

至於賣笑婦生活的悲慘，那就更不堪描繪了。

今日或今日以前的婦女的必須靠着性為生活手段，與工資勞働者除了賣自己肉體以外，沒有餬口之道是一樣的。不過婦女的賣性，有批賣和零賣的分別：批賣——為一個男子收買去——所得的代價，就是社會的尊敬；零賣——每夜的營業——

便成世間輕侮的對象了。

婦女墮落，同時男子也免不了墮落。原來論兩性關係時有一個不可忽過之基礎的事實：就是兩性之一方受害，它方也要受害；一方表現出來的缺點和偏僻，自然會叫它方也生出來相呼應的缺點和偏僻。因為以人類的一半相互合成的男女，實含有補足的作用，所以犧牲一方而企圖繁榮它方，是不能夠的。

依虛偽的財產關係而養成的男女兩性的缺點，概括說來：男子為所有者，而帶尊大，冷酷，橫暴，自負的性質；女子為被所有者，而帶卑屈，狡猾，虛偽，柔弱的性質。

這不過是皮相的差別，更深入一層而考核一下：男性長於論理，女性長於直覺；男性長於處理抽象，概括的事務，女性長於具體，部分的事務；男性好動，女性好靜；男性是積極的，女性是消極的；男性常從瑣碎的興味範圍脫出而由公

共的利益和幸福的見地觀察一切，女性雖然也富有強烈的同情心，可是不能理解像正義，真理那樣的觀念，又因為缺乏論理的能力，所以訴諸理性和思考力以求判斷，簡直是不可能的。愛理斯在他著的男子和女子書中有一段說得好：『以狡詐為女子固有的惡德，全然不合道理；那原是從現在的女子之一般的境遇而生出來的自然的結果。在今日的世界中，可以叫女子自由表示其所望，所欲，公然以求她的滿足之國，一國也沒有。』

但是我們相信這些差別——經過多少時代而奇妙地養成的男女兩性間的極端的差別——之時代，如今業已過去了。

四 婦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婦女

照以上所說，我們可以明白對於今日婦女最必要的而且是婦女們正在最強烈

地要求着的，便是營造生活獨立的基礎了。婦女如果不與男子立於均等的地位，成一個完全的人，而自由自在地處理她的身子和性的機能，她的地位是不能改善的。

假若男子是個理想的人，那做他的配偶者的女子，就是不主張絕對的經濟獨立，自然也能够得着男方的平等和親切的待遇；但現今的男子，不是這種樣子，所以婦女們除了樹起『權利』的戰旗而於未曾在正當的理解上面訂結講和條約以前決不收兵之外，是沒有法子的。

但在這裏有一件不可忘記的事，就是把婦女世界以外的大的社會的變化，擋到一邊，那婦女的完全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申言之：人類的勞動，愛情，都可以擎金錢買賣交換之純粹商業的組織要是不被廢棄，人生理想的法典要是不實現出來，婦女是到底難以得着真的自由的。

做母是婦女最重大的職務，這是人都知道的。可是我們試一看現今婦女的生活狀況：第一，過度的室內生活——尤其是操作足以發生炎症的事務——致使神經和筋肉的組織弛緩，身體衰弱；第二，與奢侈和人工的生活連帶而生出的強烈的性慾——男女皆然；第三，被男子無限制地使用乃至濫用——這是自從古代的種族生活變化，女子成了奴隸以來，直至今日的事：因為這三種不良的生活狀況，所以婦女們的身心，大概都成病的——最顯著的病，就是月經不調與性的組織之損壞。倍倍爾在他的婦女論裏曾說：『男子不能得着一個健康而快活的伴侶之妻，却得着一個常做醫生主顧而弱不禁風的女子。』（詳見本書一三七頁）不堪做妻還堪做母嗎？

現代的婦女，已經覺悟生活改造的必要了：她們覺悟多多地接觸戶外的空氣，並且從事某程度的規則的筋肉勞動，那身心才能發達，氣概才能軒昂；她們

覺悟必如此，才能脫却奴隸的軀殼，成了與男子對等的人和配偶者或是朋友；他們覺悟因循苟且，在無限的虛偽中度日子，實不如與社會的積習相對抗，而因反抗社會的積習，才能獲得真正的地位。

男女結合——所謂夫婦——的要義，既不是一方做一方的奴隸，也不是一方對一方施行恩惠，乃是平等的，公明的相互扶助。根據這種相互扶助的男女間之新的法則，如今不是業已實現出來了嗎？

不過如今十分現出反抗的徵象的婦女，盡屬於『貴夫人』階級。而前述的第二種婦女，却不見得有甚麼自覺的運動，這乃是因為她們終天被種種雜多的奴隸生活包圍住，沒有工夫了；並且她們也少受知識之光的洗禮。但是社會組織一經開始變化，自然就會把她們解放了：比方家屋構造的改良；公共麪包製造所和洗衣所的設備；尤其重要的，就是因衣食住等的簡易，合理，健康，有利的思

想，而減去多少家務和炊事的勞力；又兒童教養的責任和費用，也漸次地成了公共的負擔：她們像這樣地得着共同生活與分業之後，她們的運命，自然就變化了。這樣的變化，要是能夠成了事實，男子也可以把她的知識和勞力貢獻到家政上面了；女子也可以出外服務了；像如今的爲兩性間之極端的分業而釀成的女子的隸從，夫婦間的誤解，以及相互地不扶助的原因，便可消滅了。

第三種婦女——賣笑婦——的解放，在現代社會，尤其不能：原來這種戀愛營業，照倍倍爾之說，乃是現代社會組織生出的最後的結果；同時是對於不良社會組織的無忌憚的糾彈：所以不從根本上變更社會組織，使婦女都脫出壓迫和貧困的境域，這種無理買賣，是不會消滅的。

婦女的解放，不僅是婦女們的要務，也是男子們的要務。因爲婦女解放而得着自由的地位，便是男子得着人生之路上的真的伴侶者，這個例證，前邊已經

舉過了。

經濟的奴隸制度全廢，『自由婦女』『自由戀愛』的語句，都納入正軌的時候一到，所有的婦女們，皆可以照她自己的良知，良能——即自己認為最善的——去服一切任務，沒有法律，習慣，乃至物質上的顧慮的煩累了。比方做妻，做母，做自由的戀人，或是幸福的獨身者，這一概出於她的本願，用不着爲甚麼利害打算了。

要之：將來的更其高尚的婦女觀，必是以對於處理她的性的事情，有完全的自由，並且合理地，適當地，使用那自由健全的信念爲基礎而成立的。這的確一是青年男女都受過一番適當的性的教育——並不是對於婦女的過大的奢望，是一定可以實現的。這種理想，如果不能實現：婦女永遠脫不了奴隸的羈絆；社會也永遠離不開地獄的位置。

所以今日在各方面洋溢着，彌漫着的反抗的精神，都是使我們心氣更新的靈劑。我們希望這些反抗精神的繼續不止，雖然要惹起各方面的不和，不自然的狀態，招來一時的誤解；但比較虛偽的妥協強的多。

關於婦女解放的又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婦女們須養成健全的體力：因為有健全的體力，才有健全的勇氣和決斷力，獨立心。惠特曼在一婦女等我的詩中，描寫與纖弱的資產階級的理想的婦女——可以『游泳，競漕，騎馬，角力，打獵，進擊，退却，自衛』的婦女。倍倍爾的婦女論也述說古代斯巴達極注意男女肉體的發達，使思春期以前的少年男女常常裸體，在一塊兒受體操，遊戲，角力的訓練之事，而排斥現代不叫婦女培養體力和勇氣的思想。（詳見本書一三四頁）本來勇氣和獨立心，不是做奴隸的人所應有的。過去數世紀的男子，因為奴視女子，所以絕對不許女子們修練體力，而專以仰承男子意旨為

事的女子，遂也懷着有了體力和勇氣便『沒有女子氣』的思想。但『沒有女子氣』之話，是無意味的：假如以態度優雅為婦女的名譽和光榮，那強健而勇敢的人，才能體現真的優雅的態度，是很明白的；奴隸的優雅態度，是不應該入於優雅之部類的。

凡是論兩性問題的思想家，都承認婦女得着自由向寬闊的社會生活方面進行時，對於人類種族的未來，實有重大影響的事實：在人類原始的種族——算上一般的高等動物——裏面，兩性的結合，本是雌性選擇雄性，其結果——在漠然的無意識的狀態中——種族的本體，都照着婦女的理想模型而進化；但後來『所有戀愛』發生，女子成了男子的奴隸，她的選擇權遂沒有了。失了自由的婦女，不能選擇男子，却成男子選擇的對象；因此她們常隨男子的心願而為裝飾。婦女的模型一變，全種族的模型，也隨着變了。但婦女解放以後，女性的勢力，便可恢

復；同時選擇戀之對手的權利，也必隨着恢復。真正解放的婦女，決不肯選擇下等的，不潔的男子，而生下等的，不潔的兒子，這是容易想像的。而婦女解放的結果，人類的種族，必較依近代的商業文明產生的種族老成而有威嚴，這也不難想像。

在從事解放運動的婦女中，頗有缺乏母的本能和性的本能，而厭惡兒童，誤解性交者：她們或者是本性不適於生育，却具有驚人的社會服務的本能，為維持共同生活所不可無——像蟻和蜂之雌的中性那樣——之新的中性婦女嗎？但她們雖然與普通的女性相異，而由她們的努力，是可以把平凡的姊妹們的地位大加改善的。——但畢竟做母是婦女在人間所有的工作裏面最重要的工作；不過我們預料這種人間最重要的工作到進化的將來社會，必定以從前不曾知道的自覺的知識去辦理；結果，母性應由單純的生理的慾望，趨向優美的社會的目的之完成，是不

用懷疑的。申言之，救兒童的肉體，同時更救兒童的靈魂，使彼等成勇敢而有爲的市民，這的確是我們的種族之母的唯一的願望和職務；更約言之，無論社會如何改造，無論是貴族，是平民，母親與兒童養育的關係，是永不會斷絕的。

婦女解放問題中的尤其重大的事，不必說是高等教育。但我們求學問，不可單靠書本，必須從事實際的經驗。而在被關閉『家庭』中多少年數的婦女，實際地體驗社會生活，更爲要圖。比方入勞動團體，參加社會的和政治的改造運動，乃至做醫生或看護婦，這都是現代婦女所應幹，而且是她們正在極力要求的事。——就像英國資產階級的婦女，不是早已覺悟安坐食生活的無意味了嗎？

五 現在的結婚

污濁的，頹廢的現代結婚生活，恰似野蠻人所供養的業已破裂的土偶像，全賴久已生鏽的法律和習慣的朽籠，權且掩住，苟免粉碎罷了。

男子是未成熟的，女子是奴隸又寄生者，如何能夠過滿足的結婚生活呢？以雙方的性格，知識，趣味，業務完全相異的男女，胡亂地結合到一起：男子所求的，是情欲的發洩；女子所求的，是『家庭』和主婦。靠着這樣的幻影，把彼兩人的一切相異點和無理解，都包於無意識的心理之中了；因此彼等在結合的時候，一點也不懷疑，而且對於給彼等做主婚人，讀祈禱文的牧師，捧滿腔的感謝。

但是過了不多時候，就漸漸注意了：彼等覺得牧師恭而敬之地所朗讀的，乃是對於罪犯連減至二十年的希望都沒有的無期徒刑了。彼等最初的滿足，一經過去，接住起來的，便是肉體上的飽滿；其次是熱情的冷卻；其次是倦怠；最後

乃生出厭惡之情來。在女的方面，以爲不能得着她所期待的恩愛；在男的方面，則恨不能得着他所期待的伴侶。要之：曩時在二人心目中輝映着的幻影，已歸於無有；夫婦關係，專靠最劣等的——即法律和宗教，肉慾和隸從——相維繫，相護持；神聖的戀愛，遂呈出無味乾燥的狀態；雙方的生活和人格，也俱不能發展了；夫婦爲防禦相互間的相異的利害之計，虛偽和隱瞞，便成共通的武器。

現代結婚制度最重要的一個缺點，就是——在前已經說過的——子女的教育，毫不接觸性的事情之問題：一般學校的課程中，列了好多的學科，却把這個對於個人，對於社會都是極大，極重的問題，擲到一邊。青年男女既不明性的生理，又不明性的倫理，所以彼等往往認一時的性的魅惑爲真正的愛情。及至盲目地在神前舉行結婚式以後，二人遂同受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損傷；而尤其喫虧的，就是女子——因男子之獸性濫用和強用致使本來想藉結婚緩和的歇斯的里之傾

向，反而加甚。

尤其是資產階級的結婚生活，因為驕奢淫佚的結果，再加上照倍爾婦女論中說的對女性所施行的偏頗的教育手段，男子極端地成男性的，女子極端地成歇斯的里的（詳見本書一三一頁），而上述的惡弊，就更其利害了。

無產階級的兩性結合，因為在結合之前，早已有親密的交際和愛情，所以結合之後，這樣的弊害，顯著地少。但是彼等也畢竟缺乏性教育，不知道性慾抑制之必要和它向精神方面轉化的法則；因此彼等的結婚生活，也和動物的差不許多。

比從個人的蒙昧和無經驗而發生的害惡還大，而且是把這些包含於其中的，就是由兩性間之特殊的所有關係與根深蒂固的經濟的原因所生出的問題：婦女之奴隸狀態，影響到男女之道德的和智的性質之結果，遂使本來具有相互扶助作用

的兩性關係，完全成了主從關係。一般行宗教式的結婚，很能活現出這種關係：看那弱不勝衣的女性，舉着勇猛的丈夫之腕之美麗的無能狀態——人都稱讚這是纏住松柏的葛蘿似的佳偶。假定我們承認這是好比喩，那麼這時候，有聽松柏被葛蘿纏死，或是犧牲了葛蘿而使松柏得着健全的發達之生死問題，人們似乎都沒有想到。

這樣結婚的動機，自然是多以男子的自我主義和肉慾的滿足為基礎。女子到了男子家裏，終天從事繁瑣不堪的勞働，服事男子而祝盼其偉大；男子說怎麼着，便怎麼着，一點也不敢反對。因為這種『義務』，遂把她的健康和本能都犧牲了；社會上一切事務，也都和她斷絕交涉了；一個有用的人，竟成一副結婚生活的衣裳架，徒令道旁行人，望之驚羨，而使男子增加葛蘿要纏死松柏似的負擔。

實際上這種女子：一則大概都是無知識，無技能的人，她們除了給男子做使用的奴隸乃至生殖和獸慾的工具以外，沒有生活之道；二則縱有知識，技能，願意有所展布，而在男女不平權的社會，生活的方便法門，全爲男子阻塞住了：所以她們只好處男子肘腋之下，把應爲女子的名譽，和光榮之戀愛自由和純潔喪失了。

男子對於女子這種墮落的狀態，恰恰是牡牛望見牝牛之羣落入水中那樣——絕不知道自己的運命與它們相關聯，只茫然地傍觀着。於是女子就更其墮落了；只剩一隻翅膀的戀之神鳥，也飛不起來了。

但是如今已經有許多婦女，決心排斥這種不平等的結合：她們很知道蔥蘿纏住松柏似的男女結合裏面，有一方寄生和它方窒死的事實；她們又深信有脫出狹隘的家庭圈套，發揮自己才能之必要：這樣的婦女，一天多似一天。這樣的婦

女，並不是反對結婚的本身，乃是反對現代不良的結婚制度。她們又深知要根滅絕男子的主我主義，必先謀自己經濟的獨立。

又在男子方面，想得着與他的生活和業務具有同感的人生伴侶之妻的，也多起來了；他們覺悟兩性結合，必須公明而嚴肅，必須除去依賴主義與不平等；他們認出現在婦女的不合法的狀態，不單只成了謬誤的兩性關係的原因，也是結婚生活的最大障礙；他們爲得真正平等的愛情，很願放棄因襲的權利；這樣的男子，增加一天，不良婚姻制度的壽命，也就縮短一天，這是一定的道理。

在舊時代的結婚生活裏面，還有一個大的障壁，必須另外述說的，就是不良的法律，習慣，和從其中產生出來的世論：它們打一座圍牆——家庭——嚴密地把配偶的男女二人，圈禁到裏頭；它們不管這圍牆內部發生何種的悲慘事，却絕對不許男女二人跳過牆外；一旦跳出一步，就要遭遇它們的苛責或惡罵，甚至於竟成

它們所公認的罪人：這種圈禁的結果：夫婦的相互間——尤其是女的方面——縱然如何不快與不滿足，也不敢說出非難的話，——不要說難以講到離婚，就是與他人結一點公明的友情，也是萬萬不可以的；因此結婚生活的內容和人生的意味都日就衰頹，所強盛的，只有利己的，排他的獨占的感情，——由嫉妒而生厭惡，由厭惡而生倦怠，終於雙方皆不得不取一條逃路——就是與第三者成立三角關係，過二重的利己主義的日子。所以現在——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家庭，外面雖極好看，可是一警内幕，正如揭開大石：有好多蟲在從沒有見過日光的巢穴裏，亂爬亂動。

要之：現代的兩性結合，不是有生命——兩個靈魂的擁抱——的結合，乃是無生命的木乃伊與活屍的結合。——我指摘現代結婚制度的缺點，用了多少不愉快而且可怕的話——實在不能呈讚美之辭；同時也難以否定這種結婚制度之急激的變

化。究竟現代的結婚制度是怎樣地正在變化？又我們究竟希望怎樣的變化？這自然是人人的問題。

六 將來的結婚

對於前章臨了所說的問題——即將來的男女關係之預想——或有疑惑我是個絕對無拘束的男女關係的主張者之讀者，也未可知，——從片言隻句裏，胡推亂測，實在是容易的事。

但這是完全的誤解：我不但不主張絕對無拘束的男女結合，並且相信結婚之外的制裁之必要，不過我對於那個制裁，覺得與其受法律的制裁，寧不如受道德的制裁；我更相信要是允許朝四暮三，亂七糟八地轉換戀愛對象之新的變化發生於男女關係之上，那民族的品性和幸福，都免不了破壞。

兩性結合所以不必一定要法律的制裁，就是因為這裏面，原有它的實在性。人們對於這個問題，要是越加考察越積經驗，自然會感覺以性格之一致和深奧的愛情為基礎之永久的兩性結合如今還存在於世上，并且要尊敬使這種永久的結合堅強牢固之純潔和誠實。

得着一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共有，共用，共歡喜，共悲哀的戀愛對手，這是無人不想望的。但這種狀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實現的，乃是多年的愛情和追憶羼交到一起而慢慢地結成的果子。戀愛必須建築到這種的根基上頭，而在未完成之前，合理的忍耐和諒恕，自制，是必要的。如此成立的結婚，兩個愛人，便成一個心心相印的混合體了；經過一年，愛力也就增長一年，——中間自然也要發生多少的疑惑和苦悶，但這些並不妨礙彼等的真愛；信賴越結實，關係越密接，遂致不能別離，終於達到一方死去，一方幾乎就不願獨生的境域。

依教會和國家而確立，而神聖化的現代的一夫一婦婚，固然也是看著這樣的目標，但何以大多數都歸於失敗？因為這些結婚的下面，除了教會和國家的壓力以外，沒有甚麼基礎之故。含有嫉妒性的狹量的物質的情慾及以它人為所有物的偏見，再加上法律和習慣的制裁，遂造成使結婚生活窒死於利己，縱慾……裏頭的結局。

從歷史的和生理學的方面，觀察這個問題：人類之男性，不必說是具有一夫多妻的天性和要求，這或者也有多少的真理；而又一部的人們，則認一夫多妻制為極下等的制度。概括言之：這是因國家，因種族而不相一致的；就在鳥類和獸類裏面，也是如此。但過去社會的進步，是像爾爾諾的結婚之進化書中所說那樣地，大體是『從混亂到識別』的過程。而人類種族的進步與人的靈肉兩方面的一致的發達相伴，遂生出歸一的傾向了。人類的性質複雜，欲望也極其繁

夥，自然希求多少的戀人；但因戀愛深刻而微妙地增加它的實在性之後，便難以把一個心交付於幾個對手，也是十分明顯的事實。至就婦女的體質上說，也不適合乎一妻多夫。雖是在各種人類裏面，有多少婦女過一妻多夫的生活，但因為比男子稍弱的性慾和長期的妊娠，於是她的肉體的方面，終只願得一個配偶而已足；又她的感情之執着力，比男子堅牢：所以必然的趨勢，遂把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

因此可以說不論男女都希望過以一男一女爲單位——『一夫一婦制』之語句，容易引起人們不快的聯想，所以我不用它——的結婚生活。我們當然也贊成這種自然的結合；不過我們是不願意在這種自然的結合上面，蓋虛偽的不變性和獨斷的排他主義之印記的；換言之，我們想不靠人爲的法制，而把這種理想的結合，實現出來。

對於青年，務使彼等理解在青春時代，縱然必須與多少過剩的情慾相爭鬥，結局與一個配偶之永久的結合，成了自己內心裏最強烈的願望；又為達此目的，必須抑制情慾；又一旦那時候來到，為實現理想的結合之計，更必須以忍耐和溫情而努力：這並不是多麼難的事業。恐怕大概的年少心純的青年男女，是容易懂得這種事情的。於是彼等便知結婚的神聖，比較教會和國家之人為的威嚇實在是有效而自然的多。

僅僅說關於男女間的選擇和性的經驗之自由的必要，就有許多頑固者的反對。彼等不是全然不知道男子已經有了這種自由，以及與這種自由相連的弊害是從那自由不被公認之事實裏面產生出來的，也不是全不知道優秀的婦女之大多數，因為沒有一點性的知識而遭遇如何悲慘的禍害和苦痛，乃是把兩性間的形式的障壁之些少的撤廢，誤認成無限制的放縱了。

但要是看出兩性結合的實在性，明白許多永久的一男一女的結合，於大體上乃是兩性結合之自然向上的法則，並且它目下正在緩緩地擺脫一切人爲的制限以圖實現和確立，則只須留意爲使戀愛得着合理的發達，怎樣把自由給與它才好之問題，實在沒有憂慮那個自由之必要。

以下專論這個問題：

從以上所說的看起來，達此目的之最急切的手段：（一）促進婦女的自由和獨立；（二）青年男女的知識上和感情上之合理的性教育；（三）把結婚弄成更自由的，友情的，除去向來那樣的偏狹的排它的根性；（四）改正乃至廢止對於最人工的，不便利的結婚而盲目地繫住人的一生的可咒詛的現行法。

就中（一）是最重要的基礎點：無戀愛之自由，不算真的自由；無自由之戀愛，不算真的戀愛。人們如果不能夠當住它自己的家，便不能真地把自己許給

別人。不單只應在道德的，社會的，經濟的方面，確立婦女之自由，獨立，那法律上絕不適合時代的部分，也須改正，如對於婦女而不給它以自由處理身體的權利之現在的婚姻法和對於婦女之政治上的種種不平等之改正，皆是急務。

關於(二)，則如今不希望對青年男女施行性教育的人，恐怕沒有。這一層在前已經結實地說過，可以不必再贅；不過我覺得就現狀態看起來，對於少女方面的性教育，更其要緊。而又有與這問題相連帶的要緊問題，就是男女共學：越把男女隔離，那誘惑力越是利害，並且難以考察雙方的真性；男女共學，此弊就可大減了。彼等既從小受過性教育，而十分知道自己和異性的關係，能夠判斷兩性問題，所以雖是終天在一塊兒共讀書，共運動，也很不容易妄受異性的誘惑；而偶然地接一個吻，便不可不共一生之豈有此理的迷信，自然也就消滅了。這樣的少年時代的親近，未必不發生祕密的性的關係；但這決不致就成如今世俗

所公認的——至少是對於女子的——致命的，難恕的罪惡；因為性的經驗，本為男女雙方相互選擇之過程中的必不可缺的事。更從我們英國北方民族的氣質上說：結婚前的性交，是絕對不可以的；而極端地，迷頑地，謹持的結果，遂斷絕少年男女的交際，而把彼等幽閉於無智和盲目裏頭，不是因此招來在防範這事以上的弊害嗎？申言之，把性的行為臆病地重看的結局，不但不能減少為社會所恐怖的害惡，却把那些害惡助長起來了；這一點是必須大加考慮的。

(三)之問題的解決，則結婚生活，遂成了自由的，寬闊的，健全的關係；而前述的獨占的，排他的戀愛觀念和二重的利己主義的危險，也可免除了。男女雙方的業務和趣味相同或是相異時，儘可各幹各的，而不妨在另一方面維繫着相互間之絕對的同情。這樣自由而且自然的男女結合，二人之心，決不至於輕變並且還帶有不滅性哩。

又無論那一方面，縱然與第三者結了友情，不但不會生出不安，或是妄受不貞潔的惡名，並且是這樣的夫婦共同歡迎的。但這種理想的結合，決不是在現代結婚制度下面所能養成的。——這種兩性結合裏，是以真愛情，正直，常識，自制爲要素的。

次論（四一婚姻法，婚姻契約的改正乃至廢止）的問題：人們誰也不能料定它可以把身子託付給一生涯不會變動的結合；並且習慣是常在變化中的證據，也是很多。越是尊重真的結婚的神聖和自然，就越不喜願爲青年時代所訂定的其一生涯的婚姻契約，妨害自然而神聖的結合。爲現在婚姻制度改革之最大妨礙的，便是婦女的依賴主義：婦女——妻——爲貪圖卑瑣的物質的利益，甘心犧牲她的神聖的愛情；而有多少人情的男子——夫——因之也頗善會維持主奴的關係，而不言分離。但這種婦女依賴主義的事實，漸次消滅，所謂真的結婚之靈的性質之

偉大的事實，明白確立，那妨礙眞的結婚之形式的束縛，也必次第崩壞，終至失其效力。

人們在深奧的戀之幻境裏，是要生出超現實的情感的，其結果，縱然是依一時的性的魔力之結合，也容易互誓永久的貞信；但在這個當兒，暗暗地聽見彼等的誓言，忽然把那個幕永遠閉住，而叫彼等吃了一個『呀！ 你們已經結婚了；你們兩人的生涯，從此終止，是怎麼樣也不行了』的當頭棒之法律的作用，實在是惡魔的。

男女結合，在將來的法律和習慣上究竟是怎樣的變化，自然是我們今日所難以預想，難以決定的問題；但那變化必定要得着比今日極其自由的狀態，這是很顯明的事。要之，完全的結婚，必須以『完全的自由』爲第一條件。戀之當事者，被驅於一時的情慾而訂約，而發誓言，乃是人的奧妙的感情之特徵；但是

眞的結合最好的方法，在乎不爲多少時期——一年間乃至一生涯——不變的誓言，也不訂甚麼契約。因爲契約往往靠不住，並且真正的愛情，不是存在於口頭或書面，乃是存在於各人的心坎，所以有形的契約，倒不如無形的沈默。不過這種理想的戀愛，是不容易實現的；而在這種理想的戀愛沒有實現——社會的習慣變化緩慢，婦女的依賴主義和奴隸生活還不得不暫時繼續的過渡時代——之間，某種形式的契約，或尚合乎時宜，只是那契約必須緩和難以解除的糾紛而適應男女雙方的要求。

在行契約結婚的時候，那契約上規定的條項，自然不必一也不能够一律；但最低限度的條項，便是離合自由。另外還有最重要的條項：萬一遇着離婚的不幸事，關於子女的養育問題，是一定要雙方爲同意的解決；如果子女問題，美滿解決，這就用不着法律了；我希望修訂法律的人，注意這一點。至於現行

的偏重男性利益的法律——給與夫以左右妻的身體的權利之法律——乃是極愚劣的法律，希望它早早廢棄。

關於兒童問題，所以須受公家——包含社會——的制裁者，因為兒童問題，不是夫婦間的私事，乃是社會的問題；換言之，兒童自身的利害，便是社會全體的利害。又對於『私生子』，也不可拘泥厭惡產生彼等的男女的俗見，而侵害彼等的權利；倘若產生彼等的男女，情願擔負做父母的責任，這時候所謂『私生子』的名目，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則應與『公生子』受法律上同等的待遇，更是理之當然；而現在的法律——尤其是社會——對於此點，並不注意。如果法律和社會承認『私生子』和『公生子』有同等的地位與權利，那產生『私生子』的男女，自然不肯放棄做父母的責任了。照此說來，這不僅是法律上的問題，也是道德上的問題。

從根本上言之：社會全體，要是不發生變化，結婚制度，是難以得着澈底的改革的；新社會勃興以後，那許多妨害健全的男女關係成立之種種困難，自然歸於無有了。

雖然，關於兩性問題的一切困難，不能說全是法律的所爲，人們對於性的問題，沒有真知識，真理解，也是一大原因：世間有無論在如何的有利的條件之下，總是牢守着自己的謬見，到底不能過幸福的結婚生活之人，不知道有幾多萬數；又有多少一方之愛情，縱然冷卻，而它方沒有離婚之覺悟，遂致演出家庭之悲劇的——受禍最利害的，便是女子，因爲她們不明白性的經驗，是人生運命過程中的一種，竟把它當作決定一生運命的經驗，所以一經墮入苦海，寧願吃苦，不願出來；這些人爲的悲劇，加上愚劣的法律的干涉，那悲劇就更其悽慘了。要想否定一切的壓制，獲得戀愛的自由，必須用苦痛作代價；而這種代價

所收穫的戀愛自由，乃是人間再尊貴沒有的東西！要之：戀愛，是人們應當學習的最後而最難的一課；而於某意味，它並且可以說是一切學問的基礎。恐怕就在眼前：諸民族業已脫却小孩時代，進入學習戀愛的時代了！

七 自由社會

最後再說一說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以補在前各章的不備。

在戀愛習慣之前，擰其身心的方法，可以說是因人而不同：有極肉感的戀愛；有極情趣的戀愛；有瞑想的，靈的戀愛，就有實際的，感傷的戀愛；有嫉妒的，獨占的戀愛，就有寬大的，自由的戀愛：簡直是萬人有萬樣的性質，萬人有萬樣的情緒。

從歷史上看起來，也是隨人種，隨時代而異其習慣：有把生殖器當作神敬

的；有舉行嚴肅的男女交接之宗教性的儀式的；又有崇尚禁慾，否定肉感，說這是昇天國的唯一之道的。概括言之：男女結合——結婚——一事，不論在何國，何世，皆神聖視之，而各有各的制度。在那些種種制度之下，婦女之地位，也是很不一致：在行羣婚制度的原始社會的婦女，具有絕大的權威；又在某種族行一夫一婦制度，却很賤視婦女；又在某一國，婦女得着相當的尊敬。

男女關係，既隨人性，國風，民俗而有樣樣的差別，所以要想製定一個嚴酷的，固定的法則，而斷定真正可尊貴的戀愛在這個特殊形式範圍以外存在不得，乃是極不通的見解。

我以為在真正自由的社會，對於男女關係的種種歷史的形式和習慣，是要一概承認而利用它的；但必定適度地把那些形式，習慣，加以變化。由過去的社會環境，向新時代的方面推移，轉變的結果，不外乎把舊有的風習，從黑暗引到

光明。自由社會的男女結合，簡明點說，就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而已；又所謂『家庭』之名目，也不存在，那時的『家庭』，不過是男女共同的住處罷了。

自由社會的男女，因為理解戀愛的真意義，並且常食純潔而清淨的食物，更兼肉體的大部分，也常在外面露着，而易得與佳美的空氣和日光相接觸，所以彼等的思想，肉體，都是純潔而清淨的。

古代社會的風習，在今日看着，雖然很覺奇怪；但大概都是以人類性靈爲基礎之自然的表現。這種自然的表現，後來雖是遭遇種種壓迫和改變，而在它的根底原有的人的性靈，並沒有消失；等到自由社會實現那一天，它便於幾千萬人的熱烈的渴望，呼喚中，割斷不自然的束縛，而活現出來。

或者有人以爲我這種議論，是提倡亂婚，而與我以前所說過的一男一女之永久的結合的傾向相矛盾，這是不曾思索的誤會。原來『由混亂到識別』，既是

所有的進化之唯一的通路，戀愛自然也不能捨此唯一的通路而另尋捷徑。人們最初雖選擇不出戀之對手，結局必能發見彼的永久的配偶者。在社會進化的路上，無意識的亂婚狀態，是不會有的。

更申言之：人類越進化，其識別力越發達，決不至把一時的性交，當作永久的結合；而那種一時的性交，也決不算甚麼過惡。在自由社會，戀之感情，雖隨人而互有差別；但是一生涯的友誼，必成為一般所公認的最滿足的形式，同時也要公認像如今那樣——必須二人永久地同食，同住，不然便不算夫妻，又男女關係只有正當的和犯罪的兩種——的刻板式的結婚制度，乃是不斷的糾紛和誤解的原因哩。

在自由社會，不但人們得着戀愛的自由，並且得着經濟的自由：現代巨大的機械力，成了共有物，如何的男女，也不給別人做役使的奴隸；而肉的營業，財

產結婚以及其他可使愛情頹廢的害毒都歸於消滅了。

戀愛自由與經濟自由，固然有連帶的關係，但與節制性慾——即戀之靈性的具體化——之關係，也很密切。申言之：眞的戀愛，是僅在自由社會完成的，而自由是僅在戀愛得着實在性的時候方能得到的；男女之性的關係，必須服從法律的因襲，固然是難堪的束縛，但人人如果單只做肉慾的奴隸，那也是不能逃脫的束縛；法律的因襲和性慾濫用，事實上是相依而並立着的：所以到了戀愛有實在性而把性慾作爲它的強大而順從的僕役時，法律的愚劣的干涉，才能絕跡，戀愛自由的社會，才能實現。

編者註：這一篇曾登載民鐸雜誌第五卷第二號，現在又略加修正了一遍。

新性道德論

——愛倫凱

要兩道是
的篇最她的
論文重的

戀愛與道德

個人的幸福和社會的安寧常常以戀愛為核心而起衝突。而現代的守舊黨對於這個衝突，不但不知道籌根本的調和方策，却要求個人必須成為對社會的無條件的犧牲者；彼等主張男女結合無論在一方的本身感受如何的痛苦，也絲毫不得弛緩那個結婚的羈絆；彼等以為離婚之害，直接是破壞家庭，間接是破壞國家。

這種因襲的謬說，遂使人生要務的戀愛以及與它相連帶的種種關係，悉受等量的影響。其唯一的謬誤點，就是認個人的犧牲為『當然的』了；但這個『當然的』陰影，是多麼暗淡？多麼悽慘？彼等却全然沒有看見。我們對於這種迷頑的人類，實在有提醒之必要；換言之，我們想把因襲的結婚和理想的結婚考察比較一番，以闡明它的利害。——但本論文討究的主眼，並不是『現代的結婚果

能够充分滿足社會的要求嗎』之間題，乃是『爲改善我們的種族起見，怎樣能夠發見比從來的性道德更其有效的性道德』之間題。

拙著戀愛與結婚的根本思想，不是說個人必須由戀愛獲得最大的幸福，乃是說要使個人的幸福有益於種族的改善以改善社會。

在戀愛與結婚裏，我會說過一生涯不變的戀愛道德之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結果就是活潑的生命力之浪費。彼等的活潑的生命力假若用到好的地方，是一定能够產出可以幫助種族改善之優秀的子孫的。固然社會上有許多惡劣要素，無論是如何的性道德，也不能阻礙惡劣種族的繁殖；但畢竟像現在通行的性道德的標準，縱然兩性間沒有發見甚麼稀奇古怪的事，也是到底免不了妨害種族之改善的。

從種族改善的見地說起來，法律上和宗教上的道德形式，都毫沒有反對如今

正在發展的新的性意識和性道德的理由。而且道德在它的本身上已經發見種族改善所需要的種種法則——即科學——了；又自今而後還要努力在這些法則裏尋找甚麼新的標準哩。這許多的新法則和性意識，是照我在以前的著作裏所指摘那樣地往往互相刺謬，各執己見。要之，我們須知種族是僅靠着由自然淘汰而除去遺傳下來的野蠻性和動物性而向上的。——不單只戀愛問題，人生一切問題，是俱當由種族向上的見解上去觀察的。

還有應注意的：無論是甚麼高尚理想，也不可拿這一個固定的理想，來供給我們的需要。因為今天的理想或不免為明天的更新的理想所破壞；而無限的人生要是只照着一個單一的軌道去進行，是實在可怕的。

拿着鐵鎚把叫做『犧牲』的石頭為人人都可以行走起見而鋪到街上的人，也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那街道的兩旁——從南至北從東至西——還有包含隨伴無限

陰影的人生的地球擴張着哩。對於這個千樣萬態的人生而主張一個單一的道德的標準——即一生涯不變的戀愛——的，真是至笨的事。

至於那些主張絕對解除性道德的羈絆的『自由戀愛家』們：乃是不知道人生是個深邃而不可測的東西，不是單純的固定體的人；是不知道人生裏面藏有爲我們所難以預想的人類界和人類界以外的世界的樣樣的花卉的人；是不知道人生之美就在於它的不可測度的地方以及人生的偉大就在於它能够超越乎人生種種的不可測度的地方的人。假若從一切的社會問題和習慣，幸福等及於種族的影響上以估量戀愛的價值，那麼，我們恐怕必須選定一種爲現在所不能求得的絕對的性道德的標準；這個絕對的性道德的標準，就是應當首先研究的問題。

根據這個理由和別的理由，我在戀愛與結婚裏，會說現代兩性問題的焦點，是在對於一方面的種族改善的要求和它方面的希求戀之幸福的個人之間——即對於

一定的結婚形式之要求和不管甚麼形式只須滿足其性生活的個人的要求之間——看出適當的平衡。由這種新的平衡展開的性道德，便是唯一可靠的性道德；它於種族，於個人，是都能够使它向上的。

性的問題，是我在戀愛與結婚裏所說那樣的人生問題，即社會幸福之問題；並且是與這個問題一比，則別的一切問題就覺得盡成毫無意味的問題之重大的問題。教育上，知識上，乃至宗教上的一切教化上的方針如果不以『人種的向上』為主眼，那收穫的效果到底免不了是皮相的。我們現在的生活是遵守過去的各時代的人們試驗過並且改造過的方法而行的，自不消說；但是更須依照這個富於試驗和改造性的淘汰本能努力以圖種族之向上。因為這個淘汰本能是天生成的，所以是很會識別關於種族繁盛的一切利害得失的。

對於種族向上最有效的自然淘汰形式的假定說，我已經在戀愛與結婚裏面提

出了。我又在戀愛與結婚裏說過關於遺傳之研究，新近更發見有許多應注意的戀愛之效果的事情。把遺傳給我們祖先的種種特質之種種結合認真地攷察一番，便很可以看出人生在各方面向更高的水平線進行的自然淘汰的法則，同時將這些法則弄成道德的結合——即以自然淘汰保持人生最善良的性質而排除最惡的性質——這確切是進化之一般的目的。

縱然迷信單一不變的形式爲進化的一個事實的人，無論他是個怎樣的冥頑者，想也不能不承認進化的過程中有好多決乎排除不掉的事實。由兩個細胞和兩個細胞的靈魂創造這個複雜的人類，又決定樣樣種族的樣樣結婚形式以及製出戀愛理想的生命力，這不過是在幾千萬年前開始的進化的一條連鎖裏面的一個環子而已。更從另一方面說起來：想着應把這個性的問題全然委諸自然的本能和感覺的滿足的人們，又想着要改善這問題應該委諸正當之神的本能的人們，這都

是忘却創造理想的人類之力已經在遠的古來成爲進化的一個事實和現在唯一問題乃是『怎樣可以把這個力弄成進化中的有益的一個勢力？』的事情了。

根據向種族改善方面努力的法則，我們應當先行建設由現在的肉感的戀愛趨赴人格的戀愛所需要的一座橋梁的理由，在戀愛與結婚裏，也說明白了。

戀愛與結婚一書，是爲那些想虔誠敬謹地去守護人生的賜物的青年們——即知道性道德的條項不是應在石碑上面書寫的，乃是應該書寫到血肉上面的青年們，和知道戀愛之高尚的幸福是人生奉事，而這種人生奉事的虔誠敬謹之度，是比奉事於神的還要強的青年們——著的；但是所謂戀愛的自由在何處終止，新時代的權利在何處開始之間題，乃是這些青年們應當各自去解決的問題。

關於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事情，我們少有所知，暫且不要深究，單說我們對於

現社會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條項：第一，父母的道德不應成立於結婚式場中，應在明白對兒童的責任的意志之處而成立；換言之，做父母的不問是不是合乎法律而生出的兒童，都應該由自己的責任去處理他。第二，男女雙方應持有同等的結婚權利。

假若社會同樣地保護一切的兒童，使一切男女皆能夠保證彼等的戀愛，那於現在正向兩方分離的靈魂的生活力必可以更結合到一塊吧。而實際上在今日：對於兒童生出的責任感，為世間流傳的什麼『嫡出』觀念弄萎縮；對於兒童養育的責任感，為世間流傳的什麼『私生』觀念弄萎縮了。

想把戀愛價值昇高的努力，不外乎是想使戀愛得着生命因而得着人生幸福之衝動；而這種努力，等到離婚自由，因襲的結婚制度告終之後，更必為強烈的增

進。非難自由離婚的人，往往以自由結婚的失戀做例證，這固然是事實；但是要拿這個事實作為否定依自由離婚而可以得着更美的戀的論證，是不成其為論證的。而且自由結婚的破壞，多半是因為受了社會環境的迫害。就是在現時，法律對於離婚，並沒有多大的力量，真能够防止離婚的，仍然是細膩的感情，優雅的性靈和同情心，所以拿自由離婚足以釀成男女放縱的結果的理由而非難自由離婚的議論，已經毫無價值了。要之：自由離婚問題，不是防止現代結婚生活的幸不幸問題；此問題之中心，乃在它的心理的效果次第成為創立一個美麗而尊嚴的戀愛生活之重要的力之一點。

這個證據，在過去不斷的努力中可以認出：以前父母在決定彼等的兒子——尤其是姑娘——的婚姻問題時，又在『我能不能得着戀之對手』成了唯一的問題時，所謂戀愛，簡直不帶一點靈質，彼等大部分的努力，盡都耗費到外部了；但在今

目，青年男女們當決定彼等的配偶時，是怎樣地發揮新的靈感和策劃？這事是有觀察彼等靈魂的特權的人們容易看得出的。具有最靈的素質的女子，於她將要選擇配偶的意志裏，是怎樣地顯出她的陶醉的狀態？明白點說，那女子在戀之夢幻境裏，萬一臉兒上注入男子的熱烈的呼吸，她的一片的芳心中所含蓄的漠然的情感是怎樣地因之而萎縮？這不是極明顯的事實嗎？不僅女子如此，具有高尚的氣概的男子，也是如此：他們常常期待心愛的人的出現；只是他們比諸女子，能夠更其迅速地抑止心裏發生的要求而已。

要之，這些少年男女們，是已經在戀之旅路上把所謂『自己犧牲』的危險狀態擲諸腦後了。一句話說完：自由開放之力，把自由的危險防止住了。

我在戀愛與結婚裏，曾主張對於戀愛，應照人們以虔誠敬謹的態度觀察人生

的時候那樣地把它放到更高的標準上面而弄成宗教。

歌德所說的『人生的目的是人生；戀愛，是一種的宗教；而且不單只戀愛，一切人生的靈的表現，創造和真理之探求，美的享樂，勞働等皆是宗教』之話，無論對於何人，皆是真理。元來這些事情，是隨其關於人生的程度而具有成為一個宗教的必然性的；換言之，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生的向上爲唯一而適當的神聖的目標的。而崇拜這種人生的宗教的念頭，因時代的進步而更加旺盛；這種念頭越旺，那時代就比前時代越進步了。

人類在發見種族保存的某種方法以前，兩性關係是毫無可疑的人生的起源；更照進化論的說法，則兩性關係乃是一切人生向上的出發點：因此，必須使性道德的觀念調和人生向上的要求，散布一個神聖於性的王國的全土；因此，人生應當以戀愛爲尊貴的對象。所謂戀愛，不是單只創造一個新的人類的意味，乃是

說人類必定經一番神聖的戀的陶冶，那人類方可次第擴大其靈魂——成一個具有優雅的感情，美滿的人格的人——哩。更申言之：戀愛的要義，不是僅僅爲人類生出新的人類之衝動，乃是使人類的兩性依戀愛而爲更親密的結合，同時使彼等的兒童們憑藉父母遺傳下來的戀愛之力——在人生裏面跳動的戀愛之力——而弄成高尚的。這個理由，無非是因爲人生與戀愛是在相密接着的。所以否定人生的宗教，以爲戀愛是極可怕之敵；而肯定人生的宗教，不但以它爲促進文化的媒介，並且認它爲確立進化之神聖的衝動。

戀愛並且與文學，藝術，法律，勞働，宗教等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爲這些——文學，藝術，法律，勞働，宗教等——的職務，都是要貢獻它的理想於戀愛的。人們多以爲大的宗教的情緒，是最容易感受的；但這與事實的距離，是再遠沒有大的；宗教的種種情緒，是僅在由大的戀愛而感受深奧的影響的人的心裏發生的。

並且人的性靈是在從種種大的感情之統一的時候大起來的，所以理想的戀愛，是常常擴大它的力量和權能的。

在現代——以戀愛爲人間最卑俗，最可輕視的時代——以上之說，恐怕是誰也懂得不得的。就連知道戀之意義的人，也恐怕想不到甚麼時候兩性關係要與今日全然改變的事情。人類在以『人道』爲標幟而進其步驟時，應當首先考慮的，就是戀愛和戀愛的正義；因爲如此才能達到極高的『人道』境域哩。可是許多人——包括極有學識的人——不但不明白這個真理，反以我們所提倡的戀愛教育和戀愛道德爲人生的一種蠱惑。彼等的誤會點，就是把高唱戀愛的人生價值當成逢人勸告他爲戀愛而忽視別的一切人生價值了。

懷着這種誤解的人們，是不會知道宗教是僅在使人由戀愛而神聖化之處而成立和靈魂之要求宗教，是僅在戀的時候之事實的；彼等是不會知道戀愛在一切情

感裏是最能够擴大靈魂和戀愛到達最高的境地時，便把靈魂與感覺，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生活統一了，以及戀愛是在多種多樣的薔薇之葉羣住的一個極大而極神秘的薔薇花裏包含着的雌蕊似的事實的。

彼等對於待決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努力，好像是一遇地震立即倒壞的砂上的建築物；彼等對於社會施行的教養力，也好像是從含有毒素的泉源裏遞出來的河流；其它在人生範圍內的種種事業，更都呈出從枯樹之根生出來的現象：這都是因為彼等不知道上述之事實的結局；而在不以宗教的虔誠敬謹的態度對待戀愛而認它為人生唯一美好的東西以前，這種惡劣的景況，恐怕是要繼續的。上述之意味的戀愛，就是對於社會創造確固的基礎，純化它的泉源，培養它的根本哩。凡是到過大都會的貧民窟的，恐怕誰也沒有敢說如今把社會問題論的過火的膽量。但戀愛問題，在現代是通所有的社會階級的貧民窟；對於這個極顯著

的事實，就連有思索的人，也常常說『對於戀愛，沒有那樣地論的必要……把戀愛看的太重了』。

某詩人曾說『現代貫入耳朵的不幸事，盡是正在沒有辦法的結婚的悲劇和戀愛的浪費』之話，是確實的。

當人道的思想家指摘從兩性生活的種種罪惡和種種病症裏生出的社會的荒廢而談新的性道德時，聽的人實在少極。元來這荒廢乃是在遠的以前就把社會的良心泯滅了的可驚的荒廢；所以有不知道社會荒廢的本源是在否定乃至不覺得戀愛的人生價值之處而發生的人，是不足怪的；又縱然教給彼等以數不盡的人生的種種障礙是基於同一原因的道理而真正了解的人，簡直沒有，也是不足怪的。

彼等也很精密地從各方面蒐尋能够證明現代結婚的價值的說辭：彼等儘力多多少地計算由疾病和自殺等而起的死亡率或是犯罪，已婚的比未婚的多的事情；彼

等更例證兒童的死亡率和犯罪的，許多都是由不正式的苟合而生出來的事情；彼等又在另一方面把離婚，自殺，犯罪的原因悉歸咎於戀愛。雖然，彼等却忘了統計爲社會的狀態和父母的偏見妨害住戀愛結婚或是爲男女的一方有意地強制地，爲金錢，爲『義務』，爲『犧牲』而把戀愛中止住，因而過長時期的獨身日子，因而發狂，因而自殺，因而犯罪的人們了。

的確在現今那做父母的把『不可考慮自己的幸福，必須考慮他人的幸福』的犧牲觀念教給姑娘們的事情，是比以前的時代少了。上述的觀念，更換言之，就是女子應當對於父母選擇的男子，給與幸福，而她自己選擇的男子，却不可叫他享幸福。這全是可笑已極的愚見。但是對於這個真理，至今還有持曖昧的觀念的。所謂真理：就是兩個男女的戀愛幸福，是社會幸福的中心的要素；彼等的中心義務，即對於彼等戀愛的義務；彼等要是能够首先履行戀愛的義務，則

對於別的義務，必能夠更其好好地履行；戀愛不是與義務相矛盾的，乃是結婚條件中的第一而最大的義務。

大多數的人，默認在戀之道路上橫着的許多障礙物；並且絕不考察人民全體是怎樣地爲戀愛的祕密鬥爭而耗損其精力；也絕不考察一切未完成的事務和精力，在開始的時候，就被阻害住它的發達，或是在將要發展的時候而忽然被阻當住去路，或是以後縱然還能得着發展的機會而想努力進行，但因爲一再遭遇挫折，遂致難開滿足之花，只好縮短目標的事件，是怎樣地多！要之，這些都是從不幸的結婚生活裏生出來的；這可以說是人生精力之社會的浪費！假若把戀愛應當與別種事情同樣地有認真研究一番的必要教給青年男女們，或是青年男女們自己覺悟戀愛的重要，與對於別的生活的要求同樣地努力由社會方面取得戀愛的權利，那麼，這種精力之社會的浪費恐怕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如今有致慮及此

的人嗎？

世上誠然有好多不覺得戀愛的幸福而尙能過適當的美滿生活的人；但是這些人如果感得戀愛的幸福，則必能够過更其美滿而對於社會更多效益的生活，這是一定的。又在另一方面，須知有好多爲不得結婚或是結婚而感情冰結因而陷於不幸的境地的人，——所以得着這樣的結果者，無非是從舊社會中人把戀愛的人生價值看得太輕，太小之處發生的原因。

我們要是到了認戀愛爲『種族繼續之神聖』的當然的結果，而以虔誠敬謹的宗教的態度去處理它的時候，那社會的一切有益事業，恐怕都要弄成理想的了。我想着社會越能够承認戀愛不是人類墮落的原因，乃是人類幸福的手段，越能夠逐漸減少人類墮落的數目。

我所說的戀愛，是把人生無限的諸相現示於男子的人格的戀愛，決不是沒去人生諸相的游戲的戀愛。只是不知道戀愛足以喚起自己和它人的存在的不能測度的感情之男女，至今還有甘心閉鎖於肉慾的牢獄裏而不肯脫出的；不要說什麼人格的戀愛了。所謂人格的戀愛乃是不論在任何的時候和場所——縱然是歡樂的瞬間——而一樣地對於它人人格的尊敬。能把身子放到這樣的戀愛缸裏浸染過的人，其人的情感是不會不精細，不會不偉大的。

人格的戀愛，要是到了能夠創出蘭斯肯所說的『國民的真富』——即十分健全美滿的幸福的人類——的時候，那一向在這世上存留着的人生根本的糾紛之一——橫於男女間的糾紛——是可以調和到一起的；而別的許多苦痛的糾紛也同時和解，於是人類便昇到最高的人生區域了。現代不過是昇上這個最高區域的一個階梯，自不待言。

戀愛在現代必須獲得從來被世人輕視的名譽和尊貴；因為人類是隨戀愛的進化而進化的；換言之，人類是靠戀愛而向次一個時代遞傳人類的肉體和精神之力的。戀愛越能够把男女結合好好地，多多地密接住，而這個肉體和精神之力，是越能夠保持它的高尚而優美之均勢的。

戀愛在它的進化之路上，如今已經有成爲調和男女兩性之一個重大要素的趨勢了。如今的男女相互辦理一切社會事業，這是我們所常見的；不過彼等的相互作用，大概都是單純的機械的結合。今後最必要的，就是能夠促進男女兩性之精神的——即有機的——結合。

兩性之有機的結合，簡單言之，即兩性精神上之協力合作；而在這協力合作裏面，有爲女性的最大的而且是必然的職責，就是做母親的事情——創造具有肉體和靈魂的人類的事情；乃是女性萬萬不可忽略的事情！而爲適當完成這個職

責起見，女子在今日所應當趕緊努力的，就是要求與男子同樣地獲得人類的種種權利——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利。

休拉耶爾給與婦女的十戒，是婦女們應當遵守的；並且是翻造人生的要道。十戒裏所含的意義：

『你在一个戀人以外，不可有戀人。你在與你的朋友交際的時候，不可賣弄姿首而買其歡心。

你必須實心實意地愛你的丈夫。

你不可污了你的戀愛之神聖。

你不可訂定極容易破壞的婚約。

你不可希望爲沒有與你同程度之愛的男子所愛。

你不可效法現今的野蠻的風習——即華麗的裝飾和虛偽的言行。

你不可不求學問和名譽。』

爲妻所愛的夫之人格和爲夫所愛的妻之人格，與未來的人類之創造和養育上有至大的影響，所以必須溶合到一起。申言之，必定把兩個人格溶合到一起，這才能够產生偉大的人類；這才能够完成文化的生活哩。

* * * *

由戀愛而得到的幸福，不僅是個人的幸福，乃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因爲戀愛的價值，不是個人的，是社會的；所以個人的戀愛標準越高，社會的全體也就越高了。

幸福的意義：乃是一切大的能力之完成；而且是想滿足比次回的完成更大的要求之不斷的期待。換言之，幸福是不斷地趨向高的境域而愛，而勞動，而思考，而苦，而樂的事情。這個高的境域，有時依好機會而到達；有時依不好

的機會而到達；所以幸福之最深奧的意味可以說是通過人生種種運命的人生的向
上。這種意味的幸福，是對於認『人生之目的是人生』的人之唯一的義務。

上述的意味——應作為義務——的幸福，更可藉幸福之一個大的價值——即健康——
而說明之：在中世紀，則人人因飢渴，污穢和別的肉體上的苦行，遂把身體弄衰
弱。彼等把疾病和飢渴的原因，完全委諸天命，不去管它；像如今的衛生觀
念，彼等是絕沒有的。認健康為天命，便是中世紀人們的義務；把科學的結晶
容納到健康法之範圍，因而疾病減少，生命延長認作社會的義務，乃是今日的
事。人們都已經知道為自己健康的幸福而努力，是自己的義務，是自己的權利
了；換言之，對於因襲的健康和幸福的思想，如今是全然顛倒了。

未來的時代，顛倒現在的戀愛觀念——即妨害人生的戀愛觀念——恐怕就像現代
顛倒於人生有害的中世紀的健康觀念吧，——像阻礙健康的法則一般阻礙戀愛的

法則，到那時候，恐怕是沒有了。要之：各人把自己的戀愛認成對於自己和社會之大的價值，並且是當做的事，以及對於這種幸福而努力不息爲各人的義務和權利之大真理，乃是無論何時也不會變的大真理！

* * * *

福爾斯特博士，對我上述的主張曾爲一番的批難。從博士的基督教的禁慾主義的人生觀看起來，他的批難是當然的。元來照禁慾主義者的說法：遵守因襲的法則和宗教的權威，乃是社會進化的唯一之道；苦行和犧牲，是自己成長的最良條件；換言之，要到達更高的進化境域，靠情熱寧不如靠苦行。戀愛的要義，是誠實和忍耐。只有這個誠實和忍耐可以解放深奧的靈魂之力而使人神相結合。

從禁慾主義的人生觀看起來，這種見解就是我剛才說過的當然的事；但是以

『人生的目的是人生』的人，則認肉和靈是同樣地可尊敬的；彼等知道世上有與不道德的荒淫程度相等的不道德的禁慾主義；彼等並且知道由戀愛結合而生出兒童的時候，則人性必定報答那戀愛男女的情熱，而以極活潑的天稟給與那個兒童的事實。

我們現今的重要事就是忠實地研究人性，明白了之後，再使它與我們的福利觀念相調和。以反乎人性的道德觀念而壓迫人性，是決乎不可以的。

極美的戀愛境域是由戀人雙方相互的克己作用才能到達的；這種相互作用，乃是在『戀愛和做父母的責任』成了兩性間的唯一條件時所發生的必然的結果。我們應當把這種相互的克己作用和『戀愛和做父母的責任』教給青年男女；萬不可再提倡『犧牲』。

雖不是正式結合，也應該承認她的做母的權利，就是根據這樣的道德觀的。

質言之，不管是否正式結合，而拋棄做母的責任，皆是罪惡；不管是否正式結合，而履行做母的責任，皆是神聖。

犧牲自己乃是罪惡；而犧牲它人也是罪惡：我們爲阻礙這兩種罪惡之發生起見，所以要提倡含有正義的有責任的自由結合；排除以『制度』爲基礎的舊倫理觀念。

舊倫理觀念顛覆的時候：美滿的性道德，遂建築到人類靈和肉的上面；父母對於兒童，以及遺傳給兒童的特質，便成最重要的條項了。舊倫理觀念顛覆的時候：禁慾主義，不是說就不必要；不過在幫助人生發展的範圍以外，它是不必要的。舊倫理觀念顛覆的時候：一切誠實，不但不會失去，並且那誠實成了戀愛的要素，男女兩人都知道『誠實』是培養戀愛使它得着充分的成長和發育之唯一之道了。

靈性越發達，那靈性所要求的，越不是強烈的肉感，乃是強烈的靈感；換言之，靈性發達的人，是知道制慾爲人生修養的要件的。更申言之，人們要是能夠極親切地極優美地去戀愛，自然能够得着由那樣的戀愛而享受最大幸福的經驗，是不肯自暴自棄的。

要之：新的性道德不是靈和肉兩相敵視的，乃是以調解靈肉之間的糾紛爲目標的；而這種目標，是僅依眞的戀愛才能到達的。

* * * *

批難我的性道德的主張的人，讀到戀愛與結婚最後之一頁，立刻就知道那是一種謬誤的批難。元來這種批難，乃是時常對於凡是提出何等新的主張者之照例的批難！根據心理的或是法律的見解，而懷疑我的主張，或者還可以。但不論那一個，要是以我要求解脫羈絆的理由而批難我，恐怕是不能够的。因爲

這種羈絆，是好像綁着小樹的麻繩那樣的，不是支持着老木不叫它倒的鐵箍似的東西！

婦女之道德

『法律對於僞造銀行票據者處以絞刑，這為維持社會安寧，是必要的；但僞造戀愛者——即不為戀愛而與自己的不愛者結婚，反於『家庭』名目之下組織家庭者，——哦！像這樣的人所犯的罪惡和它及於現在，未來的無數的惡結果，比較僞造百萬元的銀行票據者，不是把尤其可怕的許多不幸傳播於世間嗎？』

——阿爾姆基斯特

現在把對於一般社會——尤其是婦女社會——所信奉的道德上的獨斷說次第反抗起來的新道德的概念，用最簡單的形式說明之，似乎就盡於下面的幾句了：

『縱然不是遵照成規的結婚，只要有戀愛，就是道德的；沒有戀愛，無論何種形式的結婚都是不道德的。』

反對這種新說的人，大概都是擎『提倡這種新說的人只知道認兩性關係爲人生的中心，認戀愛爲兩性關係的中心遂致忘却道德和法律上的種種義務和情感』做根據；可是彼等並沒有想到除了『生存競爭』以外還有比『人類產生的原因』更能夠深刻地貫徹我們的全身的事情嗎？

輕視兩性的意義和兩性關係上的戀愛之意義的，乃是在這兩性關係裏所包含着的因襲的道德；但照我們看起來，那些『道德』却產出可以說是最不道德的一切不道德。

像我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所想那樣地，以故意裝着不知道性的關係爲女子應守的所謂『貞潔』之唯一條件，老早我們就不想它了；因爲她們所說的貞潔，是一點也不和感覺接觸的意味，而我們乃是信仰喬治散德的『不以感覺背反性靈，也不以性靈背反感覺』之貞潔觀的：這種貞潔是從白熱的火中鍛鍊出來的鋼鐵似

的；是可以做建築家庭生活之幸福的基礎的；那以性靈背反感覺的貞潔，好像新降的積雪，是會立刻溶化了的。要之：貞潔確是神聖的東西；但它是與真的戀愛同時發達的。

因為喬治散德和阿爾姆基斯特諸位文學家的不斷的努力，如今業已使世人對於這種新性道德的觀念——這個產生未來人種的大問題——動起純潔的良心了。我相信：不久就看見無論是個肉體怎樣優秀的女子，沒有戀之經驗斷乎難做母親的事實；不久就來到由戀愛而造成的母親，才算真的母親，以外的盡是假的母親的思想；不久人們就覺悟『子孫神聖』的必要和種族健美的法則，遂把爲肉慾，爲忍從，乃至爲什麼『義務』而成立的婚姻，一律看做阿爾姆基斯特所說的『僞造人生最高價值的罪惡』；不久人們就覺悟因襲的性道德的觀念——即使夫方支配妻方的人權之性道德的觀念——乃是未開化的蠻風；不久人們必明白誰也不能保住他

感情不變化，所以結婚生活萬難再過的時候，那結婚生活，便算告終，而仍然死守誓約，乃是對於人格的侮辱之道理。只是這樣的性道德的觀念，在起初是定要毀壞許多虛偽的婚姻，自然要感受多少的苦痛，是不可避免的。要之：體得這種新性道德的時候：人類方能超出奴隸和愚頑乃至在神聖的名目之下而墮落的狀態；方能解脫『與一夫一妻主義同時公認賣淫』，『呼沒有與男子正式結婚而生子的婦女爲淫婦』，『由沒戀愛的正式結婚而懷買她的男子的種子生出兒子的婦女卻受社會的尊敬』之重重的鎖練。

在這種新性道德的觀念沒有樹立起來而見着效果之間，那結婚生活的標幟，是決不會昇高的。

又在新性道德的觀念裏頭，有兩種絕對不同之敵：一種是因襲的道德之信奉者；一種是誤用『自由戀愛』名目的濫愛者。

第一種的人，以爲獨身是男女兩方皆難辦到的事；又主張兩性結合之要諦，不是戀愛，乃是『義務』；更說純粹的戀愛是不接觸肉感的戀愛。

這種道德觀的主唱者，用盡彼等所有的方法，想把新近飛騰起來的氣燄消去；想把燃燒正利害的炭火熄滅；想把表現於近代文學和美術上的赤裸裸的感情一概抹煞。我們如果不對彼等加以攻擊而任其謬說流傳，恐怕我們的近代藝術將要衰頹，遂致還要見着趣味和靈魂的墮落哩。

『自由戀愛』的妄信者，是免不了放縱之罪的：彼等對於戀愛，不但不尊重熱情和謹持，卻以熱情和謹持都是沒道理的東西；並且懷着人性是可依偽善而左右的妄想。彼等以爲永續的戀愛，乃是一種的幻影而不能實現出來的。這種放縱之徒輩，與因襲的道德家們的價值是同等的：一方是本能追求，一方是本能抑壓，兩種思想的究極，不過招來人格破產和中世紀的禁慾主義的復活而已；是

都全然忘卻人生之現實的。

彼等忘卻人生現實之一個理由：畢竟是在他等不考察人的心性和戀愛之關係以及戀愛上的兩性調和的意義裏頭胚胎着哩；另一個理由，是從他等想把女子也弄成像從來的男子那樣的毫不受道德拘束的放縱者，並且忘了因放縱而生出的種族的繼承者的苦痛，又絕不知道世間有嚴守如果不能得着決定生存的戀愛，甯可以過孤獨生活之少的，老的婦女之存在之處而來的。

要之：戀愛的完全性和永續性，早為有教養的男子——尤其是有教養的女子——認成必不可缺之偉大的生命了，——至少吸引了日耳曼民族之血的女子，是厭惡『自由戀愛』的；她們所以不歡喜『自由戀愛』，從心理上說，不外乎是渴望完全的戀愛。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自由戀愛』和『經過法律程序的戀愛』，都是毫無意味的話；因為無論是

怎樣的外部的命令，也不能使戀愛生出自由，或是把戀愛抑壓住。戀愛之真的自由，也與別種感情一樣，乃是爲甚麼心理的法則制限着的；如其不然，那是沒有可稱爲『戀愛』之價值的。更申言之，戀愛恰似人們的容顏，是個個千差萬別的，而在那千差萬別裏頭，卻含有某種普遍的特質——即把千差萬別的容顏弄成人的容顏之特質；戀愛的種種感情，也與這種特質的作用一樣，是從一定心理的法則上生出來的。而不論如何時代，人的容顏和人的戀愛，是常被人看做極尊貴的典型的。

某丹麥文學者，論這種最高尚的戀愛典型，曾力說以進化做基礎的生活概念，決乎不致弛緩兩性關係的道理；又力說戀之感情怎樣地與它種感情同樣，是從個別的，游移的，無形的狀態次第進化到共存的，確定的，有形的狀態，以及怎樣地從單純的種族繁殖的男女關係而變成人格的戀愛。原來這種最高尚的戀

愛典型，是存立於在道德和知識同等的兩性之間的；而如此的男女，藉如此的戀愛，遂得合到一起而完成各人的自己：詳言之，這種戀愛，乃是使男女兩性相互混一，相互獨立，相互完成，相互發展的戀愛；並且是具有一個人只應該要一個對手和一生涯只應該辦一回的可能性的戀愛。

詩人般生，也把丹麥之文學者所說的這種思想，用極簡單的話，表明出來：他曾述說對於戀人『覺得自己成了兩倍』之心境；又說『像這樣，才算戀愛，以外的一概不是戀愛』。有這種感情，便可以解放人格，保存人格，並且使人格得着強固的基礎，更足以啓發崇高的行爲和天才的事業，而與那些虐待人格，使人格分裂，使人格損壞的逢場作戲的肉的戀愛是全然相反的。

這種偉大的戀愛，是有超越一切之權威的；並且是可以把這種權威樹立到生活上面的。

認這種戀愛爲兩性結合的道德要諦的人，那外面的種種鎖練——如習慣和法律等——恐怕就沒有再爲彼等所垂青的價值了。法律的結婚，雖然不盡都沒有希望；但它是不會生出甚麼戀愛之神聖感，單只承認那是一種的男女結合而已。就今日的社會狀態言之，要想把最高的戀愛典型，作爲性道德的規範，實在不是容易的事；但戀愛未必要結婚；而結婚一定要有戀愛之自覺與把離婚當作離婚去做的自覺，是已經成了明白的自覺，而爲現代社會一部的人們所公認了。因此，強制着意志相反的男女住到一塊的法律之廢止，不過是時間問題；而所謂戀愛自由——決不是『自由戀愛』——的境地，是可以到達的。

社會進化，人類一切制度和思想也都遂着進化：今日所看作道德的，在前世紀或做夢也夢不到；而前世紀看作道德的，在今日卻是極不道德的：這個原則，我在先已經說過了：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何可勝數！所以我們要想考察在一切

制度和思想的崩壞改造之間所存的聯係和得失，是必須具有歷史的知識。又用高遠的眼光，去觀察人生的核心，更是我們最切要的事；並且能夠觀察人生的核 心，正是真的詩人的特色；就是我們不論在怎樣的時地，都應該懷着除舊更新， 改惡求善之優美的觀念。關於婚姻問題的新觀念在處分婚姻問題的文藝作品和 個人的糾紛裏，乃至那糾紛的結果，如今業已次第明瞭地表現出來了。其實， 婚姻問題的新觀念，大概都是在婚姻問題的種種糾紛裏孕育長成的。照今日的 社會狀態說起來：有多少人因為最初把不能得着夫婦信愛的念頭，放在心裏，遂 也不去努力以求那個信愛，而終於離婚。另外以極複雜的心理的理由而離婚 的，也是很多：比方兩個男女，在年齡很幼的時期結婚，後來兩個人的心性，逐 漸向全然相反的方向去發展，這便是一個離婚的理由；反之，在年齡很大的時期 結婚，心性之差異，早已強固而不能變更，遂使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陷到十分

困難的境地，這又是一個離婚的理由。還有一層：近代人的感受性，一天發達一天；同時彼等更認真的同情爲人生歡喜之極大的泉源：所以在一家中波及於各人之心理的，肉體的種種影響和印象，這於各人的快與不快，調和與不調和，大有關係；而這種影響之於結婚生活，尤其利害。要之，看出結婚生活的色彩，不是單純的原始的色彩，乃是帶着『幸和不幸』之複雜的色彩，這在近代人人之間，乃是最發達而最熟練的知識。

更有一個不可忽過的現象，就是婦女感受性之顯著的銳敏：她們深感現代結婚的不調和；她們深感婚姻自由的必要。因此，現在的結婚生活如果不順應這樣的男人——尤其是女——的感受性而加以改變，那結婚生活的前途，是定要愈見其不調和的。

上述的種種理由，成了結婚破壞的原因，自不待言，但在另一方面，那美麗

的情感創出親密的戀愛，也是事實：有男女雙方發誓如果一方要離婚，就毫不客氣離婚的；也有不經甚麼法律手續，單憑相互同情，相互扶助而獻身地過所謂共歡喜其悲哀的生活的；另外信從單一結合的原理，而實行與單一結合的原理全然相反的『自由戀愛』的，也不在少數：照此看來，我們可以得着凡是能够決定一切的東西，不是主義，乃是各人的本性之結論；換言之，人的本性對於一切的改革事業是具有偉大的權力的。

因為人們各有其不同的性格和環境，所以要想把那些複雜深邃，多種多樣的兩性結合，納入一個倫理的模型裏，換言之，以一個道德的標準作爲萬人適用的道德的標準，這恰與兒童在小水桶裏想像那波浪起伏的大海是同樣的至愚的事。

做人類生命的戀愛，我們是願意只好把它當作甚麼科學也不能說明，甚麼理性也不能支配的一個祕密的。但我們是相信未來的男子的情感，必定比現在精

細，而對於這個祕密是不肯輕忽的；並且他們是定能夠過美滿的戀愛生活，而把輕薄的同情或虛榮心排除的。固然誰也不能明確豫測戀愛改革的結果，但可以明確豫示的，乃是新的戀愛觀念決不致變成荒淫，因而危害人類之前途；不特如此，甯可以說這種新觀念實足以使戀愛幸福之獲得，更其困難；或者還要使一部分的人們陷入孤獨的境域：可是因此遂自然而然地把人們引入各得其所應得，各失其所應失的戀愛境域。

把靈魂的微細的陰翳和本能的奧妙的振動銳敏感受的戀愛——包括一切的美，含蓄一切的熱的戀愛，——如今已經成少數人的體驗了；而且這種少數人的體驗已經成多數人的共同的景慕，共同的目標了。又這種體驗和景慕在現代文學上早就成重要的題材，同時一般文學家們都從黑暗深沈的空氣裏認出一線的曙光了。

從黑暗到光明的條件之一個，就是婦女必須要正直並且能够以誠實的態度領

受男子對她的真愛；另外的一個條件，就是不可固守『處女的貞潔』的舊觀念。——至於偉大的文學家們既然能够給我們指出光明的路，那我們便應該認彼等為『有力的愛神』以信奉它；信奉『有力的愛神』，就是我們的唯一的『義務』，唯一的『道德』。

消極的理想——如基督教的人生觀——對於青年男女，是沒甚麼用處的；縱然暫時保護住彼等，是終於不能保護的。具有抑制獸性的能力的，乃是高尚的情感；這種情感，是與本能同屬於人生範圍之內的。

要之，結婚生活乃是人生的中心生活——即發展身心的必要條件；我們自身的幸福和我們的繼承者的幸福，都是隨着這個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到未來的時代，戀愛是要被人看做為人生最微妙最尊貴的東西的。那時候的結婚，便是今之文學家們所說的兩個相思，兩個靈魂，兩個人格之密切的，深奧的結合；

而因男女兩人相互扶助，相互提攜，相互理解的結果，是必要給人類創出一種新的宗教——即幸福教——哩。

今之世人對於上述的兩性結合的能否實現，還有懷着疑念的。彼等以爲那樣的理想境地，是少數以外的人決乎不得到達的境地。

這話固然也對；但我相信多數平凡的人，是常在某種的距離而慢慢地照着少數不平凡的人的步道而進行的；現在的平凡的人所準據的生活觀念，有連前代的少數不平凡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即如結婚：專憑父母權力的結婚，不是已經稀少了？這種事例，舉起來還多着哩。所以我相信少數不平凡的人的要求和奮鬥，次第就變成多數平凡的人的要求和奮鬥了。

處到這樣組織不完備的社會，則爲兒童們起見，勉強保住因襲的結婚形式，

或者也是『種義務』；但要說這種義務，乃是人人應當遵奉的義務，是沒道理的。

如今的人們，只有分別隨各自的境域而爲兒童，爲夫婦之計，對於已經在兩人的
心裏崩毀了的結婚生活，講種種救濟之一法好了。我相信世人否認現在的婚制
越早，那結婚生活的發展越有希望；因爲世人否認現在的婚制越早，那專由各人
心性而維持結婚生活的條件的成立，自然也就越早了。那時候的人們，便知道
能夠使結婚生活永續不斷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了；而在迷信法律和習慣的權能之
時代，這種經驗是萬難得到的。

次第進化的戀愛關係，不用懷疑，是要弄成『單一結合』的。但這種單一
結合，在將來自然也是與現在一樣地不能保住沒有變化；只是那變化的結果，必
不像如今那樣的悲慘和苦痛，因爲人們都明白『自由』的要義而一離一合乃是應該
的事情的道理了。

男女二人相互做自己的支配者；夫婦關係，無論在何時，何地，皆依兩性的意志而維護；可結則結，可離則離，不受任何權力的拘束，也算不了甚麼得失；到了這種境地時，戀愛才能現出它的真形哩。

在沒有得着眞的戀愛幸福以前所得着的苦痛，乃是幸福——即自由——之最初的效果。幸福的前途，雖是遼遠，但我們必須鼓舞勇氣，努力行進！——必要的，是勇氣！——這種幸福，不久就要依如今漸漸勃興起來的『一切價值的再估定』而得着一切價值的最高位置哩。

時候來到，我們爲求幸福而苦悶，是無意味的！我們只有在苦悶的地方，儘力去做，這才能够得着新生命哩！

編者註：以上兩篇曾登載民譯雜誌第五卷第一第二兩號。但是太直譯了：愛倫凱式的長

差不多有一兩丕基長一的句子，實在不容易理解，所以現在又重新修改了；有好多地方都

意譯了。又前篇有幾處應該分段，就把它分了一分。

這麼一來，字數和形體雖然與原

文有些不符，可是好懂的多了。

現
代
結
婚
生
活

——
倍 倍 爾

這一篇是從
「婦女論」第二
編中選出的

一 機械的物質的結婚

基礎的

機械的
結婚

現代的婚姻制度，一句話說完，乃是現代的社會組織的結果。這種依據財產私有制度的結婚，許多都是不得已的結婚，生出許多的害惡；因為這種結婚是勉強遷就的，不是以戀愛為基礎的。

穆勒曾指摘現代的結婚，說『是法律所認許的唯物的奴隸制度』。照康德的思想：男女結合，人類才得完全；人類的健全的發達，全靠兩性的健全的結合。性的關係，固然離不開肉體的滿足；但人類是高等動物，於肉體的滿足之外，還須要與對方圖精神的調和。男女兩人的精神的調和，不單只可以使彼等自己的身心得着健全的發達，並且可以使彼等生出的兒童感受極好的影響；如果

缺乏精神的調和，那性的關係便成了機械的，下等動物的了。——現代的無數結婚，距離這個理想着實遠得很，所以安領曾說：『我們所看見的結婚，實際上都不是以相互的愛情和尊敬為基礎，乃是下劣的，可鄙的；我們對於休列克爾說的「一切的結婚，簡直盡與蓄妾無異；就是那最佳的，也比較二人結合成了一體的理想真的結婚差得多』的話，完全同意。』——這與康德之說是一致的。

結婚問題既如是其要緊，所以將要結婚的男女，應當明白對方的性質是否適合上述的目的。但是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排除一切的利害觀念，而在現代社會，是很難以辦得到的；因此現代的結婚，都成『機械的』『下劣的』了。

好多人所引用的『婦女的地位，是測定民族文化之最良的標準』的話，我認為是很正當的；但若是根據這個標準，那麼現代文化的程度，還是處於低級，因為現代大多數的女子受男子的束

縛。而成了他們的附屬品。

現代的結婚，已經完全成了物質的對象；以前無論那個時代，也沒有像如今這樣用寡廉鮮恥的方法，公然在市場把婚姻大事當作單純的金錢交易的；但這也並非無故：因為現在是貧富不均最利害的時代，人們的苦樂都不能一致：一個人喫飽，十個人餓着；一個人得享無限的愉快，千百人受盡所有的慘酷。人們自然都想到幸福的境遇，因之不得不採取應有盡有的手段。而最簡單最容易的手段，就是『金錢結婚』：一方面可以滿足金錢慾；它方面更可以博得地位和稱號：所以這種結婚，又叫做『政略結婚』。結婚的『神聖』，遂被這種商行爲和政略污漬了。至於因商行爲和政略相結合的男女，表面彼此尊重，裏面各幹各的，乃是通例。

稍大的歐洲都市，皆有資產階級的人們爲選擇配偶而設的定期會合的場所；

這種場所，可以叫做『結婚交易所』，因為彼等所幹的事與交易所是一樣的——以虛偽詭詐的方法，做投機徼倖的買賣。那裏的顧客：有希望夤緣名門博得爵位的軍人；有因酒色過度，健康破損，想入結婚生活，使女性做自己的看護以修理破損的健康的蕩子；有勢將破產或說不定甚麼時候就進監獄而希圖借結婚援救的商工業家；有想陞官發財的官僚：這樣目的之結婚，對於未來的妻，只要她富有金錢，其餘一概不成問題；換言之，金錢把所有的害惡，所有的缺陷都消除，都補足了。法律上雖有處罰做賣淫的媒介者的規定；可是對於爲自己利益而使彼等的子女作無愛的夫婦的父母，絕不加以干涉，於是犯罪遂成公開的了。在『結婚交易所』裏除了上記的顧客之外，當然還有多少『結婚經紀』；彼等倘若做到大資產家的生意，不用說是要發一筆橫財哩。

這樣的結婚交易，是很多的。單只看看資本主義的報紙上所登的以金錢或

色相爲條件的求婚廣告，就可以十分認出墮落的思想的外的徵候了。因困於食而不得已賣其身的娼婦，往往比這些求婚者的道德還要高尚一點哩。

二 家庭之分裂

離 婚
增 加

司結婚式的國家的公人或牧師，對於將要結婚的兩個男女究竟是怎樣的結合，全不顧慮，換言之，全不管彼等的年齡乃至心身上的差異；因此有二十歲的姑娘，嫁給七十歲的老太公的：新婦方在活氣洋溢之時，新郎已成老態龍鍾之人了。

國家和教會非但不重視這個問題，却把結婚的儀式看得很是神聖，而且對於這種所謂『神聖的職務』的金錢上的報酬越多，那儀式就越是舉行得莊嚴盛大，而誰也想不到那個不幸的犧牲者，——大概都是婦女。而這種結婚得着惡果的

時候，必有一方希望離婚；可是國家和教會只知道一味妨害彼等的離婚，而不知道考察彼等合離的原因。

彼等阻礙離婚的理由，不外乎『防止家族制度的崩毀』，但這確是自相矛盾的主張：一度破裂的夫婦關係，不是可以勉強合得住的；想藉法律去維持這種狀態，乃是極不道德的；並且不是改善國家和社會之道。

因為離婚困難，於是男女兩人便不得不反乎自己意志的痛苦的生涯：夫婦之一方，成了一方的奴隸，而爲『夫婦之義務』所強制，只好對於相手作比苦痛還利害的強顏的歡笑和不愉快的擁抱而已。滿特所說的『再沒有勝過由不愛之人受取愛之苦痛的』之話，的係至言：這樣的結婚還不如賣淫；因爲娼婦也是有她的控制營業之多少的自由，可以擊相當的理由而拒絕不愛之客的。

夫婦間也有爲兒女而苟延彼等無愛之生活的；這時候最感痛苦的，就是兒

女。又爲避免物質上的損失而爲離婚之協商的，其數也極多。離婚事件的原因，大概都是丈夫的放縱。男子不滿意他的結婚生活時，可以利用那主權者的地位在另一方面求其滿足；婦女則一來恐怕生理上得着『不正經』的報應之危險，二來希圖防止爲社會所難寬恕的犯罪，所以沒有像男子那樣的任性妄爲的。無論做妻，做寡婦，做處女，被認爲『墮落了』的，只有婦女而已。雖然犯同樣的罪，只因他是男子，至多不過受些輕微的指責罷了：要之，同一行爲而因男女之別完全異其判斷之標準。——又對於『墮落了』的姊妹而爲最無慈悲的詛咒的，仍然是婦女的自身。

通例：婦女因爲只知道依賴男子，把結婚看做她們的生活手段，更兼離婚後的婦女之社會的地位很是不好，所以除了丈夫之極端的放縱，極端的虐待以外，決不輕言離婚；她們是把一切都放到腦後，作爲無有了。雖是這麼樣說，而歐

美離婚事件之原告的大多數，仍是婦女，這可以窺見婦女是怎樣不能忍受精神上的苦痛了。法國在離婚法未制定以前，別居訴訟之最大多數是由婦女提起的。一八六七至一九〇六之四十年間的美國離婚訴訟的統計，三分之二以上是婦女做原告；意大利也是如此。墮地利在一九〇五年有一千八百八十五件的離婚與二百六十二件的別居，統計十年間增加了十倍；維也納一裁判官在一八八〇年代曾聲稱：『婚姻破壞的訴訟，比窗玻璃破壞的爭執還要繁多。』

美國所以有最高的離婚率的緣故：第一，各州多有比任何國家都寬大的離婚法；第二，婦女比無論世界的那一國都能自由營獨立的生活，是不肯甘受丈夫的虐待的。

要之，離婚增加之徵象，不是國家的，乃是國際的；而其增加之速率，比較人口率之增加顯著地多。

離婚的原因，固然有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不同；而夫婦年齡的差別太甚，也是重要原因的一個：這看瑞士政府所統計的下面的一個表就明白了。

△對於年齡差異的夫婦每一千組的離婚數

年次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男方年長 二十六歲以上	二七一（組）	三二八（組）
男方年長 十一歲至廿五歲	一八九	
男方年長 一歲至十歲	一九三	一八一
男方年長 一九五		一九八
夫婦同歲 一歲至十歲	二二六	二三六
男方年少 三六五		一九〇
男方年少 十一歲至廿五歲	四三一	
男方年少 二十六歲以上	八七〇	七五九

又據一九〇五—六年的德國撒克遜的統計：都會住民的離婚比農村住民的離婚多的多。這不待言乃是因工商業之發達而招來的生活之不安定遂致夫婦關係也不安定了；一方面乃是決心切斷難堪的鎖鍊的婦女的增加之證據。

因為生存競爭激烈，遂致把結婚弄成金錢投機的目標，而結合無產者
的結婚
的結合
的結合

婚之墮落也就更其加甚了：許多男子都感覺養家之難而中止結婚了；那些以做妻做母爲婦女的天職的說法，盡成無意味之話了；

在另一方面則使淫業和以不自然不合法的方法企圖滿足性欲的人也增加起來了。

有產階級之做妻的，往往只得着產生兒子，看守『家庭』乃至做因放縱而成了廢物的夫之看護婦一類的職務。男子爲享樂和縱慾起見，可以買妾藏嬌以過他的豪奢的，快意的生活；沒有買妾能力的人，則可與結婚前同樣地奔走於賣笑婦之門：現代既婚男子的大部分是認這種辦法爲正當而在腐敗着哩。

在中流以上的階級，結婚弊害的泉源乃是金錢；這種弊害，又隨那些階級的生活樣式而加高它的程度。這事婦女也應該與男子負同樣的責任；因為她們只知道過怠惰的日子做有害的營生的緣故：她們終日的精神上的耗費，大概不外讀淫猥的小說，看浮薄的戲劇，聽肉感的音樂，談不入耳的醜話而已；這些厭倦與怠惰，實為引誘婦女墮落的媒介；至於社交場上的男子，對於此點比婦女更其高明。要之，男子誘惑女子，女子也甘為所誘；男子墮落，女子也就墮落了。

在無產階級，簡直無所謂金錢結婚：彼等勞働者通例是以愛情而結合的。但是無產者的婚姻裏面，也含有好多有害的成分：成羣的兒女，不斷地給彼等製造憂慮和苦勞，因之招來窮魔的光顧；疾病和死亡，更是時常到彼等家庭問候的賓客；一旦失業，那就尤其悲慘了！要之，『不安定』實在是勞動者生活的特徵。這種不安定的結果，遂產出精神的不愉快；這種不愉快又侵入家庭生活裏

面而造成衝突乃至破裂的原因。

有時夫婦兩人都出外工作去了：就把小孩隨便放到家裏或是託給別人；這個小孩的親愛的父母到午刻回來，急急慌慌地將貧弱的飯食做好，狼吞虎嚥地吃下去便又走了。而且許多的家庭，都是離工廠很遠，更兼日中休息的時間極短，所以這一對幾乎疲勞得要死的夫婦，必須待至夜晚，才能踉蹌而歸。彼等歸返的地方，並不是快活而佳良的家庭，乃是缺乏新鮮空氣和光線以及必要的慰藉物的狹小的非衛生的住處。這個勞動終日倦極歸家的勞動者之妻：更須趕緊做她的家庭的事務；儘早使小孩睡下，直至深夜，她還是在那裏坐着縫縫補補地忙個不了，全不知甚麼叫做休息和慰安。假如遇着無情的丈夫，那苦況更不堪言了：男子往酒店去尋他在家庭所不能得到的快樂，消耗之資，縱然極少，也須占他收入的大部分；有時他染上賭癖，這便要浪費比喫酒更多的錢：在這個當兒，

女人只有困坐家中，空發懊惱而已。婦女像馬牛一般地勞働，得不到一刻的安生，男的則只知利用他那偶然生爲男子的特權而恣意放縱，於是夫婦間的不和遂發生了；若是女的不是正道的人，也和男的一樣，歸家之後，便又出外享樂，這個家庭就更加其糟了。——無產者的結婚，就是這樣地時常破壞的。

一切職業，女子都應該做，這是已經爲一般所公認的事。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們，深知道女子的天性比男子溫和而柔順，比男子容易虐待，所以十分歡迎女工，而女勞働者的數目，也就與年俱增了。——據一八八六年德國的關於女勞働者狀況之調查：因爲極少的工資，不足以自給，遂致她們多去操不正當的生活。

我們的耶教的政府與它的主人——耶教的有產階級——是在通力合作着哩；因此，這政府認施行制限女子的勞働時間和禁止兒童工作的法律爲極難的事業，是

不肯毅然決然地去做的。

勞働者因爲收入微少，房租過高，所以必須極度節約彼等的住居：往往有許多男女老少聚集到窄狹的一室，諸事公開，毫不客氣；不但青年因此墮落和野獸化，無數的罪惡，也遂於其中產生了。至於兒童勞働的結果，更使兒童的心身兩方感受最利害的影響。

旣婚的勞働婦女，因妊娠，分娩和哺育小兒諸事所受的影響，也極其可怕：即如妊娠中得病，遂致胎兒受害，生機破壞，惹起流產和死亡。兒童一經生出，母親便恐怕別人奪了她的位置，勢必要趁早往工場裏去；而給這個可憐的幼兒留下的恩惠，乃是隨便的放置和不適當的營養；她們往往因爲想叫幼兒安靜，拿安眠藥給他喫：幼兒有爲這而死亡或是弄成病體的；種族當然也就因此而退化了。不經一番眞的生母之愛，兒童是少有能養得成的；無產者的兒童便是如此。

生出，如此生活，如此死亡的；而對於這事置之不理的社會和國家，單只驚異獸性和不道德的犯罪的增大而已。

一八六〇—七〇年間，英國棉花產地因感受美國南北戰爭的影響，幾萬的勞働婦女都失業了。但是醫師在這個當兒對於那些窮困的女勞働者們得着一個嬰兒死亡率減少的發見：這乃是嬰兒都由母親養育照撫之結果：在同年代的美國紐約和馬薩諸塞幾州的失業婦女之間，也有同樣的現象：又一九〇九年的八九兩月的瑞典總同盟罷工的時候，也曾見着這種的事實：在瑞典京城和別的瑞典大都市的人口死亡率在罷工的幾星期間，突然低減，為數年所未有。瑞典京城的某著名的醫學大家，說人口死亡率的低減和一般健康狀態的佳良，都與大罷工有密接的關係，因為罷工者在戶外生活，能够滿足他的健康狀態的緣故：他為這事遂指摘工場對於工人衛生上的不注意；並指出大罷工中的禁止賣酒也是健康狀態佳良

的一個原因。

經濟學者所稱讚的家庭工業的狀況，也決非良好：在夫的旁邊的妻，從早起一直忙到晚上；幼小的兒童，也須幫同大人去工作；全家的人，羣聚到一間狹隘而苦惱的房子裏，共同呼吸不愉快的煤屑和臭氣；夜間就睡在那黑暗的作場：你想這不是於健康大有妨害嗎？

愈加困難的生存競爭，往往迫使做夫做妻的男女不得不去幹彼等所不願幹的事：一八七七年在門占警察署註冊的娼婦中，有二百三人是勞働者和手工業者之妻；至於不受警察之支配的秘密賣淫者的數目，自然是更其多了：人類的羞惡心和品格遂因此而四分五裂，不成片段了。

三 又一幅男女關係的活畫

婚姻及
生出率
之低下

從上述的狀態看起來，可知現代的結婚生活，並非快樂的園地了。結婚是當以雙方的愛情爲基礎的；但在現代，能够履行這個原則的，確實稀少，男女——尤其是女——的考慮的焦點，全在物質的利害；不要說非戀愛結合了，就是真正的戀愛結合，也有許多爲這人生苛酷的現實弄損傷弄毀壞的。因爲結婚必須增加物質上的憂慮並且這憂慮將隨結婚後的生兒之數而增大，所以爲結婚而發愁的人數次第增加之事實，也是顯而易見，不須證明的了。本來穀價昂貴，婚姻率與出生率低下，乃是自古及今的通例，不過在經濟勢力膨脹的現代文明國，這種通例一天惡化一天，一天酷烈一天就是了。譬如現代的種田的人：遇着自己的牝牛生了小牛，總是喜歡得了不得；並且高興查他的吃奶的豚數而把它們產生的吉報，告知左隣和右舍；但是一生兒子，臉上便不免表現憂慮的色彩，——假如所生是女，那就二重地意氣銷沈

了。要之，結婚與兒童之產生，皆須受慘酷的經濟的支配，這已經使現代的男女感受極大的痛苦了；這一看歐美各邦的統計，便知詳細了。

墮胎與溺嬰

貧困的恐怖與兒童養育的艱難，遂使大多數的婦女，幹出反乎自然之目的和法律條項的行爲：最主要的行爲，就是避妊和墮胎。但是幹這種行爲的，不一定限於浮浪的婦女，也有是爲恐怕一旦阻止住丈夫的性慾，致令丈夫流入邪途的；更有是爲厭惡妊娠和分娩以及做母的苦痛或是肉體美的損傷的。

墮胎本是古今通行的惡習；而在現代最盛行的，乃是土耳其和北美合衆國：一八七二年君士但丁堡十個月間竟有三千件的墮胎事件發生到裁判所。

在合衆國的一切大都會，有爲婦人和姑娘所設的催促早生的地方；許多的報紙上登載着這種廣告。又在某處，墮胎與分娩同樣地，公公然地談論，並不避

譚：德國和其它歐洲諸國，則沒有這種樣子。照德國的法律：墮胎的主犯和從犯都是不能免監禁之懲罰的；雖是這麼樣說，墮胎的犯罪和行墮胎的秘密場所，也是隨年增加。

墮胎不但在法律上算是犯罪，在生理上也時常得着最惡的結果：李卡氏曾說『最痛苦的姪姪和難產，也沒有墮胎那麼樣的危險』；又通常的不姪症，多半都是原於墮胎。

更有藉口生兒養女的困難而在所有的階級之間施行防姪的方法；這已經成了一種的制度而正在毒害社會哩。法蘭西有二兒制度，是人所共知的。在世界上像法蘭西那樣的有最高的婚姻率的國家是很少的；同時像法蘭西那樣的兒童出生率之低減與人口增加率的緩慢之國家也是很少的。德國某地方的農民之間，也有陷於法國那樣的狀態的；又德國西南部的某景色秀麗的地方，含有墮胎藥之

一種成分之樹，在各農場裏繁茂着；彼等農民是不願有兒多遂致分割自己的田地的事情的。另外在德國坊間，還出有多少講避姪的書籍；不必說這些書籍是被着『科學的』皮而指摘人口過剩的危險的。

避姪和墮胎之外，又有一種犯罪，即嬰兒之捨棄或溺死的事情；而這種事情在法蘭西更是民法之直接的結果：照法國民法之規定：禁止兒子指認他的生父而允許指認其母；這真算以動物的本色而明白表示對於被誘惑者的不公平的法律。

法國的男子，可以儘力儘量地去誘惑婦女，因為他們毫不負養育兒童的責任。禁止兒子指認其父的結果，那因私通而生出的兒女，當然做受欺的婦女的兒子：這種可厭的法律，屢有廢止之說，可是終沒實行。另外在法國又特設有孤兒院，以收容得不着生父的養育的兒童；於是兒童連對於彼母之關係也脫離了。照法國人之見，捨棄的兒童是應認為『孤兒』的，即『私生子』是應該認作『公

家的兒童』而以公費養育的：這不算是可驚的制度嗎？

德國從前的民法，本有『誘惑者必須應他的自身的地位和財產以養育他所生的兒子』之規定；但至最近却又產出『私生子不能認為其父的親屬』，『假若懷胎的時候，女方有數個男子，則生出的兒子，即作為無父之兒』，『照管私生子的身體，乃是其母的權利和義務；私生子之父僅應女方的地位而在其子的十六歲以前負養育的責任』一類的條項：這可以說是退化了。

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八〇年之間，有八千五百六十八件的溺嬰事件，曾受法國巡迴裁判所的處分。同期間的犯墮胎罪的，有千三十二件；內中一千件是一八八〇年的一個年間發生的：實際上的數目，決不止此，自不待言。又地方人之溺嬰佔七成五分；都會人的墮胎佔六成五分：可以知道住於都會的婦女的手段了。德國犯溺嬰罪的，由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六年共八百八十四人；由一八九

七年到一九〇一年共八百八十七人；由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六年共七百四十五人。

現今女子的心性，平均比男子爲劣，這是誰也沒有異議的。

女子
教育
的大
缺陷

決不是女性讚美者的巴爾雜克曾說：『受了男子教育的女子，是具有築起自己和丈夫的幸福之優秀而豐富的資質的。』洞悉種

種男女性質的歌德，更有『男子所以非笑有學問的女子之故，定是他們自己無學的老羞之怒。』雖然有如此說法，可是女子的女性比不上男子的事實，一點也沒變更；因爲這種差別在女子爲男子的從屬制度未廢以前，是不會消滅的。女子教育在向來是比無產者的教育還要被人閑卻的事情；即到如今，仍然是在不滿足的狀態。思想交換的欲望，已普遍於現代社會的各界，而竟忽略女子的精神訓練，實在是極大的過誤；豈但女子，就是男子也因此而受非常的損害。

男子的教育以啓發智能爲主旨，因爲是要藉這以磨練他們的推理力，強固他們的意志力的；但是女子——猶其是資產社會的女子——所受的教育，却盡是發達情感，增高想像力而使神經陷於過敏的種子——如音樂，文學，美術等類：像這樣教育上的大錯誤是沒有的；這乃是一般教育者的頭腦偏頗之結果。女子是必須與男子受同等的教育而使她們與人生的實際相接觸的：如此則女子的性能，可由感情的變爲理性的；由神經質的，臆病的變爲有勇氣的，有意志力的；由酷好虛榮的變爲專務實質的：這恐怕於兩性皆有很大的益處吧！不信請看已往的女子：不是因爲理智的訓練過少，情感的營養過多，遂致把好好一個人弄成迷信和欺瞞的犧牲者——即弄成宗教師和其它騙子的唯一對手，頑固不化的道具——了嗎？眼光短淺心思窄狹的男子們，往往也歎息這種事實；但他們的大多數，仍都是牢守着他們的成見而不敢毅然改變。（參照頁三六）

這種謬誤教育的結果，遂使女子對於這世界生出與男子不同的觀察，而造成兩性的差異和誤解之一大泉源來。

因為女子缺乏智識，沒有理解男子的義務和興味的能力，於是男子遂多不能得着妻之理解和信任了；而女子不明白男子們的事，也成了一般做夫的頭腦中的公例。所以他們要是遇着妻問他，他決不向她解釋，單只答她一個『你懂得嗎？』好了；女子理解力的不足，更隨男子常識的不足而加甚了。

男子常在智的新陳代謝之狀態，家庭間的早晚一切事務，都叫女子去做；女子便因此喪失了精神發達的機會而成遲鈍不靈之人：這種悲慘的家庭生活，在阿敏特爾的人生之註解一書裏面描寫得很是精緻；在致命傷的章中曾說：『夫之死，愛兒之墮落，長期間的疾病，多年希望之破滅……，雖不一定是滿天下婦女共同遭遇的禍害，確是如今之做妻的每日每夜空耗精力之對象。多少萬數的善

良的主婦，都在煮飯洗衣之中而把對於人生之愛消費了；她們的薔薇色的兩頰，都因這些徒勞而乾枯生皺像木乃伊一般的了。』

比較地有點自由和好境遇的婦女們，因為所受的是淺薄的教育，結果由這淺薄的教育養成的性質遂與從她的無教育的母親遺傳下來的根性混到一起，表現出來：這些婦女的大部分，都是專務外表：衣服和裝飾品乃是她們的主要問題；墮落的趣味與無節制的情慾的滿足乃是她們的人生的目的。她們絕沒心去教養兒童，以為這是很喫苦很麻煩的；她們對於兒童至大的任務，不過把女孩打扮成玩意兒，把男孩培養成放蕩浮薄的少年就是了。

這種婦女的特性，隨時代而增加，遂成了男子輕蔑和非難之的；可是男子們卻忘記根本上應受非難的就是他們自己。要之，婦女們的種種不良的特性，是發達於社會的壓迫下面而更由遺傳，習慣和教育助長起來的。

人——無論是男是女——和一切生物的心性，都是順應環境的實際狀態而變化的。順應之度強了，那順應便成了其人——或是生物——的天性了。古代希臘人身體所以健美，並不是因為這國氣候之美，乃是它的政府厲行健美教育的結果。斯巴達提倡少年少女之裸體和使彼等在一塊行競技，角力一類的運動，不但把少年男女的身體都鍛練好；而兩性間的相互開放，遂把因隱秘惹起的性的敏感也防止住了。（參照頁三〇）

兩性關係照道理是應當返諸古代自然而被束縛之地位的！我們必須捨棄不健全的唯心論者的思考而創立身心共健的教育方法！關於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至今仍然為傳統的觀念支配着：女子若是有了力和勇氣，便要受『沒有女子氣』的譏笑；可是誰也不能否定力和勇氣對於女子自身沒有益處。又最足阻害女子身心的發達的，乃是不合理的衣服；可是反對女子不合理的衣服的，在醫

師之間，也很稀少；因為生怕得罪了顧主，遂把醫師們的嘴都塞住了；有時他們還要故意稱讚病人的奇怪的裝飾哩。

女子身心的發育，更因學校和社交上兩性的嚴重的隔離，受很利害的阻害；這完全是舊時代的思想，可是在現今仍有勢力。既不能得着伸展其智力和才能的機會，又難以與外界的思想相接觸，又不許與異性相交際的婦女，只好流於平凡無奇的境域；但一個人內部所蘊蓄的精神的活動，是必要尋找它的出口，而因路子狹隘的結果，遂把這可貴的精神的活動，消耗到極無價值的事情上頭了：得着這樣的妻的男子，只知道發他的懊惱，有時或竟然絕望；可是並不知道他就是養成婦女這種特性的唯一的責任者。

晚近雖有實行合理的人的生活的；但這不過是開個端緒，並且是社會的極少部分而已。

悲慘的實狀

現代社會的關係和兩性的關係的結果，婦女只有趨向結婚之一途；於是『結婚』乃成了她們日常主要的話題。因為肉體上比男子弱更兼在習慣和法律上所佔的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她們只有擎舌頭做武器，擎衣裝做護符了。男子把女子看作娛樂物，女子也把男子看作所有主。

男子很喜歡這種狀態有利於他們，所以並不反對。女子不能得着男子的同情與勞働者不能得着資本家的同情是一樣的。

又有一個使結婚破壞的原因，乃是女子肉體的虛弱。現代本有『神經衰弱時代』的稱號。因神經衰弱，遂招來肉體的衰弱；而女子之患貧血和神經衰弱的，尤居多數：這種衰弱，實為現代社會極大的災害；假若就照這樣再往下去繼續幾代，恐怕還要看見種族滅絕之禍哩。

女子的身體組織，最應當注意調養護持的，乃是性的機能；而如今大多數的婦女對於這一點，不但不知道注意，並且不能夠注意。還有好些做妻的婦女，拏上等食品供養他的丈夫，自己却喫粗茶淡飯而認這爲婚姻上之一種義務。又在普通人家，對於兒子和姑娘的待遇，也往往顯分高下。衛生學者和醫師的眼裏映出的現代婦女，盡是悲慘的影像：年輕婦女的所患大概都是血虧；結局遂釀成月經不順，以及難產，不妊娠種種的性的疾病。男子不能得着健全而快活的伴侶和有作爲的兒童之母，反而得着弱不禁風，常做醫生主顧的病的女子（參照本書二六頁）。關於這個問題，可不必多說；因爲這是人所共知並且可以在各人的族親或朋友之間發見實例。

婦女之酷烈的肉體上的苦痛更有必須叫男子——她的丈夫——負直接的責任的：男子有結婚以外的性的自由，是爲一般社會所公認的；而他們的不規則的生活的

結果，好多都感染慢性的性的疾病，遂致傳及於妻，再加上性慾濫用和強用，遂使其妻得着終生的不幸，一如不妊——因之破壞結婚之目的：這種事例，也是不勝其數；但男子們却很隨便地把他妻的性的疾病的責任，推到她的身上。

要之，現代的結婚生活之不合理的狀態，實在述說不盡；這種社會組織下面的結婚生活，不過是一幅遊戲畫圖罷了。

四 結 語

現代結婚生活的狀況，既照上邊所說；我們根據這些事實可以得到如次的結論：現代的結婚制度是與現代的社會組織有密切的一共存共亡的一關係的制度；但這種結婚與現代社會都已交了衰退崩毀的運命：統計現代結婚的特徵：

(一) 人口雖然增加，而出生率却是相對地減少：這就是顯示結婚生活狀況

的惡化的。

(二)離婚之增加比較人口之增加爲急速。離婚的結果，最喫苦的，雖是男方；可是請求離婚的，以婦人居大多數：這是顯示結婚狀況的不良——即結婚狀況之破產——的。

(三)人口雖然增加而結婚率却是減少：這是許多的男子不把結婚看做社會的和道德的目的之完成，反看做無價值的並且是危險的事情的證據。

綜之：因爲這些不自然的一尤其是於婦女有害的一一切狀況，是在現代社會組織上面有存續而且增加之可能的，所以在這種社會，是沒有滅絕那一切害惡而解放婦女的力量的；想滅絕那一切害惡，則改善社會組織是必要的。

戀愛之哲學的考察

——
叔本華

這 是 他 的 論
文 集 中 的 最
要 的 一 篇

戀愛，不但爲所有的戲劇——東洋劇和西洋劇——的主要題目，並且是各種抒情詩或叙事詩的主要材料。再一看近來各國出版界雨後之筍似的刊行的無數小說的內容，對於性的問題的記述，不過有精粗之差罷了。

更從我們平素的經驗上說：對某女性動起愛慕念頭時：那感情往往非常激烈，超越所有的情感，廢弛百事，專以狠大的精力和忍耐，排除種種障礙，企圖滿足他的慾望；不幸被女性拒絕，那悲痛着實深刻；簡直沒有思索致察的餘地，終致喪失生命：這決不是小說中的虛構，乃是真確的事實，如果注意英，法日報所登的警察署報告，就可以知道我說的不謬了。

像這樣爲文學家作品的主要題材和於人生有重大關係的戀愛，爲什麼從來的

哲學家都把它看成對岸的火災呢？——古來的哲學者裏面，比較地注意戀愛問題的爲柏拉圖，在他的宴會和費德爾中說的固然不少，但是盡屬神話，而且大部分是述說希臘的男色。盧梭在不平等論中關於戀愛的研究，謬見甚多。康德的美和崇高的觀念第三卷中的戀愛的解釋，因爲缺乏充分的知識，所以也免不了皮相，粗淺的毛病。又布拉託乃爾的人類學裏所說的，很是平凡，爲世人所公認。只有斯賓挪莎的『戀愛是於根底有理想之外部的稱號』的戀愛的定義，可以說稍得我心。我如今當入本題時，援引這些哲學者的學說，不一定要論駁他們，對於本題的研究，全然是我的客觀的觀察，而又與我的宇宙觀有密切關係。我一點也不期望對於戀愛專懷崇高，絕美的思想的人們的歡迎。因爲我的論旨，在根底雖確信是很哲理的並且是高超的，而在這些人們看着，却是很粗野的，物質的。但是要希望這些人們不可不考察的：就是所有的愛情，無論用怎樣的美

的形式表現出來，它的根底只有性的本能——即嚴格的解釋之個人的性的本能——罷了。諸君只要記清這一個事實，便知道戀愛不但於種種形式做戲劇和小說中事件發生的主因，即在實際社會，也是次於『對生命之愛』，而成人類活動最有力的動力。¹ 青年的精力和思慮的大半都為它所消費；簡直可以說是全人類努力，奮鬥的最後目的。偉人的偉大的頭腦，往往為戀愛而錯亂。一片的情書，一根的青絲，潛伏於宰相的書包或是夾到哲學者的原稿裏，因之緊約大政治家的舌頭，阻害大學問家的研究。另外世間發生的舉而不可數的混亂，奇醜的事件，遂使重要問題的解決，因而遲滯；有時或犧牲生命，健康，地位，財產，幸福而還不厭煩；或為之絕主從的關係，破朋友的交誼：諸君假若知道這些事實，必定禁不住大聲疾呼：『這些狂癡亂態的原因，究竟在甚麼地方？』

區區男女間事，何故嘗使有秩序的社會惹起重大的糾紛呢？要是有人認真

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真理的精靈，自然會把鐵案給與他。我們對於這個惹起人生糾紛的原因，決不可作爲瑣碎的小事而輕輕看過，它的重要性，未必遜於相思男女的切實和狂熱。不論高尚的和下劣的所有的男女情事終局的目的，因爲比人生一切目的重要的多，所以我們認爲有充分研究的價值。這種研究與『次來世界的構成』的研究，毫不見得有什麼輕重；我們要想審知次來的世界舞台上登場的人物及其性格，是全然可以由瑣碎的男女間情事而決定的。——時代的繼承者與戀愛，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我的本問題研究的眼目。

二

現在時代的人的戀愛事件，實在是關乎未來時代的盛衰——即人類的存廢——的大問題，決不是單純的屬於個人本身上的幸不幸之問題。古往今來的許多詩人

用種種形式記述這事而不止的原因，就是彼等發見無論什麼題目也沒這事有興趣。支配後代存亡的戀愛與單只關於個人存亡的問題，恰似立體之於平面，它的輕重實不能夠同日語。所以任何戲劇，除了戀愛，就沒意思；反之戀愛的題目，縱然逐日更換，也無消費淨盡之虞。

從個人意識裏面生出來的性慾，無論是否以某一定的異性個人作對象，而其根本目的，都不外乎要應付『生命之意志』。縱然性慾是供那人主觀的急需，而在外表却帶着客觀的假面，以詭騙自己的意識。明白點說：那假面無論怎樣具有客觀的崇高的外表，而戀愛之目的，總脫不了產出一個特別定製的個體——兒童——的範圍，決沒有相互的或是精神的愛，只有『所有』的或是肉體的滿足而已。——定製兒童的事情，即使當事人全不知覺，也是戀愛的真正目的；為達此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不過是一種的副產物。我這種見解，恐怕要引起主張精神

戀愛的人們的非笑，但我終究相信我的見解是對的，他們的見解是錯的；因為關於次來時代的構成者的事情的精確研究，比諸感情的，架空的幻想，實在有很高的價值——人生一切價值沒有再比這個價值高大的。

『生命之意志』的徵象，在兩性初次相會的時候，就已經充分顯露出來了。及至結成夫婦，彼等二人實際上融合到一塊，弄成一個了。彼等只希望這一個東西的繁榮。而這種希望的目標，從雙方間製造了出品——兒童——之後，才能到達；因為這個出品——兒童——降生的使命，是要實行融合彼等兩人共有的性靈於一塊而繼續彼等兩人共有的生命的：所以男女若是以互相嫌惡之情而接觸，這在彼等之間產生的兒童，就免不了不健全，不調和的毛病——遂成可憐的種子——了。

甚麼東西可做兩性相戀的媒介？就是上邊所說的『生命之意志』；這個意志把彼等兩人的自的包含到彼等兩人產出的個體裏面。明白點說：新生出來的兒

童，在精神上乃是繼承男性——父——的方面的性格和女性——母——的方面的智力之兩相合致的化體；在肉體上外貌多隨其父，體格則類其母。男女最初相會的剎那間，就是新的個體發生的端緒——即新生命的源泉。在從彼等兩人燃燒着似的眼底射出的視線之交錯注射的當兒，新個體的種子便發生了；而這些種子，是像植物那樣，好多都歸於消滅了。這種新的個體，要是由某意義解釋，就是柏拉圖所說的『觀念』。大凡事物的發生，都是對於一切觀念下面存在的物質，用非常的熱心把持着，更用激烈的勢力設法使它出現於現象界；人類的個性裏面具有有的觀念，也是用激烈的熱心和精力，設法使它從實體中出現於現象界哩。這激烈的熱心和精力，就是將做新個體的父母之男女間狂熱的愛情；那愛情的強弱，雖有程度的差異，但於實質，則皆同一。

兩性相戀的媒介，在『生命之意志』之外，尚有外的誘因；根本的外的誘

因，乃在健康，精力，美貌，年齡的諸點；並且在此等諸點之上，又附加各自特殊的要求條件：這事將於後段逐一而考究之。倘若這些條件完全具備而滿足之期趨近時，那愛情就漸漸昇高起來；換言之，兩性間相互適應之度一高，兩人的愛情，也就更其熱烈了。

在受過教育的青年男女間：彼等的知識，性格，嗜好合一的時候，就是沒有愛情，也可以結成朋友；假如雙方的知識，性格，嗜好，全不一致，縱然勉強結合，終究不能成為和合的夫妻，產生優秀的個體。

三

從這裏入於本問題的根本的研究了。

利己心爲人類共通的根性，可是能夠誘起人們的活動的，就是利己心，這已

早爲一般所公認了。

人類個性的權能，確實沒有種族的權能大，所以人當爲種族的目的而活動或是不得不有所犧牲時，那人就不能把他的精力用諸自己的本身。又種族以到達其目的之手段，叫那人發生一種迷想；因之叫他把事實上應屬於種族的利益，誤信爲自己的利益，遂成他活動的動機：這種迷想，就是本能。

本能 在所有的時候，都可以看作種族的感覺；而這感覺以種族需要的事項向意志去要求，結局遂把種族的目的，弄的好像個人的目的。

本能性的發揮，在動物界很可以觀察出來：譬如昆蟲爲向某種花瓣，果實，污物或是肉塊上產生卵子起見，就用極大的熱心探求那些東西；它們想貫澈這個目的，是不怕冒犯所有的困難和危險的。而具有極複雜的本能性的人類，也是這樣：男子想滿足他的性慾，就用非常的注意選擇適合自己意志的女性；爲達他

們的目的，往往幹出背反理性，越乎常軌的事情：這都是奉本能的命令而爲種族忠實服務哩。

男子激烈的情慾的根底所具有的肉體的快樂，本來與對方的美醜全無關係；但事實上當使情慾滿足的時候，很重視對方的美醜。這無非是要製造完美的種族，以達其戀愛的真正目的就是了。又我們不幸遭遇意外之禍，肉體上自然要受很重的損傷；但在平日，我們總是保重身體，使它無一點瑕疪：這全是由於人類本有的美感的指導。假若這美感不去制服情慾，那情慾就要漸次墮落到下劣的境域。所以人類第一要先選擇美的對手——即很能够發揮種族的特性的異性——而猛烈地戀着他。其次尚有以完全具備自身所缺的成分，或是與自己體質，性格完全相反者爲美的標準的：譬如矮小的男性，好肥大的女性；金髮的女性，求黑髮的男性；而且一見那人，就以與彼結合爲自己無上的光榮。

戀愛的特質，既是受種族指使，爲它効勞，所以男女於性交之後，雙方的感覺與性交之前大相懸殊，就是到性交之後，才由從來的妄想覺醒，解脫，知道自己完全受種族的詐騙了。所謂『性交是頂欺人的事情』的柏拉圖的見解，的真不錯。——要之：所有的動物，都是爲種族盡職務，爲帶着利己主義的假面之迷惘所指導而活動的。

本能的內部的—主觀的—現象，已經說明了；現在爲更加明瞭起見，再以妊娠的食慾做個例證：婦女在妊娠時代發生的特殊的食慾，全是由於一定的時間供給胎兒—種族—的需要而發生的；而有這種作用的食物，對於妊娠竟成了他的慾望滿足的目標：這與男女爲種族所驅使而性交的道理是一樣的。

四

對於異性的愛慕，無論怎樣地說，都說不出『本能』二字以外；爲根本明瞭這事並且得着十分的確信起見，再把關於這個愛慕的條件，詳細論究一下。

能使人類對異性動起愛慕之感的，有三種關聯的條件：第一是適合種族的模型——即體格美；第二是性格；第三是相互調和兩性各自的缺點：以下分別說明之。

指導男子對於女子的愛慕心的最重要條件，乃是年齡。就大體上說，自月經開始至月經休止之間爲性愛的有效年齡；而最適當的時期，在十八歲至二十八歲。月經休止的女子，決無鼓動男子心絃的丰姿。年紀相當，就是沒有美貌，自然具備醉倒異性的魔力；否則縱有美貌，也不能誘起男子的愛戀：這可見指導我們進行的目標，明明白白是生殖力了。所以女子使異性麻醉的引力，與她的生殖力的消滅同時消滅。第二之條件，就是健康：急性的病症，不過妨害

戀愛於一時，還不大要緊；可是慢性的病症，最能夠使愛情萎縮，因為這有遺傳於種族之虞。其次之條件，為體格——即種族模型的基礎：畸形的身體，是性愛成立的絕大障礙物；縱令有傾國之美，而身體上有缺陷時，反足引起醜陋之感：因此男子選擇女子，看身體的完全實比容貌的美麗看得重要。再次之條件，為某意義的肥滿，——即有植物性的機能之黏性比別種成分多者，——像這樣體質的婦女，能够供給胎兒以充分的營養，所以很細瘦的女子為男子所不好。但很肥大的女子，也容易招男子的嫌厭；因為過度的肥滿，最足以縮小子宮，消失妊娠性的緣故：男子知道這些事情，決不是由於理性，乃是由於本能。末了的條件即容貌美：最當注意的，就是骨骼的外形，尤其是鼻子的完整，關係於容貌者甚為重要：畸形的鼻子，最能使一切美點受損傷；即說婦女一生的幸不幸，可由他的鼻子上的曲線而決定，也非過甚之辭。又口部狹小的女子，頰部也短

小，這也是人類的特徵，是會形成一種的容貌美的；反之向內方曲成凹形的頰，便為男子所厭看了。至於眼和額：不但為容貌美上的要件；並且與其人的心性和應由母體遺傳的智力有重大關係。

女子選擇男子的條件，我們雖不知道，但是不容懷疑的：她們以三十乃至三十五歲的男子為最美，並且也愛在這年齡以前的男子；因為人體最完全的發達在壯年期的緣故。她們鑑別男子的美醜，也不是根據理性，也是全受本能性的指導；這個本能性，是深知道壯年期男子的生殖力是最旺盛的。一般女子對於男子的容貌所以一點也不重視者，必是把遺傳容貌於兒童的事情，認作自己的責任了。女子最尊重男子的體力和由體力生出的勇氣；因為體力和勇氣是生產強壯兒童和保護兒童的要素。男子的肉體上縱有缺陷，要是女體完全，那麼於生產的時候，可以補足男子的缺陷，決不致使男子的缺陷遺傳於兒童；只是男子的缺

陷，倘若是特有的，——譬如沒有男性的骨格，筋肉，勇氣，——這決不能由女子補足，是要遺傳於兒童的：所以許多的醜男子，也往往爲女子所愛；而不帶男子氣的男子，許多的女子，都不睬他。

在性愛的根底橫着的條件的第二類，就是性格：最能够收攬女心之男性的性格，即剛強，果敢，正直，親切等；因爲兒童的性格是由父遺傳的。至於男子的智力，却沒有打動女心的可能；因爲兒童的智力，不是由父遺傳的。所以多少的無智，不成其爲博得女子歡心的障礙；而具有優秀頭腦的天才，反易招女子的厭惡。又在真正熱情的——即本能的——戀愛，男女雙方皆沒有顧及對方性格的餘裕，因此性格大相懸殊的男女，往往會結合到一起。本來男女的結合，不是爲得精神的快樂，子女的生殖乃是究極的目標——即夫婦爲體與體的結合，而非心與心的結合。又兒童的智力，因爲是由母體繼承的，所以男子當選擇女子

時，頗注意於此；但究竟比對戀愛有重要關係的肉體美看得輕些。——因為智力對戀愛既有多少的幫助，所以世上之做母的，使她們的姑娘修習美術和各種學問以增加她們吸引男子的魔力；這是由人工的手段，計智力之補足的；是與裝飾姑娘的胸部和腰部以圖挑動男性的作用是一樣的。

在這裏要請讀者注意的：上邊是指着本能的戀愛說的。至於聰明而富於知識的女子，尊敬有該博的智力和銳敏的頭腦的男子，或是思意深遠的男子，測驗他的愛人的性格，這與本文的論旨沒有關係；因為這是於結合時所行的理性的選擇，不是我們所說的本能的戀愛。

又以上舉的是一般的——男女共通的一條件，如今再簡單地說一說各人的特別條件：人都是各隨自己特具的種族模型的缺點以定選擇異性之標準的；彼等想美滿完全地保持住種族的模型，因之愛慕很與自己性格和體質相懸隔的異性。用

特別條件去選擇對手，乃是以相互補足『自身所缺的成分』為根據；這種選擇方法，比根據普通條件還要精密確實而且利害。真正狂熱的戀愛，照例須由特別條件而發生；因此完全無缺的美，不一定就成熱烈的戀愛的對象。試以化學的比喩說明之：男女兩性絕似酸性與阿魯加里性化合而構成中性的鹽類，是必須互相調和的。男子的男子性之一定量，適應於女子的女子性之一定量，相互補足各自所有的缺陷；因此最帶男子氣的男子，愛慕最帶女子氣的女子，最帶男子氣的女子，愛慕最帶女子氣的男子；又如小男愛大女，小女愛大男，也是遵守這個原則而行的：這時候在彼等兩人間的必要的比例，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彼等兩人是本能地——自然地——會知道的；這種作用和其它特別條件，同為最高而最堅固的戀愛的基礎。

五

兩性初次會面的時候，雙方都是持着研究的態度，嚴密地互相考察對手的身體和容貌，而這種態度是全然從無意識的本真上生出來的，其根底必伏有特殊的原因，自然不難推想。所謂特殊的原因，就是必須兩性通力合作方能製成的個體——種族——的默示；換言之，兩性戀愛的程度，是隨種族的默示而增減變遷的。

愛神常常深思熟慮，而一心處理的大事業，不外乎未來種族的構成；像那些只有一時的性質的慾望，在它看來，是沒甚價值的：因此愛神是要毫不客氣地企圖犧牲它的從者哩。申言之：愛神把種族與個人的關係，看做不死的對死的；愛神把種族與個人的利害，看做無限的對有限的。愛神因為深知道它的職責的重且大，所以就是在戰爭的騷亂裏，人生的混雜裏，或是傳染病的猖獗裏，乃至

僧房的隱遁生活裏，它也是以崇高的本真的態度，履行它的職務的。

從事戀愛的男女，既然都是無意識地遵守種族特別命令要努力企圖兩人的個體的合成，所以戀愛的熱度便隨戀愛的個體化而增進。這種熱情的戀愛——誠心遵守種族命令的戀愛——一個人只願愛一個人，並且只願為一個人所愛；因此它外表現出極高尚極優美的色彩來。沒有個體化的情慾，乃是單純的肉交，決乎不算戀愛；因為那人沒有固定的對手，只圖滿足性慾，不管維持種族的緣故。但是情慾一旦個體化，那麼就超越所有的慾望；如果這種慾望受了損傷，那感得的苦痛是再深刻沒有的——不是發狂，便是自殺。

愛的相思的變化，可以說是沒有數的。所有的時代的詩人，對於這個問題，雖然都用過一番工夫，可是仍舊不能盡情描寫；不但不能盡情描寫，甚至於連稍滿意的解決，也是得不到的。這個相思的內容，乃是得着了意中人便感覺

無限的歡喜，得不着意中人便感覺無限的悲痛，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所謂愛的歡喜與悲痛，不是從一時的慾望裏面發生的，是緣上述的事由，而一心一意企圖完成自己之目的，眼睜睜地望着一得一失的狀態而俯仰咨嗟的種族之靈的聲息。具有無限的生命的，只有種族這個東西，因此它是會發出無限的願望，無限的滿足，無限的悲痛的。只是這些事的外面，盡都被了一張爲人類窄狹的胸府所製造的遮掩物，所以要想窺得個中真象而用適當的方法表現出來，是極不容易的；僅僅給高尚優美的戀愛詩添添材料而已。這種高尚優美的戀愛詩，是能够達到超越地上一切事相的超絕的境域的。

馬爾滿氏的小說：“Duzman de Alforache”中，有一段有意味的話：『戀愛的選擇，不要長的時日，只於初對面時，相互認出相契合相適應之點——即我們所說的「血液之同感」，那麼對於相手就動起美滿的念頭；倘若戀人死亡或是

爲別人奪去，遂致失戀，那悲痛實在深刻——超越所有的悲痛。那悲痛之所以深刻者，因爲不僅關係彼一個人，還關係於曾給彼特別命令的種族的生命。爲了這個緣故：與戀愛相連屬的嫉妒心，很是兇猛；和戀人分離，是一切犧牲的最大的。就是素來以對人歎願爲恥辱的豪傑，只有戀愛的歎願認作例外；這並非彼自身的歎願，乃是種族的歎願。』

再看一看戲劇：一切喜劇之大體的結構，都是種族圖其目的之達到；而這目的背反劇中人的個人的利益，遂把那個人的幸福作犧牲；這樣的喜劇，許多都博得觀客的滿足而成功；因爲劇場的觀客看着戀愛成功的劇中人，心裏感得種族之目的比個人之目的實重且大的緣故。也有全然與上述結構相反的喜劇：犧牲種族目的，成就個人目的；這種戲劇，觀客們唯有感得一種的悲哀而已。至於以戀愛爲主眼的悲劇的結構，多半是種族目的之失敗；而做種族使役的男女，終於

同時情死。

人們跳入愛海，是要時而演滑稽的舉動，時而現悲劇的態度的；因為彼爲種族的精靈支配住，自己的心身完全不能自由了。又愛情的熱度達於最高點時，那人便不把肉體的快樂放在眼中；就連平素過頂散文的生活的人，其動作也會有詩的價值：這也是種族的精靈在左右着他哩。

六

重視戀愛輕視利益的結婚，是以現在時代作犧牲而計未來時代的；重視利益輕視戀愛的結婚，是以未來時代作犧牲而計現在時代的。後者不僅向未來時代，算不得策，就是現在的幸福，能藉它充分保證否，也不能沒有疑慮。假如某男子輕視戀愛，重視利益，就算他輕視種族，重視個人，這乃大背真理，定不

免要受人輕侮。又假如某女子不從父母之命，排除一切利益關係，只隨自己本能的指導以選擇對手，這是把個人的幸福供種族之犧牲的，世人對她，必呈多少的讚辭；因為她不願以父母的利己心違反自然的意向——即種族的命令——的緣故。——由這些事實考察起來：結婚是必須犧牲個人或種族的那一方面的利益，是不會兩全的；許多的結婚，都不能逃此公例。

好多人的生理上，道德上，或是智能上不完全的緣故，大概都起因於彼等父母不是由純粹的本能而結合，是由物質的利益而結合的；如果像重視物質的利益那樣重視本能，那種族是可以得着滿足的。

七

以上所論，皆與我的哲學的根本概念有密切關係：乃是給我的哲學中所說的

『人類的本質不滅，繼續於彼的種族中而生存』，『這本質與其說存在於其人身
上，寧不如說存在於其人種族裏頭』的兩個真理作證明哩。

編者註：本文曾載第四卷，第四號，《民報雜誌》；這是重新修正過的。

副 篇

倍倍爾的女子教育論
地獄式的家庭

一堆碎報紙

倍倍爾的女子教育論

這一篇也是從倍倍爾的婦女論中選譯出來的；

曾登於第十卷，第七、第八兩號婦女雜誌；現

在又重加修正了。

(編者)

一 家庭生活的革命

現代婦女地位的變化，是睜開活眼看見人生的人們所明白的；但什麼家庭與家族爲婦女天職的妄論，還時常灌到我們的耳朵裏。他們無非說婦女的智能劣於男子，因之婦女不能做偉大的事業。只是我們要知道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新思

想，其初都僅由少數者主唱，遭遇種種譏諷嘲笑和迫害，而因這新思想是善良的，合理的，由現在狀態的自然的結果而生，逐漸傳播，少數者遂成多數者了。所以真正完全的婦女解放思想，是必能博得最後的勝利的。

以家務與生殖爲婦女天職的主張，與說有史以來便有帝王存在，所以帝王便該永久存在是同樣的謬論。我們不知道最初的帝王是怎樣出現，也不知道最初資本家從何處產生；但是我們徵諸既往以觀將來，那些帝王和資本家的權力，必要逐漸剝奪，終至於全歸無用。我們本着這個進化的傾向，可以明白現代婚姻制度和婦女地位，決不是一定而不會變的了。說婦女除了生子守家之外，沒有用處，乃是約二千三百五十年前雅典大雄辯家達摩士的尼的見解，如今早成廢話了；倘若仍抱這種思想，無論何人恐怕都免不了輕侮女性的非難罷？固然今日還有多少暗暗地抱這種古人見解的人；可是公然敢說這種見解完全正當的，沒

有一個；這裏面正是含着進化的消息。

近代社會發展的結果破壞了無數的婚姻，可是在一方面，對於婚姻的進化，也給了有益的影響。在距今僅僅數十年前的婦女們——我們的祖母們——還是終天株守在狹隘的家庭裏，就連星期日，她們也不要說往劇場或是別的娛樂地方去，因為那是無望的事；講到社會服務上，她們更不敢涉想了。及至今日，是怎麼樣？組織團體，創辦報紙……凡是公共事業，婦女們都能夠做了；就連還抱着保守性質的婦女們，也全然不願恢復舊時代的父權制了。總括一句：將來的婦女們，都要從愁苦的家庭生活中放出，而十分參與公共生活和關於人類文化使命的事情哩。

與婦女地位的變化同時，家庭中兒女的地位，也變化了；她們漸次獲得了以前全不曉得的獨立。這種現象，在以尊重各個人獨立自主為教育方針的美國，

尤其顯著。——拉維勒說這種事實，是社會進化的原則。

二 婦女之精神的能力

現代努力向上的婦女，雖然居其少數，而且在少數裏面抱有十分明瞭的目標的，更是少數；可是就大體上說，她們是正在着着進步。她們不單在職業的和工業的領域與男子們競爭，又不單希望在家庭內獲得獨立的地位，並且還想在最高的社會的地位，發揮她們精神的能力。但是大多數的男子，以爲婦女在精神的方面，也應該服從他們，沒有要求平等的權利。

男子們對於勞力大而危險多，並且足以喪失婦女的尊嚴，損毀婦女的母性的職業，任憑她們去幹，毫無異議；而對於比這些更少障礙危險並且適合乎婦女生理的能力的職業，卻羣起反對。德國有許多學者很激烈地反對婦女研究醫學。

批稜巴哈指摘婦女裏面還沒有出過一個天才，因而證明婦女沒有修習哲學和科學的資格。但是這種議論的根基，並不鞏固，所以不能使人信服。天才，不是從天上降落下來的，必須有修養與發展的機會。婦女數千年來爲男子所抑壓，她們精神的能力的修養與發展的機會，都被男子們剝奪或妨害，她們的精神的能力自然萎縮了。說婦女不具天才的素質，與說除了一個被認爲天才的男子以外就沒有天才是同樣的謬見。田舍的小學教員，誰也知道他們所教授的生徒裏面，有好多具有非凡的才能，只因缺乏發展的機會，一生遂不能發展。倘若人們都能在很好的環境下面，發展他的能力，可以稱爲社會之花的天才，必能夠常常遇見的。男子裏面能才和天才的數，實在要比從來所知道的多；而數千年來比男子更受許多障礙和抑壓的婦女的才能，也是如此。要是使男女精神的能力，均能在合乎自然條件的下面發展，究竟到怎樣的地步，我們殊沒有可以正確

判定的標準。

今日人類的生活，也與植物同樣：幾百萬貴重的種子的芽，所以不能完全發育，不是土地不肥，便是土地已爲別的種子所占領，小苗因之不能得着充分的空氣與日光的營養。倘若園丁或農夫對於某種植物的成長，並不盡力，而偏說那植物不能完全發育，恐怕他的隣居們都要笑他的愚蠢罷！倘若他想得優良的家畜，不使雌的家畜與優良之雄的配合，也一樣要被隣人非笑的。

爲了財產狀態，能否實行優良之方法，是別一問題。今日的農人，沒有不承認用合理的方法處理植物和家畜的利益的。只是關於人類的時候，就是有學識的人們，也很忽略這樣明明白白的法則。觀察人生而得着教訓，決用不着科學者。有產階級的兒童與無產階級的兒童的身心狀態，都不一樣，是甚麼緣故？這完全是彼等生活與教育的結果。

受過某種特殊訓練的人，他的態度和容貌，必印有某種特殊的痕跡：做牧師和教師的人，一見就知道他是牧師或教師；軍人雖然穿着便服，仍然可以識別他是軍人；靴匠一見就知道他不是裁縫；木匠與鐵匠的區別，也是一見就可明白。在小孩時代，非常一樣的雙生兒，及至長大，一個做粗糙的筋肉勞動者——如打鐵——一個從事哲學的研究，因為雙方的職業，全然兩樣，所以他們的外貌，也生出顯著的不同。遺傳和順應，與一切生物的發達，都有深刻的關係；而尤以人類為容易順應：僅僅過幾年間相異的生活，操相異的職業，是會判若兩人的。

社會狀態與人類的關係，恰似土地，日光，空氣與植物之關係：植物的能否得着美滿的成長，全視它生長的土地，日光，空氣，是否優良：人類之肉體的和精神的發達，也隨他所處的環境而轉變。我們常常看見有好些處於物質豐富階級的人，精神上，道德上，都日漸頹廢，終至滅亡，這是由於在彼等家庭的或個

人的關係外，受了社會的性質的不利的影響；換言之，不良的社會把彼等引入歧途了。人們所生息的社會的條件，比家族生活的條件更為重大。因此，要是使男女兩性共處於同一社會條件之下，都不加以何等的限制，在社會一般的狀態健全的時候，婦女們必能得着今日我們想不到的最高的發展的！這樣的狀態，從來人類進化史上不曾記載，可是曾經在歷史上建立過偉大功業出類拔萃的婦女——照我們所期望那樣的婦女——豈在少數？就以人們都奉為至尊無上的帝王的標準估計起來，可以看出婦女做帝王，比男子做帝王更能發揮多量的才能。如法蘭西路易八世的伯蘭伽后，加斯德勒的女王伊薩伯拉，西班牙腓立第五王后的耶里撒別，俄羅斯彼得三世崩後的女帝加她隣二世，大不列顛帝國的維多利亞女皇，都是例證。布爾巴哈根據婦女們在世界各地，連最野蠻最不穩的民族，也能圓滿統御的事實，唱導婦女比男子適於政治之說。一九一〇年英王維多利亞

崩御時，英國報界且有以英國歷史，男王的治績總比不上女王的理由而主張英國宜專立女王的。

我們更一看歷史上男女大人物：在男的方面：像法國革命當時最露頭角的米拉波伯爵，歷史家都說他是一個大人物；但經仔細考查，才知道他所有的演說底稿，皆由幾名學者在暗地裏替他捉刀，他不過善於運用罷了。而在另一方面：像羅蘭夫人，斯塔埃兒夫人這一類的婦女，真值得我們的讚美，能使許多男子到她們面前，失了光彩。

所有的男子輕視女子，與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一樣，他們以爲女子不過是自己慰藉和享樂的工具，所以女子不可不柔和從順。她的人生的興味，集中於狹隘的家庭，別的一切社會的事務，概委諸她的『造物主』的男子——父或夫；她的思想，運命，皆靠她這個『造物主』代她決定。她越能服從這樣的條件——

縱使不堪肉體的和精神的苦痛之重擔子而死亡——越能博得『賢明』『貞淑』『有節操』的名。可是要想着女子是與男子有同等權利的人類時，那麼把人類的一半除掉，是何等沒道理的事！

婦女既是與男子同樣的人類，那麼她的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該怎樣使用和處理，當然是她的自由和權利；換言之，她是她自己的主人。人之所以生爲婦女，乃是偶然的事——男女雙方都不覺知的事實；決不能因爲這就影響於她的人權。不給與女子以平等的權利，與因宗教上和政治上意見的差異而不使女子受同等的待遇，是一樣的不公平；又與兩人偶然因生長在不同的種族或住在不同的國家之故，說他們就應該互相敵視，是一樣的無意義：這種見解，不是愛自由的人類所當持的。

三 男女肉體和精神的差異

反對男女同權者主要的論點，不外乎說女子的頭腦比男子小，別種的資質也劣於男子，因此女子永久處於劣等的地位。男女祇是不同性的兩種人類，各有適合於其性的目的之特殊機關，爲完成性的職務起見，雙方並各有許多不同的肉體的和精神的狀態。這是確切不易的事實——誰也不想否定而且也不能否定的事實；只是這些事實，決不能作爲男女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的根據。人類，社會，是由兩性成立的；換言之，兩性對於人類，社會的成立與發展，是不可缺少的。最大的天才的人物，也是由母親生出來的；並且他所具善良的資質和能力，往往也是由他母親傳授的。

據著名大家的意見，男女間最顯著的肉體的和精神的資質如次：關於身長：

愛理斯以爲男子平均一百七十生的米突，女子平均一百六十生的米突；瓦羅爾特說男子平均身長一百七十二生的米突，女子百六十生的米突。克勞斯的主張比非路爾特稍多一些，男子與女子身長的比較爲一百對九十三。成人平均體重，男子六十啓羅格蘭姆；女子五十四啓羅格蘭姆。女子胴體的長，這是人所共知的異點。但是這異點，據精密估量的結果，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樣大：中等身材的女子的腳，比較中等身材男子的腳，只短十五密理米突；弗伊乃爾也以爲這個異點並不是多麼的顯著——不能一眼看出。胴體和腳部的長短，是隨着身體的配置，與性全無關係。只是女子的腕與男子的腕爲一百對九十五的比例。男子的手比女子的手寬廣而大；男子通常無名指比食指長，女子則反。

關於頭腦的大小：男子與女子頭腦，絕對的大小爲百對九十四之比；但相對的比較——比諸身體的大小——爲百對百〇八。所以事實上女子的頭腦雖略小幾

分，而從對於其身體大小之比看起來，却比男子還大幾分哩。更照弗伊乃爾之說，男女頭部絕對的長度爲百對九六·一之比；相對的長度，女子却比男子長百分之三。女子頭腦之相對的大，可以明白了。女子骨骼，比男子小，細，而且形狀優美，表面光滑；這是因爲附着的筋肉纖弱，所以表面不得不光滑。這纖弱的筋肉的發達，是女子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她們身體上處處的筋肉都是柔弱而富於水分（照比布拉之說，筋肉的含水量，在男子爲百分之七二·五；女子爲百分之七四·四）。脂肪膜的組織，與此相反，女子脂肪比男子豐富的多。胸部，女子相對的狹而短。此外的異點，是直接關聯於性的目的者。關於相對的及絕對的內臟的重量，許多著者之意見，全然矛盾：非路爾特說，心臟對於體重，重量的比例，男子二一五對一，女子二〇六對一；克留德林說男子一五八對一，女子一四九對一。概括言之，女子的內臟，雖是絕對的比男子小，但是

就體重上說，却相對地比男子重，這是顯著的事實。

男女頭蓋骨的區別，據帕特爾之說，對於一個頭蓋骨，沒有可以決定它是男是女的特徵。絕對的比較，男子的頭蓋骨容積比女子大，重量也隨之而大。

葛羅叟說成人的普通的腦髓平均量，男子一千三百八十八格蘭姆；女子一千二百五十二格蘭姆。此外還有幾多科學者不同的主張。概括言之：大多數男子的腦髓，由一千二百五十格蘭姆至一千五百五十格蘭姆；大多數的女子的腦髓，由一千一百格蘭姆至一千四百五十格蘭姆。但是女子身體，通常比男子小，所以不能拿這些重量去直接比較；必須爲相對的比較——體重對腦重之比較。體重與腦重之比：男子對於每一啓羅格蘭姆之體重，腦重二一·六格蘭姆；女子則爲二三·六格蘭姆。

照馬鏘特之說，女子的腦重，概比男子輕；但這不是與身體大小的比較，是

不精確的。勃辣克曼阿里斯李和披爾遜根據英國的事實和調查，確定男女間的腦量，沒有顯著的相對的差異，即與女子的身長，年齡，和頭蓋骨同樣大小的男子，腦重也與女子一樣。

但是馬鏘特又力說女子的腦髓所以比男子小，是神經特別銳敏的結果。而葛羅叟說：這還不能用顯微鏡證明，很難遽然斷定；我們決不能因為女子的眼球和耳窩比男子小些，就說女子的眼耳不如男子靈明，這確是一定的道理。女子腦髓較輕的另一——恐怕是主要的一理由，是女子纖弱的筋肉的發達。

上述的種種差異，根源於自然的性別，不消說是不能變更的；但在血液和大腦中暗含着的差異，要是改換生活狀態——即營養和教育，職業等狀態——究竟矯正到如何的程度，這是不能決定的事。現代的女子，比諸古代女子或劣等種族的女子，實在和男子有顯著的差異。我們一考過去千年乃至千五百年間女子地位

的社會的發達，就可知道這也是當然的結局。

據愛理斯調查，女子頭蓋骨之容量對於男子一〇〇〇之容量如次表：

黑人女子	九八四
南非土人女子	九五四
印度女子	九四四
坎拿大北部土人女子	九三一
荷蘭女子	九一三
俄國女子	八八四
德國女子	八三八至八九七
中國女子	八七〇
英國女子	八六〇至八六二

關於此事，還有多少科學者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也不能絕對信賴，但據此數字，可以推知一個確實的事實，就是：黑人，南非和印度女子的腦容量，比較德英及巴黎女子大的多；而後者却比前者聰明。

已故的知名男子腦量的比較，也顯出類似的矛盾與奇異：據萊克拉姆教授之說：自然科學者寇維耶的腦，重一千八百三十格蘭姆；拜輪的腦，一千八百零七格蘭姆；數學家敢斯的腦，千四百九十二格蘭姆；言語學者赫爾滿的腦，一千三百五十八格蘭姆；巴黎市長浩斯滿的腦，一千二百二十六格蘭姆——簡直在女子的腦的平均重量以下；但丁的腦，重量也比男子的平均重量少。愛理斯也有同樣的報告給我們，據他說：比休夫秤過某凡庸人的腦，重爲二千二百二十二格蘭姆；而詩人屠格涅夫的腦量，只有二千十二格蘭姆。大居第三位的腦，是比休

夫所稱一個患白癡的勞動者的腦，竟至千九百二十五格蘭姆。女子腦髓中最重的，千七百四十二格蘭姆至千五百八十格蘭姆，內中有二人是精神病患者。一九〇二年八月，在多特門德所開的德國人類學者大會席上，惠爾德亞教授曾試驗一七一六年逝世的哲學者萊布尼支的頭蓋骨，其容量不過千四百五十立方生的米突——腦重約一千三百格蘭姆。又據曾經試驗過蒙生彭森和門什爾的腦的浩斯滿說：蒙生的腦，重一千四百二十四格蘭姆，還不能超過成年男子的平均腦重量；門什爾的腦重，也只一千二百九十八格蘭姆；彭森的腦更輕——一千二百九十五格蘭姆，不但在男子平均腦重以下，並且也比不上女子。這些都是推翻以頭蓋骨容積估量精神能力的舊見解的顯著事實。

皮爾根據英國的材料研究後，其所得的結論是：『說精神的能力與腦重量間有密接的關係的話，全無證據。』人類學者德克負斯也說：『說腦量較重的人

具非常的神經的能力，沒有證據。」最近發表檢查種種人種腦髓所得結果，柯

爾弗路基說：『智能與腦重全無關係。』

不能因腦量輕重而決定心的資質，與不能因身體大小而決定體力的有無是一樣的：象和鯨魚海豚那樣大的哺乳動物，其腦髓的大和重，固然較勝；可是從腦髓對身體大小的比例看起來，却不及鳥類和小哺乳動物；牛羊智力，不及蜂蟻，更是精神上小的却勝於大的明證：所以決定智愚的要點，不在乎腦之分量，乃在乎它的組織和它的鍛鍊。

斯台德教授說：『據我的考察：大腦，神經細胞和小腦構造的優秀，血管的配置，神經細胞的構造，形體，大小，數目，以及最後重大的營養和同化作用，是顯然都能夠左右心的作用的。』

要使腦髓的能力十分發達，不可不使它受規則的訓練；同時它也與別的機關

一樣，不可不受適當的營養。倘若等閑視之，或錯了訓練的方法，那不但阻止正當的發達，甚至於還弄成畸形哩！

馬努布利耶和別的人類學者，還有證明女子在形態上可以比男子得到更高的發達的；但這是過甚之談。德克負斯說：『男女相比，就形態上說，很難尋出一方優於它方的區別。』愛理斯只承認一個制限：就是女子比較男子的特徵，是『趨異性』缺乏；但在披爾遜對於這說的非難中，明白表示這是似是而非的科學的迷信。

總而言之：知道多少婦女發達史的人，誰也不能否定婦女在以前會受過很利害的虐待，而且如今還正在受着虐待的事實。根據科學者的遺傳，與順應的法則，男女的腦髓是隨着教育的相異而相異其發達的。可是過去歷史的大部分，『教育』這個語句，對於女子是全然不適用的。而在受慣不平等待遇的女子方

面，只知道矯揉造作以媚男子。——她們縱然生得美滿的頭腦，却以額高爲不美，好用頭髮來遮蔽住它，而認這爲美，這可以說是墮入孽海而還不知振拔呵！

四 達爾文學說與社會狀態

女子腦重的結果，雖不能證明其劣於男子，然而現在女子的智能程度之低，却是極普遍的事。達爾文所說的『把詩，繪畫，雕刻，音樂，科學和哲學上一

流男子的姓名與同方面女子的姓名相比，到底差的很遠』的話，是的確的。但這種情形，乃是當然的麼？陀兒爾博士說：『要是在數代之間，對男女施同等的教育，情形必會一變。』又照愛理斯之說：『如今女子生理上普通雖比男子爲弱，但這只限於號稱文明的民族，未開化民族却是不然——即男女腦髓差異的程度，與近世文明的發達同時增加了。』還有許多學者，也這樣說。至於從

小起就受訓練的婦女，能够變到怎樣的地步？我們可以看看那些玩把戲的一流女子：她們的態度，是如何的勇猛，她們的技術，是如何的純熟，她們的力量，是如何的雄大，就可以得着這問題的答案了。

這樣的發達完全是原於生活條件和教育。所以人類之肉體的和精神的生活，要是有意使它發達，必能得着良好的成果，是毫無可疑的事實。

植物動物，都是隨它的生活條件而變化：有利的生活條件，可使它們好好成長；不利的生活條件，它們的成長，就要大受其害；倘若把它們置於強制的狀態之下，就會喪其生命：人類也是這樣。人的生活方法，不單只影響他的肉體，還影響他的情感和思想行動。不良的生活狀態——社會狀態——身心自然也會良起來了。所以改造社會狀態，而使人人都能夠在不妨礙他的本性的範圍內得着發

展，即把世人所稱贊的『達爾文學說』中的發達與順應的法則實現出來，使成人
人公共的利益，這是最要緊的問題。但這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是可能的。更

申言之：人類是有判斷有理性的生物，所以必須努力變更生活條件和與生活條件
相關聯的一切不良的社會狀態，而使人人都能得着良好的生活。各個人應爲他
的自身和全社會的福利計，自由發展他的素質和才能，一方面更當排斥擁有妨礙
全社會的權力的人。必須要使個人的利益，與萬人的利益相一致；必須要換去
今日社會利害的衝突，使成利害的調和！

達爾文學說與一切真正的科學同樣，明明白白是德模克拉西的科學，而其學
徒裏面竟有持與此相反之說的，這些人連他們自己科學的真價值，也不知道了。
進化論反對者——尤其是對於自己最會審度利害的基督教徒——罵達爾文學說是社會
主義的，無神論的。關於這一點，維爾海教授也與最激烈的反對論者持同樣的

見解；他於一八七七年在門古所開的科學者大會席上，反對赫克爾教授，力說達爾文學說是屬於社會主義的。維爾海是因為赫克爾主張要把進化論加入學校課程裏面，所以他駁斥達爾文學說，想使它失去信用。但是我們在今日看起來，他確實算是認識達爾文學說，反使我們得着一個很好的結論：就是達爾文學說，既應屬於社會主義，那麼不但不應當反對它，而且應當歡迎它。科學者不應該問一種科學的歸結是要促成怎樣的國家形式，或某種社會狀態當要某種科學，單看那學說是不是與真理一致，如果一致，那麼當然隨着它的一切歸結以容受它，這是科學者唯一的義務。爲私利，爲恩寵，爲階級和黨派的利害而出與此相異的態度的，是再可鄙沒有的，不足稱爲科學者。科學者的團體——尤其是德國大學的代表者——人格的獨立的，實在稀少。因爲怕失去俸給，失去恩寵，失去稱號，學位或出世的機會，遂使這些代表者的大多數屈服，使他們隱蔽確信，而且

使他們公表反對他們自己所信所知的道理。概括地說，今日的科學者，大多是權力者的奴隸。

赫克爾教授和他的高足休米特教授赫瓦爾特等，對於說達爾文學說屬於社會主義的攻擊，熱心辯護。他們以爲達爾文學說，指示自然界到處都是強有力的生物，壓服劣等的生物，因而可以證明有產階級和知識階級是人類社會最高的生存體，當然做社會的支配者，所以達爾文學說不屬於社會主義，正是貴族的。

但弗黎在他所著的社會主義與近代科學——「達爾文，斯賓塞，馬克斯」章裏面，力駁是說：他以爲達爾文學說與社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他又說赫克爾派的進化論者，不知道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做支配者的，不是最聰明最有作爲的人，往往是最兇惡最狡猾之輩；那些人除了專圖私利，苟全位置以外，是沒有何等觀念的；——像資本主義那樣具善良高尚的資格的人難以得着優越地位的。

經濟組織，是再也沒有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這樣不健全的狀態也同時增進。這雖然是很顯著的事實，可是中了資本主義的毒失去正確的推理的人，是看不出的——竟把這樣的社會，看作『最適者與最優者』的社會。生存競爭的原則，固然常存在於各種有機體裏，而使有機體不知不覺地受優勝劣敗的作用，而且它在失了團結或是還沒有團結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但在人類進化過程之間，因人類社會種種的關係——如階級戰爭等——生存競爭的原則，自然也會變化。換言之，階級戰爭的結果，人類必能夠把惡社會變成良社會；有理性的人類與沒理性的生物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但是許多的達爾文論者，都懷着他們的偏見，不了解這個道理，遂生出謬誤的推論。

五 最後的幾件事

再拉雜述說關於女子教育的必要和必須知道的事項。

婦女們應當努力以自己的力量，研究自己的智能，開拓自由的途徑，決不可依賴男子。已經有許多女子，排除種種障礙而入於智能的競爭場裏，博得成功了。但是如今能受高等教育的，仍只限於資產階級圈內的婦女，而無產階級的婦女，還不能享受同等的福利；因為現在的社會制度，把她們向上的路阻住了。

雖然，婦女運動全部完成的時候，這種差別，恐怕也與別種差別同時要消滅的。使女子與男子同校，受同等的教育，這不單於女子有利，而且大有利於男子。照好多材料所證明：第一，可以使沒有好成績的男學生感受激刺而刻苦勤勉；第二，可以改善男學生的風化——像德國學生的嗜酒吵鬧種種惡癖，都因男女同校而逐漸消失了。

女子得入高等和大學的國家，在最近數十年間，急速增加起來了。凡是想

做文明國的，無論那一國都不能拒絕這個要求。就大學開放之一點上說，以美國列第一。美國女子因受同等的教育，遂得着適當的地位：據一九〇〇年的國勢調查，就有七千三百九十九人的女醫生，五千九百八十九人的女著作家，一千零四十一人的女建築業者，三千四百零五人的女牧師，一千零十人的女法律家，三十二萬七千九百零五人的女教師了。

在歐洲許婦女人大學的，以瑞士爲最初。這個蕞爾的小邦，在一九〇六一七年間，諸大學的女生數別：計法科七十五名；醫科一千一百八十一名；哲學科六百四十八名；占全學生數百分之三十七。可是瑞士本國只有一百七十二名，其餘都是外國留學生；因爲彼時有好些國家的大學，還沒有開放。

英國已許女子在大學聽講；但牛津劍橋兩大學至今還不以學位給女子。法國在一九〇五年，有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大學生，內女生數爲一千九百二十二

名（外國人七百七十四名）。她們的分布狀態：法科五十七名；醫科三百八十六名；自然科學二百五十九名；文學八百三十八名；其它三百八十一名。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以來，才有開放門戶許女子入學的大學。但在一九〇一二年，只有一千二百七十名女子聽講生記入大學名簿。後來各地女子高等學校，專門學校，都陸續創設了。可是那時還有最有力的男子們反對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尤其是醫學——教育的。他們反對的理由——如比休教授的理由——是男學生有獸性；他自以爲主張是很對的。——雖然遭許多量狹而嫉妒深的男子的反對，終久問題得着正當的解決了：在一九〇八年八月十日以前，女子只許在大學旁聽，自此以後，遂得正式入學；因爲頒布勅令了。由一九〇八—九年間，正式入大學的婦女，一千零七十七名；旁聽生也略與此相等。正式入大學的女生的學科別：三名神學；三十一名法學；三百三十四名醫學；七百零九名哲學。

當時德國的教育當局，關於使女子入大學一事，曾發布命令說，『與我國文明急激的發達相伴的社會上，經濟上和教育上的變化，遂使中上流階級許多女子陷入衣食的窮境，因而埋沒許多有價值的婦女的才能。婦女人口的過剩和上流階級獨身男子的增加，使知識階級婦女的大部分，拋棄做妻做母的天職。所以當為女子開適合她的教育的職業之途；不單教員，把可以由大學教育而得到的地位，也給與她們，好叫她們得着生活技能，這是必要的事。』——真是切中要害的話。

被壓迫，被奪去權利，在許多的時際，場所被人輕視的婦女們，防禦自己，採用任何的好方法，以努力獲得獨立的地位，這不僅是她們的權利，乃是她們的義務。

女子的地位，既是隨着教育方法而決定，所以教育制度是現代女子最重要的

問題；而對於做母親的女子，尤有二重的關係。

把自己的幸福與社會的幸福，調和到一起，這無論對於男或女，都是最必要的事——近視者流所想不到的事。兩性關係，隨着社會狀態的改善而解放，同時社會狀態也就更其改善了。這種期望的到達，也同別種事情一樣是要靠實習與教育的力量的。不入水不能學游泳，習外國語而不使用，不會說話，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但是知道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也是同樣道理的人，那就多了。盲目的機會，偶然生爲男子——縱然是最鄙野，最無智的男子——就能比智能上優等的女子得着許多權利；因受母親所遺傳的最良的資質，得成偉大人物的兒子，却比使他偉大的原動力的母親有大的權利：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

兩性關係，是自然的；只因有人爲地激成的反感，那兩性遂不自然了。人爲地激成的反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幼年時代的教育上社交上把男女分開：彼

等既不能自由交際，得着相互的信賴；因之男女雙方性格上相互的補充，也就大受妨礙了：所以合理的組織成的社會的第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掃除這樣的障礙，使男女從小接近，受同等的教育——尤其是性的教育！

地獄式的家庭

這篇是杭州姚淵女士的處女作；曾登載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大浙江報的副刊。我那時看見此作，料定作者必是局中人，不然，決乎寫不了這麼精細；當真姚女士發表此作後，不到半年光景，她便飲鴆自殺，與所謂「地獄式的家庭」，脫離關係了！我因為此作的重要部分，既是姚女士自身的寫照，也就是現代中國婦女的寫照；並且是實際的記錄，不是架空的幻想；更恐怕它隨報紙而消滅：所以鄭重地把它轉刊到這裏；除了刪去一段，改正幾字，並分段標點之外，一切都沒有傷損原作。經這麼一刊，我想只要這本書的生命不死，姚女士之冤，是不致長沉乎海底的；換一句話，姚女士的軀殼雖死，精神是不會死的。

（編者）

璧華的家中，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父母，本來是有天倫之樂的人家；但是多出了一個庶母，旁枝雜出，那事情也就多出來了。伊父母是本來不大和睦

的，再經庶氏的慾意助虐，唉！伊母的境況，那更可憐了。

記得有一天，是爲了璧華的父親王先生有一件白色綢衫，明明爲庶氏沾了盤大一塊的青漬。璧華父王先生本對於璧華母王夫人是吹毛求疵慣的，見了這塊青漬，那裏會不生氣，就對王夫人大發雷霆的逼問着：『如何會不小心沾來的。』

王夫人的性情，是極賢惠而忍耐的，被伊夫這樣的逼問，還不肯說是庶氏沾的，一任伊夫的詈責，總是不響；因爲即使說了，伊夫亦不肯怪庶氏不好，反而結了仇，給她加二的爲難了。所以只得啞子吃黃連，生生的咽下肚子裏去，自己知道罷了。伊夫真是任性而爲的：像這回子的事，他又似乎知道，却說道：『這個漬就不是你沾是別人沾的，亦要你管，你何以不管管呢？所以該責你！』唉！伊的庶氏，蠻橫驕縱的性情，本是他自己縱容伊如此的，王夫人敢管得的嗎？

一天過去，一天又來，王夫人總歸沒有一天不受人氣，而有快樂如意的日子的。有一天，又弄出閒氣來了：爲的是伊庶氏有個內姪來作客，和叔母的一個孩子同耍子；不要子別的，却去要子火了；拿柴草結在樹頂上，放火燒；一株樹多燒成了半段，方纔救熄了。當大燒的時候，那兩個孩子的尊親，一點也不管，一聲也不響，好像是有人負這個責任；在她們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任王夫人去叫得喉嚨變啞，兩個孩子兀是不聽；她們反開心。王夫人是因爲伊夫要責問伊，二者又恐怕要殃及隣舍，所以竭力的叫。那兩個孩子見自己的大人不響，寵了自己，愈加胆大，索性拿火柴擦着，到處去點。王夫人不得已向他們的尊親申說道：『請你們叫叫，火是耍子不得的。』誰知道她們聽了非但不去禁阻，反而自冷笑交談道：『要你來管！主人翁叫你管管，你真管起來了嗎？你黃粱正未醒呢！』王夫人聽了這話，幾乎氣死，剛要回答，那裏知道兩個孩

子，擦着火柴，又去點一軸很值錢的古畫；剎那間，古畫已被焚毀了。那叔母和庶氏兩個人，反大聲大喊的跳叫，向王夫人說道：『我們是背轉坐的，背脊上那裏會生眼睛！你是對面看見的，爲什麼不去奪下，害得焚了古畫！』這時候王夫人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明白。她們倆是合力齊心的一同開口，只聽見咷咷喳喳；連祖母多來幫他們。王夫人氣極，只索哭了，還指望等伊的丈夫回來，分說分說明白。到了第二天，王夫人方纔知道伊的丈夫已經回來了，就上前去向他表示表示。那裏知道伊的丈夫鐵板着面孔惡聲的回報道：『只曉得吃糧，不曉得管事！客人來也不曉得應酬應酬！他雖是小一點，怎麼好待慢！糟了點東西，譬如應酬了人家，也值得大驚小怪的！他們是小孩子，難道叫他們賠不成！這是我自己一想情願的，你不必來多囁舌頭了！』王夫人聽了，氣得回不過氣來；那兩位的人物，倒笑得肚子多痛了。

從此王夫人的做人越發難了。索性不管。蠻橫冤枉的氣，也不知淘了多少。其餘稍小些的氣惱，差不多是日日淘的，說也說不盡言；大多像上面的一樣，不必說了。

她的心志很高。要讀書，父親不肯給她進學校。她的苦痛怨恨，真是銘心刻骨。她父親的本意，要贊她在家，她絕對不贊成，這意思也就打消，她父乃安排她出嫁了。妝匣是隨常服用的物，倒亦多全備的。只是看了他們家：灰白色的板壁；古舊陋劣的牀帳；洞房中非但說是沒有煥然一新，並且這氣象，真是少有的恐怖。一天，室中有一男一女：男的臉朝東坐，面色沈沈；女の面向西坐，恨鎖眉峰；看這光景，是在生氣。他倆是一對新婚少年夫婦；那可怕的房間，不必說就是他的新房了。他那新房，如此的形狀，這家人家的景

況，也就可想而知的了。但是這一對的男女，是何人呢？就是璧華夫婦了。它那情景，簡直是蜜月內參商的預兆呢！

璧華一進了這人家的門，看見他們的前廳內堂，暗想比自己的家中，相差怎樣的遠。後來又覺得飲食起居種種的不便，心想只要不像家中的多氣，倒亦罷了。後來細細察看，覺得這個夫婿是無志氣的，於是乎心中懊喪起來。

這一天，璧華特意的和她丈夫開談判會：璧華說：『我總希望讀書。』她丈夫接口的回報她說道：『你賭總是三贏，那裏會獨輸！』璧華氣了，同他正色的說了半天，他總頑皮的樣樣拉懸，後來爭鬧了。唉！還是蜜月內呢！自從這回的一開端，以後動輒相謫；謫則大謫，就是記也記不清爽了。這時候總算還有一個姑嫜是好的，倒說你要讀書，就給你去讀；但是要和一個叔翁商量過，因為自己的阿翁，早已作古，全家是他的主持呢。璧華這個叔翁：吝嗇得

來，連飯多恨不得省的；頑固得來，比璧華父加十倍還不止呢；有時酒吃醉了，無事無端，常常尋事罵人的。姑婢同他去商量，說璧華要進學堂去讀書。他就沸反連天的吵起來，還說了許多可惡的說話道：『她要讀書，何不在娘家讀透？到了我們這種人家，只有燒飯煮茶洗衣裳的勾當，那裏還可以給她讀書！她是是不是在做夢麼？』

璧華這時的懊喪，已經到極頂的地步了；還要學做家務一切，受種種的困苦。她的夫家，不要說是用不起下人，即是衣食多要急過的。至於家務事體，到了這個時候，不管你不要做，不會做，也只得硬着頭皮去做了。但是她起初，走到竈下去，心裏就急得了不得：因為燒飯還是怎樣把米落鍋的，弄菜到底先放醬油，或放鹽的，多不大明白。心裏的着急，已經是够受了，還加上有好幾個人，在旁邊監督着：燒飯煮菜的時候，見了她着急的樣兒，凶巴巴的眼

睛，只管橫過來看着她慌張的動作；鐵青青的面孔，只管沉了笑。她是益發忙了手脚。就是沒有人在旁邊的時候，也只當有人在旁邊監督着，也這樣的着急慌張；自然不是做錯，就是闖禍了。洗衣裳呢：洗了兩三件，不是手破，就是乏力。因此時常便要生病。他們還要說沒中用，討了一個病鬼兒來。

這時的璧華，她的身心手足，處在甚麼地方呢？她的丈夫那時已經出遠門去了；就是平常在家裏，除了交譙之外，也沒有別的事體。咳！她夫婦既是不睦的；還要吃姑娘的苦頭，淘叔翁的閒氣。只有一個阿婆本好的，經人家說說，也改變了性情；有不懂的事去問問她請教她，她總是把嘴唇一披，疾口回報說：『那裏曉得！』有時候還要罵：『這隻貓，嬌養得來！該你不起！你爲啥到我們這種人家來？這隻鷄，老是不會生蛋的！人家養了婆鷄，總生蛋；我們養的，難道不是婆鷄嗎？』

這個時光的璧華，已經怨悔得成病，要死快了，只望回家去住住；可是父親又向他們說定的，若不來接她，無事無端，寧可不要放她回來，以致多費了金錢往返。她本是不歡喜住娘家的，這時只有個母親或來望望，她又要害阿婆費極張羅來請客了。還有兩位姑娘，難爲她可惜自己的人勞費，看見璧華的母親來，戾氣惡聲的更加其不是了。還要對璧華的阿婆說：『我們要點兒，你總是不肯；她的客人來，便這樣費張羅！』其實費什麼張羅呢？無非是向東家去借錢，西家去借錢，受人家許多的嫌憎。好不容易辦到了，買了瘦骨瘦皮的一條魚，小巧玲瓏的一點肉，兩個姑娘，還要怎樣凶饑；婆老人家，自然也沒有開心的了。所以璧華的母親也不大來的。

他們請個把客人，是怎樣的煩難；平常過日子，也差不多是這樣。璧華有一點的奬贈，也多用完了；可是移補了自己的種種用度，也是有的；所最可痛

的，是給她夫拿去嫖妓用。弄到後來，冬天到了，那棉衣寒服，還在長生庫裏，千愁萬慮的愁不出來；該要出去的，只好不去；不得已去了，只好夾衣權當權當；有時千方百計的總算取到手了，那筆錢也無非是自己的心血換來的罷了。那辛苦不去說他罷。還有是借來的，那好話人情又不知化了多少呢！怎麼會送給她丈夫嫖妓呢？他說有急用或要做生意去，你不借，這筆生意是不能成功的。璧華總想玉成人家的，因此總有求必應。誰料他暗地裏却送到堂子裏作樂陶情去，反害得自己愁苦受罪呢？這也何苦？對他熱心的不好罷了！唉！璧華想想看，做人真沒趣啊！活在世界上，還弄成了一生的病，五官百體，多要沒用快了。唉！真真可恨可嘆啊！

像璧華的做人，也算乏味之極，痛苦之極了；然而還有比璧華苦的呢！這

人是一個親戚姨母。這姨母，是璧華叔婆的阿妹；從小沒有了父母；她姊姊就接她來同住。

可是在璧華叔翁這裏做人，辛酸的五味也嘗的够了。當她父母在世的時候，把她當作掌上明珠看待的，飲食起居，由她任意揮霍，連自己的衣帽鞋襪梳頭，多有人家給她料理的。及至到了阿姊這裏，這個阿姊，亦是待人極刻的，連吃饭多不能吃饱；吃饱點，她阿姊便對她說飯多吃了要呆的。

這樣過了幾年，媽媽虎虎的給他出了嫁；賠嫁嫁裝是一點多沒有的；連人家送來的磁器什物，多不肯給她帶去。那又知道她夫家是紹興人，有一種待媳婦凶的習慣風俗，是很深的。看見她賠嫁既沒有，事體又不會做，阿婆自然待她凶。姑娘小叔，還有十多個：阿婆打，大家帮阿婆打；阿婆罵，帮阿婆罵。她傷心的眼淚，天天要濕透手巾；綃起來，也許綃得出。但是他夫婦倒非常和

睦的。她的丈夫看見她面盆什物沒有，就去買了來，她的阿婆就要敲檯拍桌的一頓罵，說怎麼沒有賠嫁要人家買？姑娘小叔還要拿這樣物件，去藏過了，或毀壞了。她的丈夫，是向來給她們吃落慣的，無論怎樣，總不響的，只好暗暗的去體恤她。姑娘小叔，還要做包打聽，報告阿婆；一點點就要來打罵了。

他們是開店的。吃起飯來，一頓要四五桌。本有用人在的；等她嫁去，回報了用人，叫她去辦。可是她也從不曉得煮飯煮茶是怎樣的。不曉得當了多少心事，吃了多少苦頭，好不容易學會了；但是這頓饭菜，早上九點鐘就要辦起，切的切，洗的洗，燒的燒，等到弄好，已經上氣接不着下氣。姑娘小叔倒現成大吃。她自己還要在竈下，火熄一熄，水加一加；縱使肚裏餓，還不能就去吃飯；等到去吃，好的已經盤盤多盡，盃盃多空了，要一點湯淘淘飯，多沒有了。兩吊眼淚，掛得同水晶一般。或者刮了兩三口淡飯；或者老實不吃飯。

除此還要她做鞋子，切鞋底；做起來要十多雙有二十多隻。洗起衣裳來，這許多人的，多要叫她洗。可憐她洗一二件，就要手破的，却要洗這許多。替姑娘小叔做鞋襪，好比閻王限定日子，要一定要的；日裏那裏來得及，夜裏總要做三四更方睡。第二天早上，要安排早飯，天一亮，就要起身，又要做到半夜。任憑你勞倦得要死，要坐一坐的工夫，多是沒有的。

這樣的朝朝暮暮，氣氣苦苦，那個人並不是鐵做的，自然而然的生起病來了。她那種病，是面黃哪，骨瘦哪，腹部膨脹哪；人家多說她是病，偏偏她的阿婆，一定說她是喜，不是病，高興得了不得。又要罵娘家不拿小孩兒衣服來；要了她丈夫的銅錢，去替她忙小兒衣裳了；只等她十月滿足，給孩子好穿的。一月二月，不知不覺的過了二十個月了，那孩子總是產生不出來；她早已臥牀不能殼起身了；肚皮倒愈見得大起來；獨自睡在牀上。她的阿婆姑娘，

理也不去理她一理：聽她怎樣的口乾痛楚，動彈不得；非但不去陪她扶持她，甚至連叫叫她們，多裝做聽不見的。還要異乎尋常的嫌憎她：說她不早死；在他的丈夫面前，說得她來千不好，萬不好；甚至於她夫本來要去待她好的，也難爲情去同她好了。她們對她的丈夫讒道：『虧你去同她好！伊是沒用的，是討厭的！她死了倒好了，給你另外討一個好的。不要去理她，叫她好早點死！』她夫先是不要聽的，經不得你也說說，她也說說，所謂衆口鑠金，人言可畏，積毀銷骨，由漸而來，也覺得她個病實在討厭，不知不覺的心漸冷了，待她不如從前。後來她姊姊，要他們把她送給西醫去醫，他們不肯道：『不用醫的，她那種病那裏會得好！我們是只有聽它的了！』她姊姊定說要醫，還是她的丈夫，勉強允許把她送進醫院去。西醫說醫得好要剖腹；等到剖了腹，拿出面盆大一個氣球，說是受氣積成的。一頭拿出，胸腹就寬暢起來，漸

漸的好了。

但是銅錢却用了不少，阿婆丈夫愈加弄得嫌憎怨恨起來，說就是病好了，也不要她；索性趁她在院裏，沒有出院的時光，另外明媒正娶，大搖闊擺的討了一個小老婆。那女人是一點兒也不會做，也不肯做的。他們反而雇了用人服侍她；鮮衣美食供養她。不要說不去給他們做鞋子洗衣服，高興起來，大世界逛逛，麻雀打打；一天沒得打牌和出門，馬上就生病吃藥，尋事鬧架了。試想這家人家，討前妻來，只用了二三百塊錢的光景；因為沒有賠嫁，要磨折得這個樣兒；討這個小老婆來，洋錢化了一千多，有氣也只好耐了。無病也給她看病，不好也只好好了。無病吃藥，倒反弄得她十日九病。阿婆丈夫多急煞了；因為娶她洋錢費了這許多呢！可見得世界上的事，真是犯賤的！

等到前妻病好回家，看見了這樣個人，人人多趨奉她得了不得，多呼她爲大

少奶奶，待自己照老榜樣，這一氣，幾乎把方好的病，仍舊復發，怨命傷心，恨極伊的丈夫了。其實伊的丈夫，也叫冤枉弄成負心的：他那種原故，多由狠心狗肺的阿婆姑娘，嫉妒他們和睦啊！她的丈夫，見伊對他這樣，本來可以回心的，後來反弄成極惡了。

這個小老婆，平常倒天天生病的；但是罵人趕鬧起來，倒力大如牛的了；連阿婆姑娘小叔丈夫多怕她的。她要怎樣的看病游樂，同大吃大穿，多能殼忍痛依她的。但是小老婆對着伊是不理睬，還要指指點點的說不准人家背後提大夫人一個大字，提自己一個小字的。弄得沒人對伊叫聲大少奶奶。

她的病醫好，醫生說是要養的，他們又要逼着她去做。可是她氣起來，眼睛漸漸的異樣了，說話沒有倫次了；哭起來，她能彀跪在地板上哭一夜；罵起來，樣樣罵得到極頂。

因此他們更加厭惡她，想了個治死她的法子：一更向盡的時候，叫了人來，扮了兩個鬼，一黑一白，立在她的床面前。她一忽睡醒的時候，必定要走起來吃茶的，看了大嚇一跳。可憐她那次死了倒好了，可是不死。從此愈加不懂人事了；連十二月裏穿的棉襖，多能脫下來不肯着上去；棉被半夜裏走起來會扯得粉粉碎。看她個冷啊，皮膚紫漲，得得亂抖；被給了她，又扯了；因此往往夾被過冬，倒不扯了的。

有一年子十二月裏，她走到竈底下去吃了一鉢頭肉，他們當然更怨她了：把她一個房間關起來，開個小洞送飯；只有一點點菜同飯，並且天天是這樣的菜。天沒有晚，就吃飯。夜裏頭是不給她燈的。有一回她又在房裏哭叫跳罵起來了，他們就開門進去，將她拉出來，敲得血肉淋漓。可憐哪！這不是人間地獄麼？

璧華家還有一家隣舍。那家兒子，對着娘是當做老媽子的，要她燒飯洗衣買菜管孩子；對着老婆，却當做天神一般，只要叫她陪陪坐坐，不准去分做一些兒事體的。那怕娘有事體，孩子跌倒，老婆坐着，看多不看，他總說是娘老昏頭不管牢，害他跌的。因此娘清早起來，替他們買菜蔬，燒熟來管孩子。他們睡到十二點鐘走起，只要現成吃吃；吃了又到房裏去陪坐了。還有這張面孔呢：對着老婆，是眉花眼笑；對着娘，是鐵青冰冷的。他的娘時常坐在竈下，燒火抹淚呢！後來這雙眼睛氣瞎了，仍舊要叫她上街去；她有時候路走錯，摸不回來。夫婦走起來：媳婦是極不賢惠的，就要罵：『老太婆一定跌煞在街上的是了，何以我們走起，她多還不回來呢？』兒子是最相信老婆的說話，聽見她罵，等娘回來，他又要罵了。

媳婦娘很多着呢，以上所記的幾家人家的事，不過是豹之一斑罷了。唉！人間何處不是地獄！像王璧華的母親，夫家的姨母，隣家的老太婆，及璧華自己所處的境遇，有什麼天倫樂地倫樂！簡直是在地獄裏受罪罷了！

一堆碎報紙

這一堆碎報紙，是我近幾年來零星的積存；我相信這些是可以做本書正篇的適當的觀量的。——在好幾篇的末尾，我又附加些含有討論性質的見解，——確是我的個人的見解，並非蛇足；望讀者不要等閒視之。

(編者)

女子在婚姻上的苦痛和危險

(蘭薩女士)

婚姻自由的空氣，一天澎湃一天，機械式——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的婚姻，當然要到淘汰的末路；當這過渡時代，犧牲在舊式婚姻制度下的人固屬不少，而我們姊妹所受的苦痛，却尤其厲害。現在可分為三項說：

1 舊式女子和舊式男子結婚的苦痛

新女子和舊社會男子結婚的，可說很少；但舊社會女子和舊社會男子結婚的，那是常事。這種男子的心理，完全不承認女子的人格，——視如奴隸，玩物。在女子方面，因為受經濟的牽制——沒有自立的能力，——舊禮教的束縛，不能發生反抗的能力，那種吞聲飲泣的生活，誰也不忍耳聞目覩吧。

2 舊式女子和新式男子結婚的苦痛

久居舊禮教勢力之下的姊妹們，當然很少求知，社交的機會；她們的思想，除學『賢妻良母』之外，委實沒有別的發展。這種人如果遇着一個愛好時髦，求全責備，不顧時代的對手，當然不能應付他的要求，滿足他的慾望的。這原不是她的過失，實在是舊禮教的賜與。唉！我們懦弱的姊妹們，我們久受屈服的姊妹們，若是處到這個境遇，一方面受對手的輕侮，屏棄，一方面又受舊禮

教的指摘，種種說不盡的悽慘情形，恐怕更苦於以奴隸玩物相待的境遇啊！

我是一個沒有婚姻經驗，天真爛漫的女子；但是從朋友親戚方面，觀察所得，確有使我不忍去看人家結婚的感慨。可是我們稍具知識的女子，何忍竟抱獨善其身的主義，對於這班已受結婚苦痛，無力抵抗可憐的姊妹們，大家應當想一個什麼方法去救濟她們纔是呢！

3 自由戀愛的危險

一個受過新教育的男子，大都以為和一個舊式女子結婚是可恥的，所以必定要和新女子結婚。自由戀愛根據精神契合的，固然很多；但以物質，虛名，色相做唯一的標準的，也是不少。青年們呀！要知物質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虛名是靠不住的；色相是比較的。假如一個男子拿他的財產或虛名，來交換一個女子的美貌，這女子也很願意的承認他；試問這個以色相為前提的男子，將來

遇着更美麗的女子——能夠以同等的財產虛名引誘的，——能不能不移愛於她？能不能繼續的愛她？這種不澈底的戀愛，恐怕今日的自由結婚，就種下了將來自由離婚的慘劇吧！我們懦弱的女子，富於感情的女子，初經歷社交的女子，纔向戀愛方面進行的女子，對於戀愛的要素，不要認錯！觀察對手的態度，不要忽略！不要受虛榮的引誘，一時的衝動，做掛新招牌——自由戀愛的招牌——的男子試驗品，做詐偽戀愛的犧牲者，做誤認自由路的怨鬼！（現代婦女）

編者案：這篇短文缺少一項，『新式女子和舊式男子結婚的苦痛』；但這問題也很簡單：

最近（一九二六年五月）杭州自殺的姚潤女士，就是例證；稍加幾句，以補闕遺女士文之不備。

今日中國女子的責任

（陳衡哲女士）

女子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本來與男子略有不同；但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中國，它的不同的程度，就更大了。從前中國女子受過教育的，固然不少，但她的活動的範圍終究極狹：家庭便是她的世界，便是她的權府，也便是她負有責任的唯一地方。由這個地位一躍而爲中國的國民以至於世界民，實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女子的地位既已改變，她所負的責任能不加添嗎？能不由簡單的變爲複雜的，平易的變爲崎嶇的嗎？這個崎嶇而複雜的女子的新責任，實是我們今日的一個大問題。我現在便是要把他的幾個較爲重要的方面略述一述，深望能藉此引起一般人士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和討論。

〔社交方面〕

我現在所欲說的，並不是社交問題的本身，乃是女子在社交上所負的責任。因歷來男女禁絕交際的結果，中國青年男女的性的自覺心，常不免異乎尋常的深切，這是一件極不幸的事；因爲它不但能使男女在社交上發生一種

過分的性的自覺，並且能使彼此都以純粹的性的動物對待對方；它尤能幫助男子們去保存那以「婦人」比「醇酒」的態度，使他們永遠不承認女子除了性的人格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獨立人格。在這類男子的社會中，性臭不濃的女子，便不免要感到社交上的孤獨了。我們固然知道在曾經受過教育的男子中，確亦有知道尊重女子的人格的，確亦有能以高尚純潔的友誼去待遇她們的；但這一類人的數量，比了戴着性彩眼鏡者的數量，真是滄海一勺了。青年女子們處在這個環境中，我以為至少有兩件事可做：其一，是修養我們自己的人格，去獎勵那少數尊重女子的男子，使他們的數量，可以漸漸增加起來；其二，是拒絕戴着性彩眼鏡的男子的需求，使他們知道我們現在所奮鬥的，並不是為了要把高底皮鞋來代替尖頭高蹺的繡花鞋，也不是為了要把西洋的玫瑰霜來代替北京的胭脂；換一句話說，現在我們所要爭的，並不是一個換皮不換骨的新式玩物，乃是我們獨立

人格的恢復和我們女性的提高及擴大。我們在社交上，一方面要使男子們了解我們的人格；一方面又要利用我們的女性，去提高社交的標準。我上面說過：在這一方面努力的人們，無論男女，他們的地位都是很孤獨的。但孤獨不應該使我們灰心，我們應該把它當做一種挑戰聲。我們當用完美的人格和美潔的女性，去把那些躲在社交的聖壇底下的毒蟲狡獸，驅除乾淨，使他們不能蒙了新的假面具，來欺騙我們，這是怎樣神聖的一件事業呵！

婚姻方面

青年男女們對於別的問題，容有不甚同意之處；但對於自由結婚的一件事，大約千人中也找不出一個反對的人罷。所以這件事的自身，本不成爲問題；但因爲中國的婚姻，有許多特別的歷史背景，所以中國女子在婚姻上的地位，也就不甚簡單了。這個背景中的最重要的，第一是代辦式的婚姻；第二是娶妾的風俗；第三是早婚；因有這幾個情形，所以今日中國的青年男子，大都

是已經娶過親的；而其中的一部分，又是十分不滿意於他們的夫人的。他們處了這個地位，自然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是抱定了忍痛主義，不作非分的妄想；其二，是棄妻重娶，——與妻子離婚之後再重娶的，算不得棄妻，我們對他們是沒有非難的，但這類人實在不多。能實行第一個辦法的，至少須具兩個條件：便是高尚的人格和對於不幸女子的同情心；但這兩個條件，却不是大多數的男子所能具的，何況還有多妻的遺傳性，淪髓浹骨的躲藏在他們的生命之內呢？他們現在既碍於清議，不能公然娶妻，而姨太太的鈎子，也不能釣到時髦的女子，於是棄妻重娶的一條路，就被他們踏成平坦大道了。我敢說棄妻重娶的主動力，是娶妾的遺傳性；實在是年來觀察的結論。因為我看見有許多新太太，除了年事略輕，姿色略佳之外，實在沒有別的勝過家中的舊太太的地方。若使棄妻重娶的一件事，不至於使任何一方面受苦，那也就不能一定算爲罪惡；但是可

憐的舊式女子呵！ 她們既沒有自立的能力，又沒有重嫁的胆量；我所知道的棄妻中，有幾位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她們即願再嫁，亦豈能得？ 於是她們就只得像秋天的黃葉一樣，乾枯憔悴，踐踏由人了。 我們現在要問：為什麼中國數千年來禮教的罪惡，要完全罰在她們的身上呢？ 為什麼這個十字架，要叫他們孤零零的酸楚楚的獨自承受呢？ 我們現在不必去管男子在這件事上所負的責任，我們且先問一問我們自己有沒有責任：我們豈真是「無辜」的嗎？ 我們豈盡是「上當」的嗎？ 我們豈沒有「明故知犯」的嗎？ 青年的女子們：我們即不為自身的人格計，嫁與有婦之夫的人，無論如何，總逃不了作妾的羞辱；亦當為不幸的同類，發生一點同情之心；為志行不堅，彷徨歧路的已娶的男子，作一個黑夜的明星，使他們知道用不幸的女子的血淚和碎心來換取自己的快樂，是卑鄙的是可恥的，是早晚要出更大的代價的！ 我們對於他們若有真實的愛情，那我們

援救他們的責任就更大了。這個救助三方面的艱巨責任，固然不會落到每一個女子的身上；但每一個青年女子，卻不可不有肩此大任的願心，不然風波來時，她便不免要連人帶己的一同跌下千丈深淵了！

〔國事方面〕

說女子應該提倡儉德，屏棄虛榮，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我有時追溯現在中國內亂的禍苗，却不能不聯想到女子在這一方面所負的責任了：有看不起宦場失敗者的蘇太太，然後有那位以錐刺股的戰國的大政客；有授意僚屬孝敬汽車的某太太，然後有不顧名譽，舞弊作奸的某官僚；有譽作中國國母的某女學生，然後有甘自降爲禍國殃民的軍閥的某偉人；但這一類的例，又豈勝舉？總而言之：充女子奢侈心之所極，天下的男子可盡入於萬劫不復之地；充女子虛榮心之所極，天下的大亂也可以永無終止之期！今日中國的內亂，責任固不盡在女子；但女子的手上豈無血跡嗎？我們即不能爲我們的軍人丈夫，政客丈夫，

議員丈夫去洗盡他們心上及手上的血跡；我們至少可以把我們自己身上的血跡洗去。我們若認定軍人，政客，議員是今日中國內亂的主因；我們若認定他們是慘殺全國人民的凶手；我們便將學了那位冷芳女士去和他們斷絕關係，那裏還有閑情去贊助他們的作惡呢？況且女子們若能以儉樸相期，以高尚純潔的學問事業爲她們野心的唯一標鵠，那麼中國的內亂也就不啻釜底抽薪了。青年的女子們！清議卽能放過我們，我們自己的良心能讓我們去避免這件重大的責任嗎？

新地位所給予中國女子的新責任，何止這麼幾樣：比如因新家庭而產生的女子的新責任；因工業制度的輸入而發生的社會新事業；因教育方法的改革而女子在教育界上得到的新地位；因東西文化的接觸而落在女子肩上的新使命；以及其它大大小小，正的負的，各種女子所能盡及應盡的責任，那一件不值得我們的討論呢？但因爲篇幅的關係，此處只好從略了。

結論

瑪志尼說得好：天下的大患，不在人們的沒有權利，乃在他們的

沒有責任心。放棄了責任而爭權利，即使爭得到，也是可愧的。反而言之：如今日中國的青年女子們能人人明白自己責任的所在；能以一己的人格，去培植那方始萌芽的社交之花；能以高尚冷潔的嗜好，去熄滅那火焰山一般的虛榮心；能以誠懇的同情心，去替不幸的同類負她們的十字架；能以聰慧的心思，銳利的眼光，純潔的情感，幽默的態度，隨事隨地，去盡我們的特別的責任：我們若能這樣的爲人類負擔子，我們若能犧牲自己幸福的一部份去替這個過渡時代的中國造一個堅固美麗的橋梁，那麼我們做人的目的，不已就達到了嗎？我們不是已經在婦女的歷史上，加上了一篇光榮的實錄嗎？我們還用得着爭什麼權利呢？我們已經用自己的血汗，在海底找到奇美的明珠了！還和人們去爭那個玻璃做的假珠子做什麼？（時報）

編者案：陳女士這篇文章，活氣很足，不過有點籠統就是了。她責備中國女子因虛榮心過火以致牽動國家的安寧，這確是她的獨創的見解，很值得我們的注目。但她所說的『責任』，似乎範圍太狹；而且沒有具體的鵠標；又現在政治上，社會上所有做人的道路一概不讓女子通行的中國，縱然有想盡責任的女子，有誰許她去盡呢？——我想她們只能夠盡兩種的責任：就是家庭的奴僕和妓院的公共洩慾器：前者可以使男子的家裏，少一個娘娘；後者可以給維持『治安』的人——甚至於辦『教育』的人——抽些『花捐』：這不是現代中國大多數的女子不盡也要得盡的責任嗎？若是像陳女士那樣：在國內已經做了作家，又往外國留學，學成個歷史專家；回國之後，既當教授，又當著作家，真算盡了女子的責任了；但這我們只能認作特殊的例外，決不是大多數的女子所能做得到的。因為大多數的女子，當處女的時候，沒人認她是『人』，只認她是『債』，她的父母，但願早送她『出嫁』，還完了『債』，就算心淨，誰肯再搭賠『血本』，供她求學——尤其是留學

外國！呢？所以要想叫女子盡做『人』的責任，必須先把『人』權給於她們；必須給他們開闢責任的道路，開闢教育的門戶！這些要義，斯丹大爾和倍倍爾早已發揮出來；我也不再嘯嘯了。——陳女士不多申說的緣故，果真是『因為篇幅的關係』嗎？又她這文的『婚姻方面』項下，還有個疏忽的地方：她說『中國的婚姻，有許多特別的歷史背景……背景中的最重要的：第一是代辦式的婚姻；第二是娶妻的風俗；第三是早婚』：從這背景裏生出『棄妻重娶』來，很對；怎麼又說『棄妻重娶的主動力，是娶妻的遺傳性』呢？又她舉出的三種背景後面，還有極濃厚的背景，她也沒道個隻字；暫且不來描繪這個極濃厚的背景，單說『娶妻的風俗』的重要的背景，我以為確是『代辦式的婚姻』及『早婚』和那女方年齡過大的結婚，——是我近幾年的觀察思考所得的結果。——過早與過遲的結婚，都難以維持永久，這是愛倫凱說的；又『結婚男女的年齡相差太遠則離婚最多』的統計，在倍倍爾的現代結婚生活中，開列一個：我對於這兩位大家的見解和證

明，很是信服；還望本書的讀者諸君注意及之；并願請教於陳女士。

舊戲與女權

(Y L 女士)

我小時候常常跟着父母去看舊戲；因為我的父親不但喜歡看戲，而且還能自己登臺做戲。阿呀，我忘記了：他老人家在世時向不准我說『看戲』與『做戲』，他說：『戲只宜乎聽與唱，而不宜乎看與做。』我至今還是不明白；我只覺得看那紅紅綠綠亂鬧一陣，還比聽那震破耳膜與心臟的鑼鼓，單調的樂器，矯揉造作的歌聲強多着呢。我始終覺得舊戲野蠻，粗糙，單調，與樂歌的學理相差萬萬里。現在很有許多靠着戲子吃飯的捧角家，以及『認賊作父』的票友，把舊戲強附爲『歌劇』。其實西洋的歌劇最重的是幽逸的樂聲與移情的歌喉。把舊戲與西洋歌劇相比擬，簡直與庚子義和團請出肉體的『黃蓮聖母』與

『紅燈照』來抵制天主教中想像的『聖母維多利亞』與『白衣天使』，有甚麼分別？

我相信歌劇有研究與存在的價值的。但是從現在的皮簧梆子『改良』出來的歌劇終久不免是假歌劇；因為那震耳的鑼鼓只配在露天廟台上助鄉村市日（Market day）之興；而『臉譜』『行頭』等違反戲劇學理的蠻人遺習也只足以娛泥塑木雕的廟神之用。我起初也是把舊劇誤作歌劇的一個人，現在我覺悟了：我覺得中國的舊劇缺乏我們創造新歌劇時採取的材料，與現在一班『野狐禪』的假新劇不足以爲創造新戲劇（白話的）的基礎，一般無二。

現在且慢談創造新歌劇；因為我相信白話劇較合於德謨格拉西的精神，我們應當先從事於創造白話劇，我很費了數年苦工在舊戲中；但是我創造新歌劇的熱望只覺得一天低落一天。我研究的結果是不完全的失敗。我敢斷言舊戲裏植

不得新歌劇的萌芽；而相信舊戲爲歌劇根據的人，不是不認歌劇的學理與藝術的美，就是闢玄虛，賣假藥，替那將要沈沒的野蠻遺物開闢一個非美不德的新殖民地。但是我在失敗之中未嘗沒有一點值得傳佈的消息。我現在把這個消息，據實直書出來，警告我們有覺悟的諸姑姊妹。

我從前因爲作創造新歌劇的癡夢，強迫自己進舊戲院去。但是舊戲院中的女學生並不止我一個。我不知他們爲甚麼要陪我來嘗這種苦味？我更不知他們心裏的舌頭辨出了這苦味沒有？如果沒有，那或者是他們特殊優越的幸福。因爲我覺得這苦味真苦到忍不住了。

大凡婦女們總喜歡注意婦女方面的事：我覺得每次遇到一位婦女，總喜歡從我頭髮起端詳到腳爲止；歲數愈老的愈富有這樣的習慣：如果這個習慣是我們婦女的普遍性，這『舊戲與女權』的問題，就該早存在一般諸姑姊妹的心裏了；那

未我竟可不用說了。但是我很懷疑：我想起在舊戲院中嘗的苦滋味來，實在有不得不說之苦。

舊戲雖有許多種類；但是我這個『舊戲與女權』的問題，不幸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試問在舊戲台上表現的婦女，是些甚麼婦女？描寫婦女的性格，是些甚麼性格？最著名的旦角，憑着甚麼在那裏騙大包銀？博那雷動的掌聲與叫好的怪聲？我覺得旦角每出一回風頭，座中大多數的男客要向女客臉上來探察一次神色，看我們羞不羞？反對不反對？唉！『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般著名的淫戲不用提了：他們以出婦女的醜爲能事。在編這類醜劇（就是現在有許多人尊稱他爲『歌劇』的！）的文人心裏，一定裝滿了『最毒婦心』，『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如蛇蝎』，『婦女除性慾外沒有他種性情』

等等辱沒婦女人格的惡觀念。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的生母是婦人！這一類的戲，不但愛談『維持風化』的警界官員喜歡看，就連高談『自由』『平等』『解放』與『改造』的先生們，也常常鼓掌喊好。阿呀！我勸諸姑姊妹醒醒罷！這種侮辱婦女人格的事，我們女界若不出來干涉，沒有一個男子會替我們想得到的。

有人說：『淫戲本不是演給婦女們看的。』但是男子爲甚麼要唱要看他呢？不但男子自己要唱，而且還有許多被惡鴉凶徒用暴力壓迫的所謂『坤角』，也恬不知恥的依此爲叫座戲。戲院如果是專爲男子而設的，那末爲甚麼要有『坤班』呢？難道是爲了男子造謠，污蔑女子人格，還不足以見信於世人，一定要請真的婦女登台去證實嗎？男子果能與女子各分半個世界，實行脫離關係嗎？

除淫戲外，一般所謂『正經的戲』裏，那裏有用清潔手腕描寫出一個真正婦女的性格來？他們表現的婦女性格是隔膜的刻板的，可以用兩三個字表明的。總而言之：不是爲了貞操發生問題，就是爲了性慾釀成戲劇。偶有一二無關於貞操與性慾的婦女，又大都是虛榮心與倚賴心過甚，而且被一班像姑與娼妓表現得與馬路上被迫拉客的『野雞』一樣。總括一句：戲台上青衣與花旦等角色，都是爲了圖擴張男子單方的權利而假設的。

最親愛的諸姑姊妹吓！我勸你們且慢談參政運動罷。我們二萬萬女同胞如果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就不得不把男女平等的觀念，灌輸進四萬萬個腦子中去——男子與女子同要有這種觀念。僅僅足跡不及戲院是不足的。這一類剝奪女權，侮辱婦女人格，違反人道主義的野蠻戲劇（假新劇也不可不注意）一天存在，在，婦女們就一天得不到真正解放；因爲這些野蠻戲能使與我們有關係的男子沈

溺在一種麻醉空氣中，對於婦女發生種種隔膜誤解的觀念。諸姑姊妹呀！請

醒醒罷！（學燈）

一夫多妻制下的妾之研究

（惜）

俗話說：『地上做個小，不如天上做隻鳥。』因為鳥在天上，可以東西南北的自由飛翔，而做妾的雖然身藏金屋，却是處在家庭的監獄中，與鎖在籠中的鳥一樣的不自由。玩鳥的視鳥為玩物，雖然供給它飲食，愛惜而且珍護；但是他為自己而愛惜伊，珍護伊，並不是為同情，只是一團私欲罷了。這種鎖在竹籠的小鳥與那些藏在金屋中的小妾，伊們的不幸的命運是一樣的：同是被人玩弄，同是受人束縛，得寵猶可在監獄中過無期徒刑的生活；如果一旦失了恩寵，那就無異判決死刑，靜靜的候着處決的日子罷——伊們的生存權是握在人家手上。

的。試看紅樓夢裏的鴛鴦答復伊嫂子的話，就更明白了：『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得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要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舅；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做妾的本好比衝鋒的戰士：一面是生，一面是死；到了樊籠裏去，生死當然要由人了！

妾既然是不好做的，為什麼現在女子做妾的又時有所聞呢？我們看中國一班顯官達宦，富商大賈，常一個娶上幾個女子；甚至白髮長髯的老人，還要娶紅顏青絲的少女爲妾，那真是坑死人了。古來自天子以至庶人，大半都左擁右抱的，——至少有一妻一妾，多的一妻數妾。法律雖然禁止重婚，但對於納妾卻是認爲合法的。中國多妻之風之盛，大概我們中國人自己都知道的，簡直高於

信奉回教的民族之上，與各國比較起來，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了。

我們中國人有句俗話，就是說『飽暖生淫欲』，納妾的多是溫飽而有餘裕的人；並且一般士人深中傳統的家族觀念之毒，以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借此可以廣納姬妾；其它或因夫婦不睦，或因別種緣故而納妾者，究屬少數：不過這些都是就男子方面觀察的。如果就女子方面觀察，則女子爲妾的原因還是一種經濟的原因，我們看妾的前身就知道了：妾之前身，十之八九不是婢，就是妓；其它作妾的，也多是小家碧玉，迫於飢寒，只好走此末路。但我相信女子是沒有一個甘於自願爲妾的：因爲做妾不但要受男子的凌辱，並且要受同性的鄙夷；即使衣錦繡，食珍味，伊的精神上的痛苦總要比伊在荆釵布裙的時候高至萬倍；何況男子所好者在色，若一旦色衰之後，伊更苦不堪言了。

妾的制度的罪惡，第一是蔑視戀愛的神聖：男子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女子來

作他的小妾；他們二人的關係，只是金錢的關係，買賣的交易，絲毫沒有愛情可言。

第二是侮辱女性的人格，這可以分二方面說：一方面是出錢買妾；它方面是一個男子娶上幾個女子：這與人道主義是大相矛盾的。

第三是侵犯女子的自由：女子做妾之後，一切自由全失；伊是伊丈夫的所有物，什麼權利都沒有了。

就上面所說三種罪惡講，女權主義者不能不大聲疾呼：『打破妾的制度！』『推翻多妻主義！』愛爾烏特說得好：『凡有奴隸的民族就有多妻的風俗。』爲維持及尊重女權起見，妾的制度是非打破不可的！今年三月八號廣州女界舉行慶祝國際婦女節的時候，伊們的標語中有這樣一句，就是：『廢除納妾及一夫多妻制度。』我禱祝伊們的運動能够早日成功，一般不幸的姊妹們就獲益不淺。

了。

要廢除納妾及一夫多妻制度，可從以下幾方面着手：

- (1) 在法律方面，規定一夫一婦制，嚴禁重婚及納妾。
- (2) 在倫理方面，提倡戀愛神聖的觀念，使知『沒有戀愛的結婚是不道德的』；一夫多妻不但侮蔑女子的人格，並且自己也是道德的罪人；此外還要打破傳統的家族觀念，提倡尊重女子的風氣。
- (3) 在經濟方面開放一切職業，不但要給婦女以自立的機會，並且要給婦女以自立的能力。（學燈）

編者註：本文是節錄的。

難乎其爲女子

（二女子）

高樓上的小姐，容易害相思病，原由不一定是爲了某項問題的不能滿足，大概禁錮在深閨裏，渴念着圍牆外的塵土，也許會想念出相思病來。

我總算晚生二十年，並且託天之麻，未生在官宦人家，一沒有受着纏足之刑；二未坐過溫柔牢獄。自幼就仗着天賦的腰腳，拍呴拍呴地在大街上跳躍。我倒可以與拿破崙合用一部字典；因爲我也是不識『難』字的。

不好了，在最近的三年內，我的拿破崙字典却不適用了：走出門去，處處感着困難；幾乎逼得我也要去坐溫柔牢獄了。我一個人獨來獨往的出外去有事，父親母親倒不說什麼，鄰居人家却發起閒話來了：有一次我在同學家裏寄宿了兩宵，弄堂裏都喧傳『某家的女兒跟人逃走了』；從此他們看見我走過，便一個個交頭接耳起來。唉！難乎其爲女子。

我同我的弟弟，從小就嘻嘻哈哈玩笑慣的，現在他忽然同我疏遠起來，並且

絕對不肯同我出門走路了。我再三問他原因，他脹紅了臉說：『同學們都取笑我有了情人了。』唉！年紀大了兩歲，同胞骨肉也不許親熱了；這從那裏說起？唉！難乎其爲女子。

走在路上，鐵青了面孔，百樣事都不在眼裏，人家要說『板板六十四』，『一副寡婦臉』；對人和顏悅色罷，又有人要說『骨頭沒有四兩重』。唉！難乎其爲女子。

我最愛清潔，有事出外，少不得換幾件乾淨衣服，我並且不大愛乘車。而每逢步行歸家，總有幾位先生，恭送到我門口。他們在後面訕搭着；我要喚巡捕罷，他們又無惡意的表示；我要罵他們罷，他們倒藉此有了進身之階了；低着頭不去理睬他們罷，好像我自己又太表示是一個弱者了；左右不是，難乎其爲女子。

受了這許多怨氣，如果可以痛痛快快的向人家申訴一番，倒也罷了，最恨的是氣在肚裏還不許同人商量！我的姑母表嫂舅母太太們，都患着肝氣痛毛病，我總笑她們多氣；現在我的年紀雖然不老，倒也快害肝氣痛病了！

我早想將我的積氣寫出來解解悶；但是總想不出寫給誰看的好。最後還是

想着投稿的法子，寫出來給大家看罷；不過我還沒署真名姓的勇氣咧。（青光）

婦人似船

（化我）

「今有一船，被做官的人所雇，這就是官船；很威嚴很榮耀的。」

「那個官離了船，這船的威嚴和榮耀就沒有了。隔了幾天，這船被一個商販的人雇了，這船就變做商船了；這船被爲盜爲賊的人所雇，這就是盜船和賊船了！」

『今有一婦人，隨了一個做官的人，這就是官太太了，於是有非常威嚴和榮耀。不料那個官失了勢，她和他離婚了。隔了幾天，她跟了一個商人，她就爲商販夫人了；後來她跟了一個做盜或做賊的人，她就是盜婆婆或賊婆婆了！

『所以我說：「婦人似船」，這個比方，絲毫沒有相差的吓！』

這一段話，是一個無知識的茶跑堂阿金說的：我聞了，不禁失笑；後來細細地回憶，他的取喻，真是絲毫無異：這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特地寫出來，請關心社會問題者一研究之！十四，一，三，松江。（青光）

我的姊姊

（鍾儀）

我的姊姊死了，——死了三年了；我想起她來，眼眶裏的熱淚，止不住簌簌地往下落。

我的姊姊爲什麼死的呢？說起來話長：她自幼字於百里外林姓子做妻；當她十三歲的時候，林家遣人來說，家裏人口少，要帶我的姊姊去做小新婦——便是童養媳，——領帶成了人，就使他倆同居，免得將來兩家繁文縟節，費許多周折了。我的母親，起初不肯的。那時父親歇了生意在家，衣食艱難，勸母親道：『女兒終是別人家的，遲早總有這麼一回事，不如隨她去罷！』母親終於拗不過他，姊姊含着眼淚，告別父母和弟妹，進林家門去了。

姊姊去後，我失了一個好伴侶，心裏十分難過；路途很遠，沒有人帶我去望她。過了一年多，我的表舅父從姊姊處回來，說她的婆婆非常厲害，將小新婦虐待得幾幾乎身無完衣，體無完膚。我母親聽了，整整的哭了兩天。

有一年，我奉着母命去瞧姊姊。我一見她，像帶雨梨花，不勝其憔悴；兩頰瘦削，和凹嘴兒老太婆一般，不禁失聲驚道：『……你怎地這樣的？……』

說到這裏，連忙改言道：『媽媽時時紀念着你，特地叫我來瞧瞧。你現在好嗎？』她勉強帶着笑容，顫抖着說：『好……很好……』喉嚨哽咽着，幾乎要掉下淚來；後來引我到她的宿息處，拭淚泣道：『我的弟弟，那知你姊所受的痛苦，比海也深，山也高；千怪萬怪，生我的爸爸，反害了我了。……也是我命該如此罷！……』她不說了，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我也哭着。
林媽——她的婆——聽見，探首來窺，看見我在裏邊，連忙縮了回去。我急止住她道：『姊姊！不能哭了！伊……伊來了！……』回去的時候，行得幾十步，隱隱地聽見林婆說：『小賤人！爲什麼同你的弟弟對哭，難道我待錯了你嗎？……』

從此過了二年另五個月，她病了；給一個庸醫診反了病，又受了許多閒氣，雖不病死，也是氣死了。現在她的丈夫，已經另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

唉！『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今天是她底三週底忌日，感觸到她的生平，又無端灑了許多熱淚。一九二

四，二，一七。（青光）

蔣女士遺書

其一

嗟呼秀姊！妹以憔悴餘生，飄零弱質；嘗遍人世間之痛苦，受盡無量數之
慘酷；首戴盆，腹如鼓；俯仰乾坤，無可告訴。蒼蒼恨天，女媧難補；茫茫恨
海，精衛難填；且遍地荆棘，鬼蜮難防；一生幸福，已成泡影。人生百年，終
屬幻夢。與其辱而生，不如潔而死；淒涼黃泉，未必遜於專制之家庭也！今
妹呻吟床第，業已多日，玉樓赴召，想不遠矣。雖然：妹生日已短，憂恨正
長；於是伏枕書此，以告我至親至愛之秀姊。第妹書未竟，而已斷之腸，早由

寸而分，由分而釐，而毫，而絲，而忽，卒磨爲靈粉，化爲血淚，從兩眶中，瀉入硯池，然後由毫尖透在紙上。妹草是書，爲妹拈管之末次；亦爲斷腸哀鳴之末次。計是書入姊之眼簾時，妹已於白楊衰草間啾啾作孤鬼矣！嗟嗟！至於此極，夫復奚言！妹蔣鳳金泣啟。十五，三，二十五。

其二

余嘗閱哀情小說，如玉梨魂雙環記等，每爲書中人涕淚交流；正不知爲書中悲，今日而轉爲自悲矣。

余何人？余乃蔣其姓，鳳金其名；家居蕭山冠山之麓，湘水之濱。父業茶，就職於杭。家無恒產。鮮有兄弟。有妹一，名素心。余肄業於杭州某中學。回憶昔日，課餘無事，與同學諸姊妹，聯袂於西子湖畔：心爲之曠，神爲之怡，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談心，憤家庭之專制，慨世風之不古，侈然以

提倡改良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幾何時，而人世間最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而奪我之自由權者非他，卽余之阿父也。父許字余於富陽沈姓：家置良田阡陌，華屋千椽；乃富家公子，紈袴子弟；胸無點墨，視女子爲玩物；尋芳問艷，習以爲然。噫！阿父之專制乎？抑金錢之魔力乎？西諺曰：『不自由，毋寧死！』余卽此言之實行家也。余欲死，不得不先求之病；今者病已十日，距泉台非遠矣。余今握管作此，恐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自悔認識幾個字也。述至此，余心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濺矣。彼蒼者天乎！造化小兒，胡弄人乃耳？此稿投諸西湖欄，介紹於各女同胞，閱。十五，三，二八，伏枕作。

界文明，女權發達。凡爲女子，須抱自立自由之旨，始可免作男子之玩物。余不幸遭家庭剝奪，生路已絕，死復何惜；余竟死矣！余死後，難免世有異議；然余心終無瑕點，可表天日。余亦不能恨阿父之專制，所恨者，余不能自立也。願犧牲個人之生命，挽救各女同胞之幸福；願世之爲父母者，以我可鑒。披肝直陳，含瞑待斂。十五，三，二八，寓杭浙江病院蔣鳳金絕筆。

(大浙江報)

編者案：蔣女士這幾篇遺書，雖然之乎者也，有些腐氣；但我相信這是從她心中發出來的最悲哀，最真切的聲音，決不是矯揉造作的文字，——她作成了這幾篇遺書以後，沒有幾天，就死去了。

蘇州的廢娼運動

(傲世)

改造社會的聲浪，唱得很高。然而改造社會的目的是怎樣？是不是要

把全人類的人格矯正提高，使社會上沒有不端正的人，也沒有專制的階級主義？

現在有一般人，知道普通社會，只有農工士商，所以改造社會，僅在農工士商方面着想了。唉！這是大大的差誤了！除了農工士商之外，還有一種最可憐

的人，就是那生活於娼妓制度下的女子。這種人的自由權利，都被人剝奪；

雖還在那痛苦中生活，但她的生存權利，完全受金錢的支配，毫無發揚的希望。

死的人，還有身體的自由，未必即遭他人侵犯；而娼妓制度的女子，雖則活着，她們身體自由，卻完全消失了。

我們鼓吹廢娼，已經是半年了。這半年的時間，所經過的情形，很可以報告給人們知悉，所以我今天把詳細的情形寫了出來，好讓閱報的人，大家知道我們鼓吹的困苦艱難。

(一) 官廳的阻撓 做公僕的官僚，本來剝削了民脂民膏，專門用在花天酒地的所在，什麼叫做廢娼？在他們很有些頭痛。 所以我們在鼓吹廢娼的當兒，備了一紙呈文，到蘇州警察廳去立案，它延宕了三個多月，卻拏什麼研究不研究，候詢滬警察廳來搪塞。 又隔了二個多月，我們因為要調查娼妓數目，去詢問它研究的結果，它又拏什麼『滬廳並未復到』來敷衍。 唉！ 一張呈文經過了五個月，它卻故意的審慎，這是什麼緣故？ 不是阻撓廢娼嗎？

(二) 人們的睡死 我是蘇州人，真不肯拿睡死的字樣，去罵我的同鄉人。 不過因為廢娼這一回事，蘇州的人們不要說不肯贊同，反而暗中保護着娼妓；然而這種保護，簡直是害娼妓。 人家好好的叫她們出地獄，他們却攔住了門，不准她們走出去，這不是害娼妓嗎？ 雖然，這不過指一部分的紳士先生們而說；還有一部分人，却依舊癡聾去做游地獄的勾當，一些兒沒有覺悟。 唉！ 說他

們睡死，真不罪過呢！

(三)報紙的罪惡 報紙是代表輿論的機關，何以也有罪惡發生呢？要知我所說的報紙，是專指花報一部分而說。蘇州地方，有『吳語，吳聲，報情』三家花報：它們的宗旨，是專做窯子的起居注，妓女的招客牌；它的罪惡，真如舊小說上所說的引鬼旆擾魂鈴一般：自從有了這害人的東西，血氣未定的青年，很有被它引誘到迷魂陣去的。殺人不用刀！花報的先生們，本領真大！

有了這三種的原因，那末，我們的廢娼運動，僅成了一種筆墨運動。慚愧啊！羞耻啊！願蘇州人們，大家覺悟，一致起來做這廢娼運動！使地獄中的可憐女子，早早兒跳出火坑，把人類中最狠毒的流毒，快些打破，這纔是改良社會的第一步哩！（民國閒話）

典妻

(志超)

話說我們餘姚地方，近年來有一樁很新鮮的事情，就是典妻。怎叫做典妻呢？且聽在下慢慢的道來：

譬如甲討了老婆之後，因為家境困難，不能夠養活她，同時有一個乙，想討一個老婆，但是老婆本錢還沒十分籌足，那就請了中人和甲商議，將甲的老婆暫典幾年；典時，也有一種契約，其寫法如下：

『立典妻契某某，今因乏用，情願浼中，將結髮妻一個，爲某處某某之女，今年幾歲，身世分明，願將此結髮妻出典與某某爲業。三面議定：當授時定價銀幾元，其銀卽日交收完足；幾年爲滿，原價取贖；自出典之後，任憑受主寵愛生育，如有別端，出主自行理直，不涉受主之

事。此係兩願，各無異言；恐後無憑，立此典妻契存照。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立典妻契某某某押

妻 某氏押

中某某某押』（青光）

編者案：本文後邊還有一段，我刪除了。——這張契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奇特的契約了！但志超君說是『近年來』的事情，恐怕有點不對：照我的所知，這是浙江地方——尤其是南部——的常事；又據朱采真君的《浙江省自治法》某條的解釋，說這就是要樂絕『抵押租借婦女的惡習慣』的（見十五，一，十七，大浙江報）：可知這種怪事的起源，已經是有很長很遠的途徑了。

殺人的女子體育

（木雞）

誰不曉得體育是增進人們健康的；然而中國近十年來的體育界，現象很不好！不是拿來當它一種出風頭的興行品看待；便是無目的無意味的將身體任意運動。

本來體育這件事，無論一舉一動，都須根據着穩妥的理論，設立着適當的目標，纔可以見得到效力；否則任意胡鬧，非但沒有功效，而且害是極大的。

男子因這無理取鬧的體育，受到極可怕的害，也決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不過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且來談女子體育上所受之害罷！

中國一般的女校，還不能說有體育；所以僅有消極之害，沒有積極之害；但是有幾所體育專門的女校，倒也順應着那惡潮流，都盲目的在那裏取教材。選擇教材時，完全拏出風頭來做標準的，不管有益有害，只要好看，就是賣拳頭走江湖的玩意兒，也要來一下的；所以這些專門的人物，受害更甚於男子。

運動上女子比男子有大大不同之點，便是月經時，絕對不能運動；否則這害是極大的。然而一調查那些自命爲將來的女體育家的人們，竟在月經期內並不休止；亂七八糟的運動着，所以得到的影響，是極可怕的。^① 據最近的調查：某專修學校的學生，往往每一個人一月中月經有四五次之多，這不是很可怕的麼？著名的女體育家某君，其月經已成深黑色，且其量殊少。這決不是良好的現象啊！

友人某醫生告訴我說：『有名的體育家某女士，得了貧血症，叫我醫治，我看，伊的病症，已非常厲害；然某女士年僅二十一二，尚未結婚，怎麼會得到這種病症呢？』其實全是由那種不合理的體育上來的啊！何況那些所謂女體育家，更以爲：我們女子，不弱於男子，男子做得到的，我們也做得到。於是把女子所不應該用的運動，也一一採用了。鐵檳咧，踢球咧，闊得不亦樂乎，

這結果怎樣？

友人王君的夫人，結婚後，七年不孕。後來請專門醫生一看，纔知伊的子宮歪向着右面，所以不能受胎；推其原因，也是在那種非體育的學校中，多踢了球，把子宮牽向右面去了；到醫生割斷了牽過去的筋肉，纔復了原位，居然不久就有孕了。

生小兒是否女子的幸福，這是另一問題。總之，子宮一部份，是極容易得病的；而且這病症，會影響到神經，所以無論如何，子宮一有病，決不是女子的幸福。

不談女子體育則已，要談女子體育，如果一味妨害着子宮一部，那非但得不到健康的精神身體；而且這害，決不止單單殺害本人一個人的。

熱心女子體育的人們啊！ 女學校的校長們啊！ 你們如果不甘心做那不

執刀的劊子手，那麼請你們調查調查現在所用的運動，是否合於女子？並且再實地研究研究學生的月經狀態如何？這不是穢褻的事，乃是關於多數人生命的啊！（青光）

編者案：本文的著者木雞，就是徐篤巖先生：我在十幾年前研究體育的時候，曾受過他的懇切的指導；我是很尊敬他的意見的；他這篇殺人的女子體育，我覺得實在有討論的價值。我以為任何體育，都沒有強分男女的可能性：徐先生深以『賣拳頭，走江湖的玩意兒，也要來一下』為不當；而倍倍爾却拿女子優於幹『賣拳頭，走江湖的玩意兒』做女子身體的能力不劣於男子的證據，——見他的女子教育論。這本是不待倍倍爾來證明而可以知道的顯明的事實；因此，徐先生說的那位『多踢了球』遂『把子宮牽向右面』的王夫人，我疑惑她的子宮斜歪的原因，不一定在『多踢了球』；或者還有別種原因；或者是踢的不得其法？又患『貧血症』的體育家某女士以及某女體育家的『月經已成深黑色』的

原因，也不一定就歸過於體育：現今女學校的種種不良訓練和不良習慣，我想是會成貧血和月經變色的原因的。我以為體育與吃飯一樣：過少固然要生病；過多也要生病；不懂吃法，也要生病。我們對於女子體育應該注意的，應徐先生所說的『研究學生的月經狀態如何』這的一點；這的確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醫學昌明的今日，月經與運動之關係，實不能成為一題，而且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不必說它；只有一個與這一點相關聯，并且與本書相關聯的問題，就是性教育了：試問今之女學校的教員先生——尤其是個男的——誰敢在課堂上講月經問題？即使講了：那人能不能免學生的唾罵？能不能保牢其飯碗？總而言之：月經時不可運動與不可性交是同一要緊的條件；皆只為做教員的，多不重視性教育，再加上遺傳的偏見和迷妄，乃至不合理的獎勵虛榮的錦標主義的運動，於是遂生出吃虧的女體育家了：所以現今對於女子體育的問題，最當先決的，是性教育——生理和倫理兩方面的性教育——的實施，打破遺傳的偏見和迷妄，——關於這一層，男女自然應一律；次

決的問題，是廢止獎勵虛榮的錦標主義的運動，——男女也一律；再次便是各人的自覺了——如果她——假定是女體育家——不顧身體，渴慕虛榮，因而得病，這是她有意自暴自棄，與那為虛榮所引誘的浮濶女子的結果是一樣的難以解救的事。

新式粧盒

(化我)

「大嫂子，你的秋寶在那裏讀書？」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婦這樣問。

「沒有讀書！」一位三十餘歲的婦人這樣答着。

「總要設法使他去讀；不然，得不到稱心的女婿吓！」

○我聽了這幾句話，腦中就有一個問題盤旋不定的思想着：女子讀書的目的，爲了要得着如意郎君嗎？一般爲父母的，送女兒入校讀書，爲要得着稱心的女婿嗎？

我仔細觀察，研考，現在的那般女學生，的確確爲了這個目的而讀書

的——非爲求學而讀書！——那般爲父母的使女兒讀幾年書，確實也是這個目的！唉！女子讀書當一種裝飾品，可嘆！存這樣目的而讀書的，我名牠預備『新式粧盒』！（青光）

避妊運動

（呆）

現在的人，曉得個人做事，勢力薄弱，不能在社會上做成極大的事業，於是便合着許多人一起來；人一多，自然勢如破竹，不會受阻力了：所以近來某某運動，某某運動等，陸續在社會上發見咧！

新近荷蘭有什麼『避妊運動』，會員已有一萬二千人光景，政府也無可奈何。我想：這『避妊運動』的利害如何，我們且不提；當它是一個完全無害的方法看待，也覺得赤裸裸提倡避妊運動，未免便有在不妊娠範圍內只圖肉慾之傾

向了。

既知多孕的害處大，那麼何不更進一步，舉行節慾運動，豈不是利益的範圍更比只顧肉慾而避妊的方法大得多麼？

如果單單是避妊一事，那是從中國人的舊眼光看來，不但要說他無恥，而且這『避妊運動』，簡直是『絕子孫運動』了。（青光）

終